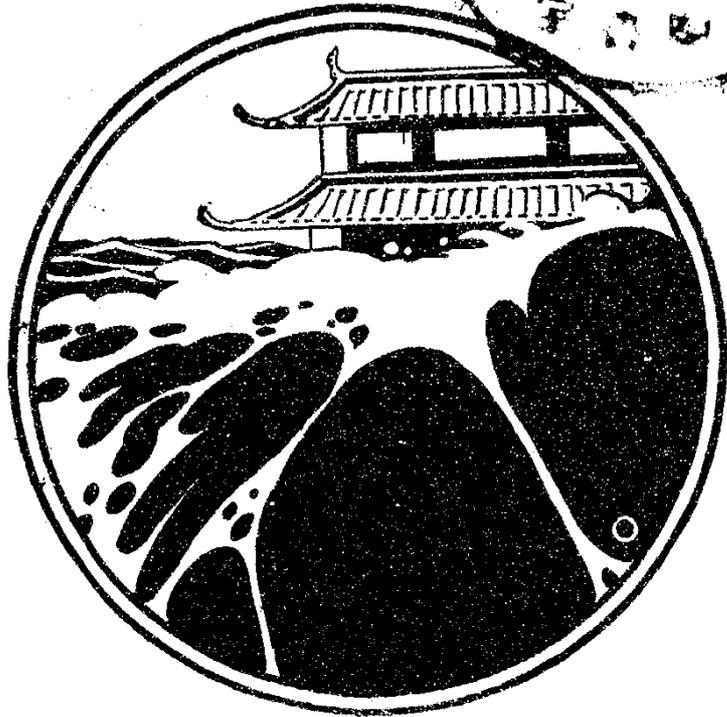


吳門天笑生著

上海蠶樓

第二集



海上蜃樓 第二集 目次

-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靚 狂談文學四座聳清聽
-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齋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續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舫斗行者作東游
-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鈿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裯裏寧馨
-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目次

365131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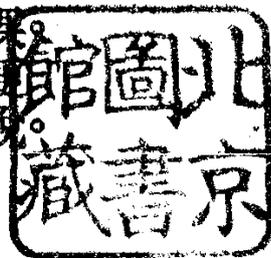
海上蜃樓 第二集

吳門天笑生撰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却說祖書城不好意思拒絕楊白蘋也允許每星期擔任六個鐘頭功課便說定在星期一星期四的下午那城南女學校的學生比較的視蠶桑女學校爲多人也雜一點祖書城在蠶桑女學校裏已經上過好幾回課漸漸有過經驗那時候已在十月下旬天氣漸漸的寒了那班女學生都忙着做毛絨線的手工凡是一到初冬寒到君邊這班女學生大家都一團線三隻針做這毛絨線的生活喫飯時候也做睡覺時候也做走路時候也做甚而至於上課堂時也做却只在桌子底下運腕組織好在他們做得熟極而流耳內聽講兩手在桌子底下不絕的運針但是到底是分了心有時那個鋼針丁零一聲掉在地下大家都回頭去瞧引出許多笑聲或有時一團毛絨線的溜溜的滾到人家脚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潑妝觀服媚學有名花

邊人家又不好去拾只用脚踢了回去這種情狀却也擾亂了課堂上的秩序。祖書城本來要禁止他們却是不曾說得那一天祖書城上課却只見課堂裏二十餘位學生都沒帶毛絨線手工上來的因想往常至少總有三四人帶手工上來的趁今天沒有人帶手工上來倒可以向他們說一說了到了這一課教完以後將要搖鈴散課的當兒祖書城便說上次諸位上課的時候常常帶手工上來做我想這不大好雖然一樣的聽講究竟分心而且於課堂的秩序上微有妨礙就像今天上課沒有人帶手工上課來那是很好的這時有一位學生站起來說道把手工帶到課堂裏來先生不說我們也知道不好的現在我們已經和同學們商量好了除了手工課外無論那一課都不許帶手工上來這是學生和王師母兩人向同學們說好大家同意的祖書城道如此那就好極了這是你們學生能自治勝於師長誥誡什倍你道這站起來的學生是誰姓吳名壽萱也是蘇州人氏他的兩位哥哥都是日本留學生一位是學

的理化名字喚做印章一位是習的醫學名字喚做雲書都是好學之士和祖書城也是老朋友吳壽萱同他一位嫂子喚做王嫻年的同在城南女學肄業這位王嫻年便是吳印章的夫人是杭州人氏從前和梁公任同開時勢報的王康年便是他的堂兄他們姑嫂兩人甚爲相得這時吳壽萱被舉爲本級的級長所以他站起來說這話只是祖書城却不知道他所說的王師母却是何人當時沒有問得廻念下了課一問楊白蘋便可以知道了那天祖書城下了課便問楊白蘋道我們學生中有位王師母的你知不知道嗎楊白蘋道怎麼不知道這便是王級佩的夫人因爲王級佩也在這裏擔任教課這些同學對於級佩夫人都不以姊妹相呼一概稱他爲王師母王級佩并且還有兩位令妹也在這裏肄業你怎麼不知道啊祖書城道我委實不知道楊白蘋道那王師母名字喚做王思綸他的令妹一位喚做王冰清一位喚做王玉慧都是你這兩級中教過的祖書城道原來如此我常常點名點着却没有知道是王級佩先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澆妝親服孀學有名花

生的夫人和他令妹看官們。我今趁此空隙把這位王叔佩略叙一叙。原來他是上海川沙廳人。也是一位孝廉。公才識高邁。很熱心於教育事業。在青年時代就覺不凡。那時候江蘇的惡官僚勢力很大。地方上倘然有一二位有志之士。他們總想鋤而去之。以爲快。或者便說他是個革命黨。因此青年中被害者也就不少。這位王叔佩不知如何忽爲官僚所注目。說他是個革命黨。和他幾位同志一同捕入縣衙門裏去了。那時地方上人也沒有人去營救。却鬧動了一位熱心的外國教士。姓惠的說這還有公道嗎。他們本國的地方上人不說一句公道話出來。營救志士。我們以博愛爲宗旨的信徒。能坐視不救嗎。因此這位惠教士極力營救王叔佩。方始得免於難。王叔佩自從經過這一番無妄之災。後明哲保身。便不敢往居內地。却搬往上海來。住那時節恰巧有一位中國的營造家。質言之便是造房子的作頭。喚作楊司潤的。也是他一個川沙同鄉。幾年以來上海土木大興建築事業。因此大發達。楊司潤即因之起家。頗想

做幾件公益事業。他平日之間很信仰王紉佩的。便和王紉佩商量。王紉佩道：「公益事業無過於興教育。別的事都是暫圖目前之策。譬如什麼慈善事業也。不過爲一時救濟而已。終不及興教育爲根基之圖。」楊司潤道：「興教育不用說是開學堂了。要經費我肯出的。就只沒有辦學堂的人。要是王先生肯幫我的忙。我就辦學堂。」王紉佩道：「你要肯出資。這是個公益的事。我部有不幫忙之理。」楊司潤聽得王紉佩肯幫他的忙。便自欣然說：「我是工業界出身。從前也沒有什麼學堂。而且我是幼年失學。一切全仗王先生爲我籌劃。我們既然辦學堂。我想正當當辦一所中學堂。你道如何？」王紉佩道：「你的意思我很贊成。因爲上海地方好好兒的中學堂沒有幾所。除了官辦的什麼南洋學校以外。只有王葆蓀的南方中學和蘇傑人的民生中學中等階級中人的子弟。至少也要謀一個中學校畢業。若僅僅小學畢業。怎能彀得社會上的需用。所以你要辦中學校。我是極端贊成的。不過我們大家是浦東人。應該爲自己本地方上。」

盡些義務我們這個學校還是設在浦東呢還是設在浦西楊司潤道我想這學堂暫且設在上海爲的浦東一時還沒有許多中學程度的學生我在租界裏有一塊地可以造一座學堂現在且在上海開辦等那上海學校多了我們可以再遷回浦東去這個中學校我們的志願總是爲浦東地方設立的不是暫時且設在上海譬如我原是浦東人可是我的營業却還靠在上海暫在上海定了一個基礎然後慢慢地。在浦東相地。建築造成一所和。中學校最相合。宜的校舍。你道好不好。王叔佩道。你先生可謂思周慮密。誰也猜得出。你是個。工藝家。出身。你的計畫。可謂周到。之至。你先生捐出這鉅。大家產。辦這個學堂。將來造福地方。不淺。楊司潤道。我是一個很窮的手藝人。你王先生知道我的。現在以白手起家。居然有這點兒家私。我情願多捐入學堂裏。並不可惜。王叔佩道。世間有多少富豪。都是一毛不拔的。若對於公益事業。尤其是不敢顧問。士夫明達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個工人。像你楊先生這樣。真是不可多得的可。

算得社會上的功臣。楊司潤道：我本來是個窮漢，偶因遇到一個機會，遂致白手起家。其實我一個人也用不了這許多錢。銀錢是世界公共之物，既然落在我的手，由我掌管，我就很願把社會上公共的東西，公諸社會。而且我也不願意把多財傳至子孫，子孫而賢，他們謀一個職業也足以自給子孫，而不肖傳了家產給他們，供他們的揮霍，反而助長他們的罪惡，所以我不傳給他們的。王叔佩道：像你先生這樣的賢達，真是不可多得。無論如何，我非極力幫忙辦好這個學校不可。這時王叔佩便帮着楊司潤把這個中學校辦起來，定名廣厦中學。楊司潤說：我於辦學堂完全是個外行，一切事全權奉託王先生。所以王叔佩辦這個中學校，無人掣肘。這王叔佩自己却住在南市，他和楊白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也在城南女學擔任教課。他的夫人和兩位妹妹也就在城南女學肄業。有時王叔佩先生上課時，王師母也在許多學生中一同聽講。王叔佩也把他的夫人、同學生們一般的待遇。大家到了下課以後，便私問王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師母道王先生上課時和你正言厲色不知在家裏閨房之內也如此嗎王師母却只是笑笑原來王師母和許多學生似姊妹一般調笑慣了的並沒有擺出師母的架子所以學生們都和王師母親暱且說祖書城問了楊白蘋方始明白他所教的一級裏學生喚做王思綸的便是王師母祖書城道這倒難得可見近來婦女漸漸向學的多了再加着爲家長的一勸導愈加鼓舞他求學之忱楊白蘋道我們這裏從前四十多歲的女學生也有過幾位雖然很覺得費力但是其志可嘉所以凡是年長的女學生我們一概收錄有位姓馬的馬公武先生你認得嗎祖書城道曾見過兩面楊白蘋道你可知道馬公武的老太太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馬公武還極力的勸他母親求學咧聽說他老太太果然聽了這位賢郎梳了一條辮子隨着他那女媳輩同到女學校去這可算是難能可貴的了其實在外國年長就學者也很多爲的是世界逐漸進步前日所學的到了如今又復不同所以叫做「學到老學不了」祖書城道不

但是上海便是蘇州近來年紀大的婦女向學的很多這也是近來一個好現象啊他們也是感於少年失學要想在這盛年的時代能補一些兒有志竟成也。正未可厚非我前天回到蘇州去有幾位已嫁人的姊妹居然也天天挾着皮包帶着石版天天去上學到了夕陽西下暮靄蒼然的當兒他們都從學校裏回來左右鄰居的老媽子小丫頭常常聽得他們老遠的瞧見了就喚道太太放學了嗎那太太也就含笑的答應道是啊放學回來了覺得這句「太太放學了」的一句話觸耳得很因為從前只聽得官官放學了或是少爺放學了小姐放學了那倒是常聽見的如今却聽得太太放學了的話可見現在太太們的好學之勤了楊白蘋道聽得蘇州近來還設了個師範傳習所四十多歲的老師宿儒也去肄業只怕將來「老爺放學了」的話也有聽得到的大家說笑了一陣祖書城也便回去了平報館裏辦完事後便到止樓中閑談季蘭馨却一個人在那裏吃大餐祖書城道怎麼你沒有吃夜飯嗎季蘭馨道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說也笑話。本來一個朋友從日本回來約我吃夜飯。約的是六點鐘。我們在四點鐘起頭。又八圈麻雀碰完了。再赴友人之約也差不多。誰知在第八圈上。上家一連就連了八副莊。碰完了。連忙跑得去。誰知已經散了。只得到報館裏來。向隔壁一品香叫了大菜。到這裏來吃。早知如此。那邊碰完了。和很好的菜。我因為要赴這位日本歸國的朋友之約。却撲了一個空。正是駝子翻筋斗兩頭。不着實。你是什麼時候來的。祖書城道。我今天挨着城南女學校上課。上完了課。便到此地來的。季蘭馨道。呵呀。說起上課。我明天又要去上課了。祖書城道。我起初沒有知道。原來王叔佩的夫人也在城南女學校肄業。因為今天聽得學生們喚他王師母。方纔知道。季蘭馨道。你沒有知道啊。我是老早就知道的。你可知道城南女學校還有一件軼聞呢。祖書城道。什麼軼聞。可以講給我聽聽嗎。季蘭馨道。這還是去年的事。有人問我。我也不大明白。並且我也沒有問過楊白蘋也。沒有問過王叔佩人家。這樣講。我就這樣聽罷了。祖書城道。到底

是。什。麼。軼。聞。你。別。賣。關。子。了。爽。利。一。點。講。給。我。聽。聽。季。蘭。馨。吃。完。了。一。客。大。菜。便。說。也。是。聽。人。家。講。的。噫。說。是。去。年。秋。季。開。學。城。南。女。學。校。來。了。一。位。新。學。生。年。紀。也。不。過。二。十。歲。左。右。衣。服。穿。得。很。漂。亮。這。也。不。足。爲。奇。因。爲。住。在。上。海。的。婦。女。們。比。較。內。地。服。御。總。奢。華。一。點。這。也。不。獨。是。城。南。女。學。校。上。海。的。女。學。校。都。是。如。此。但。是。到。了。女。學。校。裏。一。年。半。載。自。然。而。然。的。會。變。更。過。來。這。就。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譬。如。女。學。校。裏。的。學。生。是。另。外。一。種。服。飾。他。們。但。求。雅。潔。便。是。青。裙。素。服。也。自。見。高。超。不。必。定。要。綾。羅。遍。體。大。家。都。穿。得。樸。素。你。一。人。忽。而。衣。服。艷。麗。打。扮。得。和。吃。喜。酒。一。般。經。大。家。的。目。光。向。你。一。瞧。便。覺。得。不。好。意。思。所。以。有。許。多。女。學。生。在。家。裏。嬌。養。慣。的。初。到。女。學。堂。來。也。往。往。服。御。極。華。美。及。至。在。學。堂。裏。肄。業。了。一。兩。個。月。便。由。絢。爛。之。餘。歸。於。平。澹。完。全。的。改。變。成。了。學。堂。打。扮。華。麗。衣。服。不。再。上。身。了。所。以。這。一。位。女。生。報。名。以。後。到。上。學。的。時。候。到。學。的。那。一。天。雖。然。衣。服。穿。得。漂。亮。一。點。大。家。也。不。甚。注。意。考。察。考。察。他。的。程。

第十一回 輪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度他說從來沒進過女學校。這是第一次。不過却識得幾個字。小說書也可以看得懂。白話文也可以讀得出。這也是舊家的女子一種普通的程度。更不足爲奇了。城南女學校。凡是年長失學的婦女來就學的。都編爲特別班。這特別班。便是教他們以種種普通知識。求其適用。略帶一些速成意思。這位新來的女學生。姓金名文采。資質倒也聰明。聽說他還會畫幾筆蘭花。自從編入特別班以後。他早晨用包車送到學校裏來。上課到晚上下了課。也由包車來接他回去。日以爲常。和同級的學生裏面。他也很和氣的。可是學生們總覺得和他有些合不攏來。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起初到學堂裏來。還是薄施脂粉。後來見大家都沒有脂粉上面的。他居然也洗盡鉛華。這個特別班。王紉佩也是教過的。因爲金文采坐在前排衣服又華麗。所以不期而然的特別注意。教了三個月以後。有一天。王紉佩有一個應酬到一枝香大菜間裏。許多客鬧着叫局。王紉佩當然是不贊成的。而且他也無局可叫。但是只能自己不叫。却不能禁。

止人家不叫那時紅箋飛去鶯鶯燕燕聯袂而來其中有一個妓女面龐絕似金文采就只金文采比他樸素些他比了金文采更加光艷曼妙祖書城道到底是金文采不是呢季蘭馨道你別性急聽我講下去噫這時王叙佩覺得越看越像暗暗想天下有這樣而貌相同的人嗎但是世界面貌相同的人也很多無足爲奇并且細細看來這一位倌人似乎比金文采更加光艷些或者不是金文采也未可知可是這位倌人自從到了檯面上來一見王叙佩登時一呆遮遮掩掩的坐在那客人背後背轉了身軀却和另外一個倌只是講話連個頭也不抬起來因此王叙佩愈加疑心禁不住問那叫他的客人道這一位請問是叫什麼名字那客人道叙佩兄你不認得他嗎這位是上海鼎鼎大名喚做金笑波的便是叙佩兄你道好不好你何妨破破戒呢轉一個倌何如王叙佩便道不我是向來不叫局的那金笑波在客人背後見了王叙佩本來已經局促了今聽得那位客人說要叫王叙佩轉局連忙拉着那客人的衣服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濼妝親服媚學有名花

叫他不要說。又急急站起來道：對不住。我們轉堂差去了。說着頭也不回。竟自下樓而去。王叔佩滿腹狐疑。想這人不是金文采是誰。因問那位叫他的客人道：你叫的這位局。他當了妓女。多少時候了。那客人道：只怕很久了。罷聽說他。近來還在某女學校讀書。咧。王叔佩急急的問道：可知道他在哪裏的女學校讀書。那客人道：我也問他。他只是不肯說。王叔佩愈加疑心。當時便不待席散。先行告辭。他家裏本住在南市。順便就到楊白蘋那裏。詰問他那個女學生。金文采是那個人。介紹的。楊白蘋道：他是個通學生。每天到這裏走讀。只吃一頓飯。是他自己來報名。本不要什麼人介紹的。王叔佩道：那末你知道他家中的底細嗎。楊白蘋搖頭說：不知道。王叔佩說：今天有件懷疑的事。有個朋友請客。叫來一局。極像金文采。一問那叫他的局的客人。這個妓女叫什麼名字。說是喚做金笑波。又說在某女學校讀書。你倒不可不查查。楊白蘋聽得了。跳起來道：有這等事嗎。等他明天來上課。我要細細的盤問他一番。他倘然真有此事。當

然先自心虛問出破綻來。便立時撤退。我們不知道則已。既然知道了。怎能有一刻兒可以容留他在學校裏。而且這事張揚出來。也和學校的名譽不好聽。咧。祖書城道。後來怎樣。金文采撤退了。沒有季蘭馨道。自從這一天起。說是金文采。便不到學堂了。因此便大家斷定。金文采便是金笑波的化身。論起來。妓女也是個人。難道便不許他向學。可是妓女到底是個卑賤的職役。萬一把他那惡風氣傳染到同學中。這也不是好事。況他現在還操着這個行業。白天讀書。晚上出堂。差這如何。使得城南女學校還是素取開放主義的咧。你沒有知道。還有幾家女學校。取嚴格主義的。便是通學生。也得有切實的保人。也是我們報界裏有一位汪寂雲的夫人。他是以姨太太扶正的。從前也是樂戶出身。考入了某女學校。雖然他的出身不大好。但是此刻却已經歸正了。誰知那班女同學。還是嘖有煩言。平素之間。下了課。竟至沒有人去理他。那位汪寂雲的夫人。已抱孤寂之感。那一天的冬天。他偶然手背上生有凍瘡。這也是常事。學

第十一回 輸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滄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生們却紛紛說他是梅毒後來汪寂雲的夫人哭了一場也就不去念書了如今那個金文采暗中偷然再操着娼妓生涯被學生們知道也早已要闕堂解散咧不過這件事我是聽得人家講的內容究竟是否如此幾時我得還要子細問問楊白蘋正說話中間却又來了一人這位先生是長長的幹兒瘦瘦的臉兒說話時聲音悶亮顧盼飛揚却是嘉定人氏姓夏號青來也是止樓裏常來的一位客到了那裏便從身邊取出一個封套從封套裏取出摺疊的幾張紙來授與季蘭馨說道做是做了一篇不知道可用不可用請你斟酌罷這時季蘭馨和祖書城兩人湊上去看時先瞧見一個題目寫的是「中國法制原論」六個字季蘭馨道好啊這題目就好夏青來道也做不出什麼好文章既然以憲政號召自然要做幾篇關於憲政上的文字我做是還做了一篇題目是「關於立憲問題之思想」却是還沒有做好覺得這個題目也沒有妥當等做好了再請你指教罷季蘭馨道那篇「關於立憲問題之思想」是怎麼

樣。主意夏青來道。自從政府宣布預備立憲的諭旨以後。大家都知道立憲問題。可是各人的思想種種不同。有的對於立憲問題不置可否的。有的是反對立憲問題的。有的是贊成立憲問題的。我都把那幾種人的思想推闡出來。做了這篇文章。季蘭馨道。好極了。我知道你做文章都是和醫生一般用一種解剖的手術。看官們要知道那個時候正在前清預備立憲的當兒。五大臣考察政治回來。奏請立憲。在七月十三那一天。政府裏下了一道上諭。裏面有什麼「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許多話。那時上海一班士夫得風氣之先的。便有許多團體的組織。季蘭馨是個日本法政畢業的學生。他的朋友中也多熱心於政治運動。當時便發起了一個憲政研究會。這憲政研究會中差不多凡是止樓俱樂部裏的朋友全數加入。此外各地方聞風加入爲會員的。可也不少。兩個月的功夫。不下二三百人。本來這個會預備做一種憲政會的基礎。所以他的章程裏。第一條便是「本會定名憲政研究會。俟國家實

第十一回 輪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澹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行立憲即改爲憲政會」云云。那時也曾開過好幾次會，舉定馬孟湘爲總幹事，季蘭馨爲副總幹事，其餘評議員也就不少。又推舉祖書城爲書記，林蕃滋爲會計，龍季英爲庶務，韓景琦爲編輯主任。大家都十分興頭。這憲政研究會成立以後，第二步便是想出版一種雜誌。大家擔任些著述，這稿件都歸齊在韓景琦那裏，所以定出了個編輯主任的名義。那種雜誌便定名爲憲政雜誌。這時正在徵集材料，中那夏青來的文章非常暢達，而且理路極爲清楚。所以季蘭馨說他的文章似外科醫生解剖一般，都是洞見臟腑之作。夏青來這時便問季蘭馨道：「怎麼樣了？這憲政雜誌第一期差不多可以齊稿了嗎？」季蘭馨道：「有了十分之八九了，倒是我自己一篇還沒有完功。」夏青來道：「你做的是什麼題目？」季蘭馨道：「我做一篇題目叫做『憲法界說』。」夏青來拍手道：「好好，現在大家鬧着立憲，立憲究竟立的是什麼？憲法是個什麼東西？立了憲有什麼好處？大家都在五里霧中，只嘴裏空嚷着立憲罷了。你這篇憲法界說出來。」

以後多少也教人明白一點。季蘭馨道：各國的立憲，大多數出於國民的要求。現在就把英法美三國說起，却是由人民革命以後，方始得到憲法。不過英國是從和平的革命得着憲法，法國是從恐怖的革命得着憲法，美國是不必說。華盛頓轉戰多年，方能獨立，而且憲法成立已很困難，這不是輕輕巧巧一部憲法就頒下來給國民的。只有日本可算是未經革命由政府頒發下來的。所以人家稱他那種憲法名之爲欽定憲法。其次便是俄羅斯的憲法。夏青來道：不差，俄羅斯也是一個專制之國。如今也宣布立憲了，不知他們的憲法是什麼樣的。憲法季蘭馨道：俄羅斯的憲法不是祖書城兄擔任在那裏譯嗎？這一期便可以登出來了。祖書城道：俄羅斯頒布的憲法一共是五章八十二條，就表面觀之，和各國憲法也差不多。不過那種欽定憲法終歸不能持久。我現在很想把各國的憲法都搜羅得來，做一個比較。那俄憲法早已譯成了，他們是規定女子也可以做皇帝的。所以他們的第六條上說：『若皇族女子而由法

第十一回 輪產毀家植才興廣廈 濟妝靚服媚學有名花

定之。手續繼承皇位。認爲女帝時。亦得有至上獨裁權。但該女皇。增不得有皇帝之尊稱。惟得與女皇享同樣之榮譽特權。』我說這個女皇有些象蜂王。做這女皇的丈夫的。却比駙馬爺還要闊。可是只能做一個男皇后。也覺得沒趣得很。季蘭馨道。俄羅斯的憲法。到底不行。你瞧他們自從去年頒布憲法以後。不到幾個月。就有解散議會之舉。你想俄國自從彼得大帝以來。君權發達。政府專制。世界各國中和我們中國。可算得難兄難弟。一旦因爲外界的激刺。內部的紛爭。忽然的主張立憲。他們豈能甘心以數百年無限的君權。加他一個憲法上的限制。一二人專制的政府。忽然有個議會的監督。君民之間。豈能相安無事。看了俄國的情形。再審察我國專制的習慣。既深於俄國。國民立憲的思想。遠不及日本。這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咧。夏青來道。現在我們這雜誌裏的文章。也不必過於求高深。只要把粗淺的道理說出來。使人易於了解。先把他們漸漸的引進此門。方教大家有法律知識。政治興味。那纔可以上軌道。

咧。像。你。那。種。憲。法。界。說。之。類。的。文。章。却。是。最。為。合。宜。那。我。們。的。總。幹。事。他。的。演。說。是。最。好。的。可。謂。推。闡。無。遺。他。也。能。做。一。篇。嗎。季。蘭。馨。道。馬。孟。湘。先。生。做。是。未。嘗。不。可。做。但。他。是。一。個。老。年。人。我。們。把。他。抬。出。來。他。到。處。演。說。也。已。經。覺。得。很。辛。苦。的。我。們。怎。能。還。督。促。他。做。文。章。呢。好。在。現。在。做。文。章。的。人。不。愁。缺。乏。稿。子。也。差。不。多。了。白。為。霖。先。生。做。了。一。篇。『。論。各。國。憲。法。成。立。之。原。因。』。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字。剛。纔。開。始。還。沒。有。完。工。陶。希。瑗。先。生。做。了。一。篇。論。中。國。財。政。憲。法。上。第。一。要。着。就。是。要。監。督。國。家。財。政。倘。然。不。知。道。中。國。財。政。試。問。怎。麼。能。監。督。呢。正。談。話。間。只。見。走。進。一。人。說。道。我。也。來。交。卷。了。正。是。

佇想江湖名士聚 最難風雨故人來

未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靚 狂談文學四座聳清聽

且說季蘭馨和夏青來祖書城兩人正在止樓中談話徵集憲政雜誌中的稿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子忽然有個人嚷道我也來交卷了大家看時原來此人姓戚號元翬是個湖北人也是一個北京小京官在外務部裏當差的此刻僑寓在上海季蘭馨道元翬兄請教你的大作了戚元翬道我做了一篇『日本立憲史略論』這篇文章其實也不是新作這是我去年到日本調查政治的時候去進謁那位日本當時憲法的起草員金子堅太郎由金子堅太郎講談由我筆述的所以裏頭的話沒有一句不是當時的實情我現在把那稿子取出來整理一下對於現在中國可以借鑑的地方倒也不少咧季蘭馨道我記得你還有一篇『上考察政治大臣書』從前你給我瞧過這還在未曾建議改革官制以前聽說現在發表的改革官制草案很有採你的說法的這一篇東西也可以給我們登登算是一種來稿便了你可有副稿沒有戚元翬道副稿是有你們要登也可以送來昨天我寄一封比國信寄與王叔侃的請他也做篇文章季蘭馨道那是好極了那個印刷局維新社便託你接洽一切了戚元翬道這不用耽心

已經說好再妥當也沒有了。你只把稿子陸續的發給他們就是了。這個印刷局裏面的高等技師都是日本人印刷件是總算好的了。就是校對恐怕不大靠得住。最好你們自己看過一遍。穩當得多。好在那印刷局近得很。就在對門。那戚元翬高談闊論了一陣。後自去臨走時。蘭馨還託他說你寫信給王叔侃的時候。請加上一筆。說我們組織這個會。請他加入。還要求多供給我們些材料。或是通信。或是論說。戚元翬道。不用吩咐。我都知道。季蘭馨道。你急匆匆的要緊去。不是又去吃花酒了嗎。戚元翬道。是啊。今天有兩三處咧。戚元翬去後。祖書城待報館裏事完畢後。也就散了。有話就長。無話就短。到了十一月的下旬。祖書城接到他表叔何研因的信。說是「令祖母安葬之期。日子已揀了出來。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一日。子時。破土。二十三日。辰時。圓塚。一切我已代你託了。胡叔琴先生。三四天後。胡叔琴先生就要到上海來。爲着我們在華界造一個衆義公所的事。或者請老表姪就近與胡叔琴接一接頭。屆時還請老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聳清聽

表姪早一些回來爲盼。』祖書城當天便寫了一封回信謝了他表叔何研因。又說待胡叔琴先生到上海准去看他。佻然老表叔有面諱的話也可以回蘇州來。否則便託胡叔翁面達。原來這位胡叔琴是何研因家一位東席近來何家在上海置了不少產業。有好幾條里。總共有百餘幢房屋。都出租於人家。這經租賬房等事也大半由胡叔琴主持。他們家又和王鹿峯家合盤了一家最大的當舖。喚做萬盛。開設在英界的南京路。這南京路又稱之爲大馬路。是上海公共租界最繁盛之區。那胡叔琴來便常常住在這萬盛典當裏。那是祖書城知道的。所以何研因的信來不必交代。胡叔琴住在什麼地方。祖書城自然知道。這一番胡叔琴往來蘇滬。據何研因信上說。爲的是造那衆義公所事。要知道這衆義公所是作什麼的。却是一個寄厝棺柩的所在。因爲上海這幾年來市面一天天的繁盛。人口一天天的衆多。人口既多。死亡率也就隨之增多。本來新聞那邊有一個平江公所。凡是蘇州僑居上海的人死了。都把棺柩寄

厝在那裏無奈那棺柩一年年的多起來喪主竟忘其所以不思扶柩回去安葬平江公所裏竟有華屋山邱之感并且平江公所寄柩的所在却是個高等的地方幾十塊錢一年平等人家也就出不起這死人的房租而租界裏的章程人家死了人不許把棺柩停放在家裏三四天內一定要出殯常常弄得狠不堪這時何研因在西門外却有一塊地皮倘然要造住房却太荒僻胡叔琴便上了了一個條陳說是寄棺柩的公所到處都滿旅滬的蘇州同鄉很感不便我們不如在西門外搭蓋些平房做個殯房橫豎是停柩的所在工程也不必十分堅固只要能蔽風雨空氣流通就行了一來方便同鄉不至於棺柩沒有寄頓之處二則我們也可以收回一些寄柩的租息等到那邊開了馬路地價既漲我們把鬼屋搬了再改造人屋何研因聽了也以爲然但是他提出兩個條件一條是他說趕緊另覓一塊義塚地凡是無力營葬的等他三年不來付租或向家屬催領置之不理的我們趕緊給他代葬了讓他們後日來領一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條。是。我。們。不。要。似。平。江。公。所。這。樣。高。等。地。方。預。備。中。下。人。家。寄。樞。之。所。取。費。也。甚。廉。一。切。總。求。於。便。利。喪。家。計。議。已。定。便。造。起。這。個。衆。義。公。所。來。那。天。下。午。祖。書。城。便。到。南。京。路。萬。盛。當。裏。來。訪。胡。叔。琴。走。進。當。門。只。見。一。個。曲。尺。式。的。櫃。臺。高。得。過。了。人。家。的。肩。頭。幾。個。徽。州。朝。奉。坐。在。裏。面。外。面。擁。了。五。六。個。當。當。的。人。祖。書。城。是。從。前。已。經。來。過。幾。次。的。所。以。向。櫃。臺。西。首。一。個。屏。門。裏。進。去。走。到。客。堂。裏。却。見。靜。悄。悄。沒。有。一。人。便。咳。嗽。一。聲。只。見。裏。面。走。出。一。人。穿。了。一。件。舊。湖。綢。的。狐。皮。袍。子。外。罩。一。件。灰。色。花。緞。的。大。背。心。一。手。握。着。一。隻。水。烟。袋。花。白。鬚。子。精。神。矍。鑠。見。了。祖。書。城。便。道。阿。啣。書。城。兄。難。得。來。啊。裏。面。坐。裏。面。坐。經。他。一。讓。便。讓。到。裏。面。一。間。廂。房。間。裏。你。道。此。人。是。誰。這。便。是。萬。盛。典。當。的。經。手。也。是。上。海。典。業。公。會。的。首。領。姓。俞。號。魯。伯。他。也。是。安。徽。徽。州。人。却。在。上。海。多。年。是。個。典。當。業。中。的。老。輩。祖。書。城。道。前。天。得。着。研。叔。的。信。說。是。胡。琴。翁。到。上。海。來。了。所。以。特。來。問。問。不。知。來。了。沒。有。俞。魯。伯。道。來。了。啊。昨。天。早。晨。就。來。了。此。刻。却。出。去。

了。祖書城道：「不知到那裏去的。」就回來。不回來。俞魯伯道：「聽說到西門去的大概就要回來罷。」書城兄：「倘然沒有事，何妨稍爲等他。」一等祖書城只得略爲等待。因問魯翁：「近日有何消遣？」俞魯伯道：「近來沒甚消遣。除非打小牌，偶然在石路上惠泉樓聽聽書，也沒有什麼好。」先生王耀松的水滸謝品泉的三笑，還可以聽聽。書城兄：「是很忙的。」報館裏辦事聽得，夜裏很遲的，那是很辛苦的。祖書城道：「也不一定有的。」自然回去很遲，也有的是不必磨夜的。像我就回去得很早。俞魯伯道：「磨夜是很辛苦的。」雖然住在上海的人，磨夜是很慣的。可是我就不行。晚上九點鐘就要睡了。早晨六點鐘再也睡不着了。非得起來不可。老年人真不慣熬夜。偶然有人請我看看夜戲，我大概總是辭掉。實在我一過十點鐘，渴睡得不成個樣子。你想戲園子裏，凡是好脚色，都要十二點鐘上臺。我到那個時候，兩眼不期而然的闔下來了。人家看了也不好意思。所以我索性不去看戲。祖書城道：「早起早睡，於衛生上很有益處。」所以魯翁精神抖擻，雖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聲清聽

老不衰兩人談了一回兒却不見胡叔琴回來。祖書城說胡琴翁不來只好明天來訪他了。俞魯伯道快是快要回來了。他上半天總不出門。書城兄或者明天上半天來罷。我關照他在家奉候。祖書城道甚好甚好。誰知剛要想走時却遇胡叔琴回來。那時俞魯伯道好好遲來一脚。書城兄便要去了。胡叔琴道我蘇州來時研叔就關照我爲書城兄祖老太太的葬事。委兄弟臨時幫忙。本來要到府上來的。只因爲這兩天公所裏工程事忙。因此還沒有過來。祖書城道我也接到研叔的信。知道琴翁在這兩天要到上海來。先祖慈的葬事我完全是外行。一切全仗琴兄指示。胡叔琴道書城兄你放心。這事我已辦得熟了。研叔府上老太太的葬事都是我經手辦學學也就學會了。到那時候你一切都託我辦。那鄉下人本來是不好弄的。尊塋那邊也是如此。可是辦過了幾回也便成爲熟手了。祖書城又把葬事的大致情形給胡叔琴說了一說。他意思是葬事稱家之有無不豐不吝。胡叔琴也以爲然。談了有一點鐘的光景。

便從萬盛典當裏出來。正走到四馬路中國印書館的門前。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胖胖的臉兒。奕奕的精神。便呼道。老朋友裏面坐坐。裏面坐坐。祖書城認得這是中國印書館的經理華瑞馨。祖書城道。好啊。許久不見你。近來比從前又發胖了。可見心廣體胖。現在你們貴館不是大發達了嗎。華瑞馨道。託福。託福。全仗你們各位的提倡。怎麼老不見你。聽說現在恭喜在平報館。屢次想到報館裏來。拜訪。却沒有功夫。不會去得。何妨談談去呢。便把祖書城向裏面一讓。讓到一個應接室裏。你道華瑞馨見了祖書城。怎麼嚷着老朋友原來中國印書館從前規模極小。也是到了近年來。漸漸發展起來。祖書城認得華瑞馨的時候。中國印書館還開在北京路一個轉角的那裏。當時那個篋文典篋四先生在上海開如來室譯書處的時候。祖書城向上海各印刷局接洽的當兒。就認得了他們。在那個時候。中國印書館的規模還小。聽說最初的資本。通共只有三千塊錢。做工的只有幾十人。到後來。漸漸兒的發達了。那一年忽然之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間。遭。了。火。災。從。此。便。由。北。京。路。遷。移。到。福。州。路。一。帶。來。當。時。便。有。很。多。人。說。將。來。這。個。中。國。印。書。館。一。定。要。發。達。祖。書。城。問。怎。麼。知。道。呢。大。家。說。上。海。地。方。凡。是。經。過。火。燒。的。一。定。便。發。達。火。是。文。明。之。象。他。常。臨。旺。地。所。以。凡。遭。火。災。的。過。幾。年。必。然。是。轟。轟。烈。烈。起。來。的。至。於。每。經。火。災。當。然。有。些。損。失。但。是。上。海。的。商。店。總。保。着。火。險。即。便。保。得。不。足。多。少。總。有。些。擦。回。來。所。以。沒。有。什。麼。大。損。失。果。然。自。經。火。災。以。後。那。中。國。印。書。館。搬。到。那。邊。來。後。一。天。發。達。一。天。其。實。說。是。火。燒。以。後。逐。漸。發。達。的。話。不。過。是。迷。信。之。談。實。則。中。國。印。書。館。裏。的。幾。位。辦。事。先。生。克。勤。克。儉。耐。勞。耐。苦。一。家。商。店。能。守。着。這。幾。句。話。沒。有。不。發。達。的。原。來。這。位。華。瑞。馨。和。他。那。位。親。戚。包。昌。咸。弟。兄。從。前。却。是。在。一。個。教。會。印。書。局。喚。作。墨。華。書。局。裏。執。事。的。教。會。書。局。裏。所。印。的。無。非。是。關。於。傳。道。等。書。無。補。於。我。們。中。國。的。文。化。所。以。他。們。跳。出。來。另。外。組。織。了。個。中。國。印。書。館。對。於。印。刷。上。的。事。當。然。非。常。的。內。行。連。那。排。字。的。藝。術。他。們。也。會。自。己。動。手。不。比。別。家。書。局。自。己。是。個。

外行一聽。工人們糟塌材料。荒廢時間。等等。那時上海的印刷局也少有許多設備。多不完全。中國印書館比較的考究一點。自然是鶴立雞羣了。那時祖書城和幾位朋友在上海辦那如來室譯書處的當兒。同事中還有兩人一位喚做方駕六。一位喚做汪寂雲。那位方駕六是簞文典的姪婿。他專司在外面一切交接事宜。汪寂雲和祖書城兩人分司校改譯稿等事。但是那稿子不專在一家排印。却分派到各家去排的。雖然那譯書處也用了幾位校對員駐紮在各印書局裏。隨時校對。可是古人說的校書如掃落葉。掃過一遍。第二遍又有。了。汪寂雲和祖書城一看清樣。還有許多訛字。不會校出來。後來他們倆一商量說。非我們自己去看一次清樣不可。那時便由汪寂雲認定他到北河南路吳雲記等各印書局去。祖書城認定到中國印書館等各印刷局去。天天的走熟了。有時樣子沒有出來的當兒。祖書城便利華瑞馨等談談說說。華瑞馨常說一個書局最重要的三部分。都要一位好手去主持。就是那編輯部。印刷部。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餐清贖

發行部的三部。這就叫做三權鼎立。我們將來發達起來。設立編輯部。非請一位好手。不可。至於印刷部和發行部。倒不必外求。我想包先生可以主持印刷部。我兄弟也可以管發行部。就是主持編輯部的人。倒不容易請。哪祖書城道。慢慢兒物色起來。好在你們貴館裏。現在也並不作擴張之計。我想有一位先生。將來辦編輯所。大可請得華瑞馨。問是何人。祖書城道。就是那位葉浩然先生。想你也認得的。華瑞馨道。好的。不過這位先生太長厚了。真是一位好好先生。只怕要對付一班編輯員。也不容易。祖書城道。把個年道鄰先生請來做編輯主任。如何。華瑞馨笑道。那更是要不得了。他老先生就把我們那個書局當做洋務局官書局辦理。每月來幾回。那如何使得。而且這位先生是有嗜好的。他要吃過午餐纔起來。那末等他到編輯所的時候。我們就要散工了。我們要請的是有學問而肯勤懇做事的人。像年道鄰先生這樣。請他譯幾部書。那是再好也沒有了。請他當編輯主任。我想不大合宜。祖書城道。好在你們

還沒有到自設編輯所的時候。慢慢兒的再物色人材。好咧過了幾天。恰巧祖書城在日本有位朋友寄給他一本譚復生所著的仁學。他置在案頭。許多朋友都要託他到日本去寄來。祖書城便寫信給這位日本朋友。回信來只寄了五本。信中說：「仁學剛出版已經買缺了。好容易只覓到五本。請分贈友朋。儻然在上海有法子可印的。閣下何妨印一二千部以廣宣傳。當亦譚先生在天之靈所默許。」云云。祖書城接到這信後覺得這五本仁學實在不敷分派。要給他重印。第一手頭一時沒有錢。第二這是個禁書人家印刷局還不肯印。咧可是許多朋友還是向他要這書。祖書城當時便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表兄沈選青。告訴他想重印仁學的事。沈選青立刻寫了一封回信來說：「吾弟重印譚先生仁學。兄極端贊成。所有印刷費。兄處擔任一半。出版後與我三百部。望即與海上印刷部商量秘密速印。」祖書城得了這封信先放了一半心。想沈選青既擔任了一半的印費。那一半也就容易辦了。只是上海的幾家印刷所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不肯代印。這却是個很討厭的事。當時祖書城便先與別家印刷所接洽。人家都有些顧慮。祖書城想既然有顧慮，也就不和他談了。後來在中國印書館向華瑞馨一說，他說我想印一部書，是譚復生先生的仁學。不過書是禁的，你這裏可印不可印？華瑞馨道：譚復生是誰？祖書城道：就是那個瀏陽譚嗣同。華瑞馨道：知道知道，我們倒不管什麼禁書不禁書，你明天取來，我叫人看看。祖書城笑道：那就不成了，你要教人看看，那人家一定勸你別承印。這種書這是犯禁的書呀！你答應一句肯印就肯印，不肯印就不肯印，而且還要請你快快出書。最好是兩個星期裏要印好的。華瑞馨道：你祖先生的事不能印也只好冒險印一印了。但是要兩星期出書，究竟有多少篇幅呢？祖書城從袖子裏掏出一卷書來，只見是個黃紙硬面封面上寫着魏碑的仁學兩字，翻開來是很薄的東洋紙印的，却印得很清楚。便道：書倒我已經帶來了，也沒有多少頁，大概還不到十萬字咧。我想也用四號字排版式，便照他差不多好了。只是他是

六。開。我。却。要。印。四。開。的。華。瑞。馨。翻。開。來。看。了。一。看。說。頁。數。倒。不。多。不。過。兩。禮。拜。是。來。不。及。的。算。是。二。十。天。罷。還。是。兩。面。印。呢。一。面。印。呢。祖。書。城。道。依。我。想。還。是。用。中。國。書。裝。訂。式。只。要。用。一。種。潔。白。洋。連。史。紙。好。咧。華。瑞。馨。道。還。有。一。張。銅。版。的。照。片。咧。祖。書。城。道。這。倒。要。的。有。許。多。人。都。想。望。譚。瀏。陽。的。豐。采。這。一。頁。銅。版。必。定。附。印。在。前。而。華。瑞。馨。道。你。瞧。他。這。個。像。沉。鷺。得。很。很。可。想。見。其。爲。人。祖。書。城。道。其。實。是。個。仁。者。所。以。他。做。了。這。部。仁。學。你。瞧。他。的。照。片。是。合。掌。禮。佛。又。披。了。一。半。的。袈。裟。人。家。瞧。他。是。個。不。僧。不。俗。的。樣。子。其。實。他。於。佛。學。很。有。根。柢。而。且。也。不。是。那。種。僅。靠。幾。句。口。頭。禪。的。人。華。瑞。馨。道。那。末。我。們。決。計。預。備。印。了。倘。然。有。什。麼。交。涉。由。你。祖。先。生。負。責。祖。書。城。道。可。以。可。以。不。過。我。想。後。面。也。不。必。印。出。中。國。印。書。館。刷。印。況。且。這。部。也。並。沒。有。版。權。的。這。一。頁。完。全。可。以。不。要。了。華。瑞。馨。道。甚。好。甚。好。你。預。備。印。多。少。祖。書。城。道。這。書。將。來。有。些。半。送。半。賣。性。質。擦。得。轉。印。刷。費。擦。不。轉。印。刷。費。我。還。沒。有。把。握。就。印。了。一。千。五。百。部。罷。華。瑞。馨。

道。既。然。如。此。我。們。也。附。印。一。千。部。共。印。二。千。五。百。部。我。這。一。千。部。另。覓。銷。路。如。此。却。是。兩。得。其。益。你。這。印。刷。費。也。可。以。省。一。點。祖。書。城。道。很。好。一。言。為。定。我。們。也。不。必。訂。什。麼。合。同。了。果。然。二。十。天。內。中。國。印。書。館。把。這。一。部。仁。學。印。好。祖。書。城。的。一。千。五。百。部。書。經。許。多。朋。友。中。一。分。也。就。剩。了。幾。十。部。大。家。又。把。印。工。費。酌。量。的。送。還。祖。書。城。此。外。內。地。裏。的。朋。友。要。一。本。兩。本。的。祖。書。城。也。概。不。收。他。的。費。也。有。的。中。途。被。郵。政。局。裏。檢。查。員。檢。查。出。來。的。也。有。的。安。然。送。達。的。可。是。計。算。起。來。却。有。十。分。之。七。八。是。寄。到。的。就。從。這。一。件。事。上。祖。書。城。便。覺。得。華。瑞。馨。的。人。很。覺。爽。快。可。是。現。在。中。國。印。書。館。也。今。非。昔。比。了。已。經。加。了。資。本。又。設。立。了。編。輯。所。大。大。的。發。展。起。來。了。那。編。輯。所。裏。請。了。一。位。編。輯。主。任。名。喚。章。菊。儕。也。是。一。位。兩。榜。先。生。這。人。祖。書。城。本。來。也。認。得。果。然。是。個。有。學。問。而。勤。懇。任。事。的。人。暗。想。華。瑞。馨。的。眼。力。果。然。不。差。這。天。祖。書。城。又。遇。到。了。華。瑞。馨。把。他。讓。到。裏。面。應。接。室。裏。又。道。近。來。祖。先。生。有。什。麼。大。著。作。可。以。賜。給。我。們。印。印。嗎。我。

瞧見文昌書局裏有你幾種大作銷場很好呀。祖書城道這算得什麼東西。那不過是東塗西抹之作。雕蟲小技不足供大雅一盼的。華瑞馨道真的。倘然有什麼小說稿子我們也可以印。或者版權竟歸我們。或者由我們印了。你收版稅都可以。祖書城道很好很好。我想做幾種教育小說。你們要是能印。最好華瑞馨道歡迎歡迎。你要見見章菊翁罷。你們也是舊友啊。祖書城道過一天再來拜訪罷。當時辭別出門。便到平報館來。只見自己的桌子上有一張請客票。是有人請到一家春西餐約的。是七點鐘。下面寫的是百忍二字。祖書城想陳百忍到上海來了嗎。我還沒有請他。他倒先來請我了。便把報館裏事料理清楚。了一點兒。却步行到一家春來。因為從平報館到一家春不過幾步之遙。到了那邊已有好幾個人在那裏。一個楊萬里本來是祖書城的老朋友。大約他和百忍一同從同里來的。祖書城和他叙談。他說住在鄉下沒有意味。想在上海找一件事做。做此番恰和百忍見到上海游玩幾天。這時座中還有一位朋

第十二回 翻印叢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友。祖。書。城。也。認。得。的。此。人。姓。諸。號。季。屏。也。是。上。海。人。英。文。頗。好。熱。心。任。事。是。個。有。志。之。士。平。日。却。穿。西。裝。這。幾。天。忽。然。穿。了。中。國。衣。服。可。是。辮。子。早。已。去。掉。了。還。有。兩。位。却。是。祖。書。城。不。認。得。的。一。位。是。紹。興。人。姓。褚。號。長。真。此。人。是。一。位。文。學。家。詩。詞。做。的。很。好。一。位。是。廣。東。人。姓。鄧。號。問。秋。也。是。潛。心。古。學。的。朋。友。他。在。上。海。辦。了。一。種。國。學。雜。誌。以。外。還。出。了。幾。種。國。學。叢。書。可。算。是。對。於。中。國。的。國。粹。很。出。力。的。一。個。人。了。鄧。問。秋。於。搜。求。國。學。古。籍。出。版。之。外。還。收。藏。古。董。凡。有。古。代。碑。帖。名。人。書。畫。他。能。辨。其。真。贗。眼。睛。也。好。很。有。許。多。人。來。請。他。鑒。定。陳。百。忍。便。把。兩。人。給。祖。書。城。紹。介。了。各。道。相。見。恨。晚。之。忱。這。時。客。也。齊。了。便。相。將。入。席。陳。百。忍。道。今。天。可。惜。有。兩。位。客。未。到。一。位。是。病。了。一。位。却。沒。有。在。上。海。大。家。問。那。兩。位。陳。百。忍。道。一。位。是。馬。公。武。我。昨。天。來。了。就。去。訪。他。他。借。住。在。新。馬。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間。裏。小。得。連。身。體。都。轉。不。過。來。一。張。帆。布。牀。除。了。幾。十。本。亂。七。八。糟。的。西。洋。哲。學。書。以。外。其。餘。都。是。衣。服。洋。爐。子。皮。鞋。等。等。雜。亂。無。章。的。都。

攢在地下。眞教人再不能下脚了。褚長眞道：你說再有一位呢？陳百忍道：這一位是大家都認得的，就是蘇玄曼。蘇和尚他不是回日本去了嗎？祖書城道：蘇玄曼有信給我，他不久就到上海來了。他說他從箱根去了一趟，又到東京預備在上海過冬了。他的信上一往情深，却總有些蕭瑟悲哀之氣，不知什麼緣故。鄧問秋道：這也怪他不得，你們不知道嗎？世間惟孤臣孽子處境爲最難，所以書上說惟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他的父親雖是我們粵人，他的母夫人却是個日本人。他父親是個華僑，蘇玄曼的庶母極多，因爲他的老太太是個日本婦人，便瞧不起他。因爲瞧不起他，母親也就瞧不起蘇玄曼了。他父親後來又回到廣東，起初呢也帶着蘇玄曼的母親同去，可是他們家裏人多，見着一個異國的婦人，言語又不大相通，便不免有些欺凌他。蘇玄曼的老太太在中國住不慣，只得仍回日本去了。這位日本太太却只生有蘇玄曼一人，幸虧蘇玄曼還孝他母親，常在日本伴他的老娘。你想蘇玄曼是個放浪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發清聽

的人他母親是個日本老婦人。算嫁與中國人的了。境況又是窮得可憐。母子二人形影相弔。蘇玄曼處在這個境界中。怎麼不發爲淒楚之音。但是因爲在這個境界中。他的詩詞倒越做越好了。古人所說的窮而益工。就是這個意思。諸季屏道。馬公武和蘇玄曼這兩位先生。都喜歡吃花酒。一說着吃花酒。兩人都興高采烈。馬公武就是怕他喝醉了酒。便要使酒罵座。發洩他抑鬱不平之氣。有一天忽然瞧見他臉上有幾道創痕。問他是什麼緣故。他倒老實不客氣的。說是某一天喝醉了酒。和人打架。也是在堂子裏。猛不防被人提着一根硬木柴。劈頭打來。因此臉上受了傷痕。那蘇玄曼却正相反。從來不會發脾氣。無論什麼僧人來。他總是好的。喁喁情話。好似都有了關係。一般他還常常談佛經。咧。因此人家都叫他蘇和尚。其實他這樣的貪花和尚。酒肉和尚。給我謝謝罷。我常和他說笑。你這和尚不穿袈裟。偷然穿了袈裟。袈裟上還須帶着些脂粉香氣。咧。楊萬里道。從來好文學的人。總喜歡嫖堂子的。因爲中國的社會太

覺枯寂一個社會上沒有了女人便覺得索然無味。可是中國的社交上男女又太隔斷了不得已而思其次便到吃花酒嫖堂子的一條路上去這也是無足爲怪的。祖書城道萬里的話却也有些意思。文學兩字豈僅限於筆墨間日月星辰便是天上的文山川草木便是地上的文美人雅士也就是人羣社會中的文了。你瞧一部小說或是一齣戲劇要是沒有女人便覺得索然無味所以女人實在是天地間的大文。世間上倘然沒有女人簡直沒有文學可談。陳百忍拍手道妙論妙論。祖書城道天地間爲什麼造了男人以後還要造女人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爲的是要生殖。但是我想起來生殖果然是一大原因也。另有別種作用單是爲生殖起見。只要兩種人的生殖器不同可以供生殖之用就完了。其餘男女的容貌上生理上一切不必有所差別。然而造物有微妙作用他的造女人定要造出許多美麗絕艷的女子來教許多男子顛倒於情海中。這便是天地間一種自然的文學。文學家好文學的自然也好女子而

第十二回 翻印禁書一編傳快觀 狂談文學四座變清聽

中國的舊禮教太深沒有法子宣洩吃吃花酒教幾個局玩玩這也到了無可奈何的一境了。陳百忍道好大的議論啊如此說來我們今天可要文他一文呢。楊萬里道什麼文他一文。陳百忍道既然吃花酒叫局是一種文學那末我們今天可要文他一文。叫幾個局來。楊萬里道今天太遲了罷我們也不久就要散了。過一天百忍請我們吃花酒罷。陳百忍道我那有地方可以請客吃花酒。楊萬里道怎麼沒地方那巫來由人那裏就不好請客嗎。祖書城道什麼巫來由人。楊萬里瞧着陳百忍道可要宣布。陳百忍道儘管宣布這有什麼要緊。楊萬里道這是百忍兄的一位相好喚作花南雪。陳百忍道這一句話我就否認怎麼叫做相好不過叫幾個局罷了。楊萬里道姑且認爲好而不相如何大家說相好的問題慢慢兒討論我們現在急欲知道的是如何是巫來由人。楊萬里道便是這位花南雪。後來一調查知道是巫來由人。但是巫來由人本來膚色微黝想諸位讀地理教科書的時候也曾讀着過這位花南雪皮膚却並

不。黝。黑。大。概。他。也。不。是。純。粹。的。巫。來。由。人。或。者。父。血。或。母。血。中。有。些。巫。來。由。人。的。種。罷。了。不。過。要。說。穿。了。以。後。子。細。端。詳。臉。上。却。有。些。和。別。個。堂。子。裏。人。兩。樣。最。顯。露。的。眼。睛。上。微。微。有。兩。個。黑。圈。然。而。也。不。損。其。媚。爲。人。倒。也。很。細。膩。熨。貼。咧。正。說。到。那。裏。只。聽。馬。路。上。一。片。聲。喧。大。家。嚷。着。火。火。火。工。部。局。的。救。火。車。便。叮。叮。噹。噹。的。直。駛。出。來。正。是。

不。教。青。鳥。傳。箋。去。忽。訝。炎。龍。稅。駕。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却。說。大。家。正。談。着。花。南。雪。是。巫。來。由。人。的。故。事。忽。然。聽。得。馬。路。上。人。聲。喧。雜。大。家。嚷。着。火。火。火。只。聽。得。工。部。局。裏。的。救。火。車。叮。叮。噹。噹。的。直。駛。出。來。陳。百。忍。等。便。靠。向。一。家。春。的。洋。臺。欄。杆。上。去。又。問。一。家。春。的。侍。者。是。那。裏。火。着。一。個。侍。者。道。諸。位。先。生。請。坐。罷。這。不。是。真。火。着。是。一。種。假。火。着。陳。百。忍。第。一。個。不。明。白。說。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什麼叫做真火。着假火。着侍者道。每逢禮拜六晚上。此地工部局常常要試車。忽然一個命令。把所有救火車。盡行開出去。到一個地方。或者最熱鬧的地方。或者三層樓四層樓的高房子。救火人都探升而上。演習一回。然後仍舊把救火車開了回來。這叫做試車。上海人便稱之爲假火。着總在禮拜三或是禮拜六試演。今天不是禮拜六嗎。大概也是舉行假火着了。因爲偷是真火。着先要聽得撞火鐘。老住在上海的人。聽得火鐘撞幾響。便知道在那裏火着。現在沒有聽得撞火鐘。所以知道是假火。着陳百忍道。原來如此。倒嚇了一跳。這時巫來由人的歷史也不講了。陳百忍說。請客也可以。等蘇和尚來了。馬公武的病好了。我就請你們吃花酒。席散的當兒。祖書城便約着在座諸位。明天在三雅樓小叙。楊萬里又約着祖書城到他們旅館裏去談天。原來他和陳百忍同住。在一個旅館裏。楊萬里說過了。今年明年一定到上海來謀一事了。住在同里。那個鄉下地方。交通太不便利。家裏我們老太爺的意思。想住在蘇州。但我立

定。了。脚。再。搬。到。上。海。來。住。因。爲。我。們。的。兄。弟。姊。妹。實。在。太。多。了。請。你。隨。時。留。意。有。什。麼。相。當。的。地。方。給。我。介。紹。這。時。陳。百。忍。也。從。自。己。的。房。間。裏。走。過。來。便。道。書。城。書。城。我。們。現。在。組。織。了。一。種。雜。誌。你。能。幫。幫。我。的。忙。嗎。祖。書。城。道。現。在。上。海。的。雜。誌。正。是。風。起。雲。湧。頗。像。中。國。有。發。達。的。氣。象。我。們。平。報。館。止。樓。上。的。幾。位。同。志。正。出。了。一。種。憲。政。雜。誌。你。想。出。的。是。那。一。類。雜。誌。是。月。刊。呢。還。是。旬。刊。陳。百。忍。道。什。麼。憲。政。在。那。專。制。君。主。的。統。治。之。下。要。求。立。憲。不。是。爲。虎。作。倀。就。是。與。狐。謀。皮。將。來。即。使。辦。到。頒。布。憲。法。也。是。一。種。欽。定。憲。法。只。怕。還。不。及。日。本。的。欽。定。憲。法。咧。還。辦。什。麼。憲。政。雜。誌。都。是。你。們。這。班。人。作。的。孽。你。更。是。一。個。禍。首。祖。書。城。道。這。個。憲。政。雜。誌。也。不。是。我。發。起。的。我。只。譯。了。一。種。俄。國。憲。法。況。且。那。雜。誌。第。一。期。也。沒。出。版。你。怎。麼。派。我。是。個。禍。首。陳。百。忍。道。該。死。該。死。又。是。俄。國。憲。法。現。在。的。憲。政。雜。誌。我。也。不。知。道。裏。面。登。載。些。什。麼。我。只。恨。你。從。前。在。如。來。室。譯。書。處。的。時。候。怎。麼。發。行。了。這。一。部。日。本。憲。法。義。解。可。以。算。得。是。謬。種。流。

第十三回 編歌劇在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傳害人。不淺。直到如今。那班東洋留學生。一知半解。便把這部日本憲法義解。視爲不世之秘。稗販到中國來。把他們那種不三不四的欽定憲法。直捷地鈔下來。就算是中國憲法。你瞧日本那種憲法。還成個東西嗎。所以我說你們是個禍首。祖書城笑道。你別只顧罵人。日本憲法義解。也不是我譯的。就算是我譯的。各國的憲法。自有各國的精神。中國的憲法。也應該有中國的精神。不是什麼一陣子胡亂抄襲。就可以算得數的。況且憲法。應由國民公定。也不是這般草率。而且也要有人去遵守。就是你這憲法公布了。沒有人去遵守。也是枉然。如來室譯書處的這部日本憲法義解。原是當初葉浩然先生。一共有七八種的日文譯稿。送到這裏來。我們先印出幾種。便有這一種在內。我自然也不贊成這種欽定憲法。但是我想中國將來要有一種完善的憲法。恐怕也不容易。罷陳百忍道。好了。好了。我也不給你講那種臭氣衝天的憲法了。我們現在新組織的一種雜誌。並沒有什麼政治臭味。法律臭味的。也不講什麼教育實

業問題。我們這一種雜誌是專門講戲的。我近來新認得了許多唱戲的人。我就想起辦一種雜誌。這倒是中國雜誌中的破天荒呀。祖書城拍手道：贊成贊成。你搜羅得有多少材料？你所認得的唱戲人是誰？我見上海的一班戲子都是獷悍粗陋毫無思想的人。連編戲也不成功。怎麼有文學氣息？我輩可與爲伍。陳白忍道：我起初也是這般想。上海這班唱戲的無論如何總不能教他改良。可是近來認得一位唱戲朋友姓汪喚作汪隱伶。他的名字便是隱於伶的意思。他也是到半路上纔學的戲。很有些新思想。據說他從前曾做過知縣。近來一變而爲唱戲。他自己編的戲也不少。什麼黨人碑啊、哭祖廟啊，都是激厲人心之作。這人和他談談，很有些意思。他也知道你幾時我們約了吃飯。大家碰碰頭。祖書城道：很好很好。你所想辦的戲劇雜誌，可曾取好名兒？是用那種材料？陳白忍道：我想這雜誌的名兒就喚做「大舞台」。你道如何？我想世界是一大劇場。在世界上活動的人都是演員。這大舞台三字也含義極廣。什麼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戲劇雜誌。戲劇月報等種種名目。似乎太陳腐。我想還是這個名字好一點。至於內容呢。插圖總要幾張。我想把那些名伶的照片多搜羅些。如譚叫天。孫菊仙。劉鴻聲之類。旦角裏也可以搜羅幾個人。你那裏有嗎。坤角裏如劉喜奎。金月梅之類。我也托人去向他們要去了。其次便是名伶筆跡。像時慧寶。朱素雲之類。字都寫得很好。也可備一格。祖書城道裏面的文字如何。陳百忍道。劇本有汪隱伶現在所唱的劇本。他已經允許我在雜誌上發表了。我還想每期做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我聽說外國的劇本都是文人做好了。給優伶們唱的一齣戲。編好了。往往兩月三月這樣的唱下去。都是很有深意的。我也想請幾位外國文好的人。把他翻譯出來。此外關於戲劇界的消息。以及戲劇上的討論。我也可以搜羅一點。書城兄。你做一些什麼東西。你可以做一種長篇小說嗎。祖書城道。我也想編一種劇本。陳百忍道。你肯編一種劇本嗎。那是好極了。你想編的是那一種。祖書城道。我想編一種俄國革命的事情。那戲劇中不能

沒有女人若是個尋常的女人又不能動衆我想把蘇菲亞的一段事實却把他編成歌劇這本是個可泣可歌的事情啊陳百忍拍着手道好極了好極了你偷然有這一部劇本給我們足使我們這個「大舞臺」雜誌生色不少祖書城道我的開場白已經做好了可要念給你聽聽陳百忍道請教請教祖書城道開場是一首詩却是四句大地黑潮無政府小家碧玉有英雄試看世界風雷起都在纖纖一掌中陳百忍聽了沒口子的叫好便道你快做你快祖書城道不過據我看來這種東西未免太高我們爲通俗起見我們爲中下等人說法起見還是要從淺近處着手最好是關於社會風俗上多注意一點或者破除迷信解脫專制之類這一種類的戲劇也是要緊的而且單編劇本沒有人去演唱也是枉然陳百忍道這倒不須過慮據汪隱伶說他們演劇的人也很想演唱新戲可是那些唱戲的人都是不學無能之輩他們要編也不能編難得有幾個能編編戲的人他們也不過從老戲上拆卸重裝還是這一個腔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調。如。今。有。了。新。劇。本。他。們。也。高。興。排。演。祖。書。城。道。我。聽。得。歐。洲。各。國。他。們。把。劇。本。與。小。說。並。重。往。往。編。好。一。本。劇。本。給。演。員。在。舞。臺。上。演。却。是。熟。讀。他。那。個。腳。本。的。到。演。劇。時。竟。沒。有。一。句。不。是。他。那。腳。本。上。的。現。在。中。國。的。排。戲。說。來。可。笑。他。們。隨。便。說。個。大。略。就。胡。亂。去。演。了。有。的。連。這。戲。的。大。略。也。不。知。道。所。以。演。出。來。不。但。情。節。不。緊。湊。也。常。常。前。言。不。搭。後。語。要。求。戲。劇。的。改。良。非。有。一。班。文。人。學。士。爲。之。提。倡。不。可。陳。百。忍。道。但。是。這。一。班。唱。戲。的。人。實。在。有。些。難。於。相。交。要。是。幾。個。當。世。所。謂。名。伶。罷。他。自。以。爲。唱。得。好。包。銀。拿。得。多。其。餘。的。事。情。再。也。不。管。了。其。他。的。也。沒。有。這。個。魄。力。我。瞧。這。汪。隱。伶。倒。還。可。以。談。得。明。後。天。我。請。他。吃。飯。書。城。兄。也。可。以。來。一。同。談。談。祖。書。城。道。也。好。也。好。楊。萬。里。道。你。們。的。戲。劇。改。良。論。談。完。了。沒。有。我。實。在。游。夏。不。能。贊。一。詞。依。我。說。起。來。要。靠。這。一。班。老。戲。子。改。良。戲。劇。簡。直。沒。有。這。句。話。非。得。有。好。文。學。的。人。投。身。到。戲。劇。界。裏。不。辭。勞。怨。犧。牲。一。切。方。有。一。線。曙。光。祖。書。城。談。到。了。夜。深。一。看。表。上。已。經。一。點。鐘。了。連。

忙回家過了三天果然陳百忍來約他說是今天請汪隱伶吃飯請你到了吾的旅館裏同去這時楊萬里已經回去了祖書城到了陳百忍旅館裏陳百忍已經先在等候見了祖書城說道我們稍爲休息一下子同到汪隱伶那裏去這位先生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鴉片烟吸得太多了只怕一天總要一兩多罷祖書城道怎麼要吸許多陳百忍道吸鴉片烟的人總是越吸越多現在唱戲的人大半都是吸鴉片的他們唱戲是賣力的不吸鴉片便要唱不動了祖書城道那末少吸一點也好陳百忍道既經吸了就不能少吸這是有幾種緣故一來他們唱戲很用力鴉片烟是興奮的東西吸了烟唱戲也就有勁了因此便越吸越多第二他們都要熬夜演戲終是在夜裏最相宜幾個名伶所謂大軸子的都在夜裏十一二點鐘唱完了戲舒舒齊齊到睡覺的時候也就要兩三點鐘了吸鴉片人於磨夜最相宜這也是一定的道理其餘譬如像他編一本戲轉念頭運心思也是一燈相對可以想入非非所以唱戲的吸鴉片烟

第十三回 編歌劇在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很多就是這個緣故。又停了一刻兒。天已黑了一點鐘了。陳百忍方始同了祖書城從旅館裏出來。雇了二輛人力車。說到六馬路福康里。走進一條街。堂那石板一高一低。又轉了一個灣。只見許多東洋式房子。門前倒有一盞燈。還有一扇矮闌門。陳百忍把這矮闌門一搖。只聽了噹了噹的一陣門鈴響。接着便是汪汪兩三頭狗叫的聲音。便有一個人走出來。開門先在門內問是誰。陳百忍答應了一聲。那人把矮闌門開了。手裏還握着一盞有柄的洋燈。却見那人穿了一件灰色布的皮袍子。胸前的鈕子却都沒有紐好。把一條束腰帶攔腰一束。見了陳百忍。似乎認得的。只向他點了點頭。陳百忍問道：汪老板起來了。沒有那人道起來多時了。請上樓罷。祖書城低低的問道：這是誰。陳百忍道：我也不曉得他是誰。只知道是汪隱伶一個背包的。走到客堂間裏。只見亂七八糟的都是些戲箱帽籠及一切戲場上的道具。那人關好了門。幾只狗還是汪汪的亂叫。便把他喝住了。那纔讓陳百忍祖書城兩人上樓。一到房間裏也

見滿地都是東西。一張鐵床上。帳子是變成灰色的了。加上房裏也沒裝電燈。正中掛了一盞鸚哥架的洋燈。被那鴉片烟氣噴得迷濛濛。只覺這房間裏有一種昏沉的氣象。那床上是安着一副喫鴉片烟的器具。明燈熒熒。似乎比那盞洋燈還要亮些。床上橫着兩個人。見陳祖兩人進來。一齊立起來迎接。這兩人之中。却是一瘦一胖。那瘦的站起來的時候。正在吸烟。還沒有吸到一半。手中捧著一枝烟槍。只是拱手。好像軍界裏的舉槍致敬一般。身上也穿了一件醬色花緞的禿龍袍子。歪帶了一頂瓜皮小帽。是一個太監臉。雖然臉有皺痕。却是嘴上無鬚。額角上貼了兩小方的頭痛膏藥。陳百忍便介紹道。這位便是汪老板。又向汪隱伶介紹道。這位便是祖書城先生。汪隱伶道。久仰得很。一向少來。拜訪祖書城道。汪先生的戲。倒看過幾回。在舞臺上已經景仰過好幾次了。汪先生的戲。終是激昂慷慨。感人不淺。可見得與尋常不同。這時旁邊還有一位胖的陳百忍。又介紹道。這位是熊老板。名字叫做通文。想在戲台上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也見過了。祖書城道：見過見過，不過熊先生總在化妝之中，下了妝也就不認得了。陳百忍道：熊老板也是排戲的好手，各戲園也都有請他排戲的。祖書城道：原來如此。那時汪隱伶手中捧着烟槍，還是直挺挺的站在那裏。祖書城道：請便，請便。熊通文已經走了下來，便讓祖書城烟榻上請坐。汪隱伶道：請隨便。橫橫對不起，我就放肆了。汪隱伶吸完了半筒鴉片烟，放下烟槍，那剛纔開門的跟包便送上幾杯茶來。汪隱伶道：聽得陳先生說祖先生高明，得很久，思到貴報館或是府上叨教一切，無奈我們這班人實在太頹廢了，又是吸上了這幾口烟，起來就是下半年，加着冬天又是個日短稍為等一等，天就黑了，或者者有幾個人來一談，就要到戲園子裏去了。到戲完以後，總要十二點鐘後，不知不覺地一天就過去了。略為編編戲，總是在戲散以後，好在我們磨夜是慣了的，吸吸鴉片烟，轉念頭總是在夜裏的功夫居多。祖書城道：近來汪先生有什麼新的脚本嗎？汪隱伶道：有是有幾種，但是也很難的。祖先生是知道的。

我們這個唱戲的社會裏就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譬如一齣戲主角果然要緊那配角也要相當你想一齣戲裏頭有多少人不能說配角要十分完美也總要敷衍得過現在請問到那裏去尋這是一件第二件要唱一齣戲不是一個編戲的人能做主的還有前檯老板後臺老班開戲園子的資本家非都得他們同意不可這就難了譬如你有一齣新戲你是辛辛苦苦自以為很得意的他們却說這戲不鬧熱不賣座不能得看客的同情到那時候受他們這樣的批評已經是不高興的了加着我們編戲的也實在沒有把握萬一這戲出來真個是不賣座自己失敗還是小事却要連累他們開戲園子的老板蝕本心裏愈加不安了並且那些唱戲的也都是媽媽虎虎的他那裏肯用心去研究還有的自以為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連幾句道白他不是加上那種似是而非的言語便是把頂要緊的言語脫落幾節弄得那齣戲斷斷續續不成樣子和編戲人的原意大相反對所以要編唱一齣新戲直要急到那天唱完了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儼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這齣戲果然有成績爲止方始一塊石頭壓了下去還有天時地利人和都有關係祖書城聽得入神便問怎麼天時地利人和都有關係呢汪儼伶笑道我是都經過着的了聽戲原是娛樂的事非是不得已的事你辛辛苦苦編成了一本戲到開演的那一天忽然一場大雨或是一場大雪把那觀客淋得大家都裹足不前這也是常有的事第一天遭了這個打擊第二天自然減色不言可喻地利也很有關係譬如北京喜歡那一路的上海喜歡那一路的奉天一帶歡喜那一路的內地又該怎樣的都有一個研究要是演唱新戲北京還不及上海奉天等處又不及北京至於講到人和呢便是我剛纔說的配角咧戲園子老板意見咧觀衆心裏咧都有關係陳百忍道這話不差所以你編的什麼哭祖廟黨人碑等都是上海唱得多現在有一齣戲我說倒大可編得也很足以激厲人心汪儼伶道是什麼戲陳百忍道就是秋瑾一案我想也大可編得戲從日本留學起到徐錫麟在安慶刺死恩銘以及於紹興之獄編出

來倒大有可觀咧。汪隱伶道：但是這個戲現在那裏能唱，只怕在上海租界裏唱還有問題。咧北京和內地都不能唱。這路道就太狹了。還有一說：我們凡是以歌唱爲主體的戲，總是以古代衣冠爲相宜。一切臺步等等，也有個功架。穿了現在衣服，長袍短褂，似乎一雙手也沒有攔處，周身不得勁兒。我想將來新戲盛行之日，一定隨便什麼人都可上台。那就連唱都不必了。此刻我們就弄不來。當時陳百忍便催着汪隱伶趕緊抽幾筒烟，說：我們可以一同去吃飯。誰知汪隱伶左一筒烟，右一筒烟，又吸了十餘筒，方纔舒齊。一看表上已經八點鐘了。連熊通文一同到一枝香大菜館，又大家點菜。一面便隨意談天，也沒喫得幾樣菜。只見戲園子派人來催說：汪老板戲快要上場了。陳百忍吩咐西崽把菜弄得快一點。西崽答應了，自去催廚房裏。汪隱伶剛剛再吃得一樣。戲館裏又來催了。說汪老板快去罷。後台急得要命了。熊通文也說：我們快去罷。不要誤了場。這時汪隱伶和熊通文立刻便告辭而去。陳百忍和祖書城談了一

第十三回 編歌劇在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回兒也就散了。又過了幾天。那一日。祖書城新做好了一件駱駝絨的大衣。由那榮昌祥呢絨店裏送來。午餐以後。恰巧飄飄揚揚下了數片雪花。他夫人笑道：「這天公來得湊趣。知道你今天新做好了大衣。要試試新。便下起雪來了。」說着。把大衣提在手裏。給祖書城披上。說：「天氣冷。晚上早些回來。這天祖書城是輪着女子蠶桑學校教書。高昌廟一帶。這時還不甚鬧熱。過了斜橋。還要經過幾處荒野之區。那天正是入冬以來第一個冷訊。那西北風似刀一般的刮在面上。祖書城坐在人力車上。想今天幸虧做了這件大衣。不然准要受凍了。依着我的意思。今天拖明天的。還懶着去量身裁。到榮昌祥定製。却被真蘇催得急。說今年要下鄉辦葬事。不能不有一件厚的大衣。此番却受用了。心中正這般想。只見跟着車子一起飛跑的。有一個江北小孩。穿着一件破絮的棉襖。赤着脚。在初雪略有白痕的地上。伸着手道：「老爺捨一個錢罷。」老爺捨一個錢罷。祖書城瞧着。便給了兩個銅圓。誰知這一個給了那一個。又跟上來了。直跟到

高昌廟把身邊十幾個銅圓全行丟完了。祖書城自己尋思道：我向來到高昌廟教書也常常有江北小孩子跟着却不給錢。今天忽然大行施捨是什麼道理。難道是慶賀這件新大衣的成功嗎？祖書城正在亂想時已到了蠶校中原來這蠶校中已爲年假考試不久就要放年假了。祖書城在蠶校上課以後出來便到平報館茶房說道：剛纔有一位客來看祖先生。我告訴他祖先生沒有來。他說停一刻兒再來。祖書城道：是誰姓什麼？有片子沒有？茶房道：我不是問他要片子嗎？他在身邊摸索了好半天說是沒有帶片子。祖書城道：你可曾問他姓什麼？茶房漲紅了臉道：問倒問他却沒聽明白。好像是姓舒。祖書城道：既沒有片子也得問個清楚。到底姓什麼？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兒？茶房道：是個剪了辮子的和尚頭人。却不高不矮。面龐却是很瘦。祖書城道：什麼地方人口音？茶房道：好像帶一點兒廣東口音。他却說的強上海白。祖書城尋思：別是蘇玄曼罷？因問他沒有說從什麼地方來嗎？敢是從日本來的？茶房連忙道：不差。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倫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差他說是從日本來。祖書城猛然想起茶房說他姓舒，却是蘇字之訛，必是蘇玄曼無疑。便問他住在什麼地方，我立刻去訪他。茶房道：我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他也沒有說祖書城。歎了一口氣，想那輩茶房真蠢的，可恨好在橫賢他再要來的，只得等着他罷過了一回兒。直到上燈以後，那個茶房進來說道：剛纔那位客又來了。祖書城道：請在客室裏坐一坐，便立即到客室裏去一看。果然是蘇玄曼兩人，各道渴慕之忱。祖書城道：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要到上海來，我想你就在這幾天裏要來了。剛纔你不是已經來過一趟嗎？那個茶房說有位姓舒的客來看我，被他纏了半天，我想我沒有姓舒的朋友啊。後來經他說出自從日本來的，我纔想起一定是你來了。蘇玄曼道：這一番路倒走得不少，總算到佛國去了一趟。現在想在上海過了冬，明年再做行腳了。祖書城道：他們都說你研究梵文十分精通，近來一定更是深造有得了。蘇玄曼道：梵文八轉十羅微妙，傀琦梵章所謂天書，那能精通，不過粗涉藩籬罷了。你近

來。怎。麼。樣。如。何。用。功。祖。書。城。道。荒。落。如。此。還。談。得。到。用。功。兩。字。我。現。在。擔。任。的。事。情。很。多。說。與。你。聽。你。又。要。嗔。責。我。了。我。在。說。林。書。局。裏。擔。任。了。編。輯。小。說。的。事。又。擔。任。了。兩。處。女。學。校。的。功。課。晚。上。還。要。這。裏。來。或。是。做。論。說。或。是。幫。着。編。輯。新。聞。你。想。那。裏。還。有。工。夫。說。到。用。功。兩。個。字。上。去。蘇。玄。曼。道。可。惜。可。惜。你。這。樣。一。個。聰。明。人。竟。被。這。些。無。聊。的。事。務。塞。聰。窒。明。我。却。爲。你。可。惜。我。和。你。兩。個。人。須。得。欠。扯。一。下。因。爲。你。是。太。忙。我。是。太。閑。所。以。上。海。那。個。地。方。也。不。是。好。地。方。只。是。雖。在。塵。囂。之。中。要。練。得。此。心。清。淨。我。勸。你。忙。儘。管。忙。最。好。每。天。默。坐。一。小。時。澄。慮。冥。思。一。下。子。也。就。好。了。近。來。有。什。麼。新。著。作。我。現。在。把。近。人。譯。詩。對。照。起。來。錄。成。一。編。喚。作。『。文。學。因。緣。』。刻。成。一。種。很。美。觀。的。書。籍。送。與。朋。友。做。一。個。紀。念。今。年。把。稿。子。弄。好。了。明。春。到。東。京。時。就。託。博。文。館。印。刷。所。去。印。那。印。刷。物。還。是。日。本。好。上。海。印。的。東。西。真。不。堪。入。目。祖。書。城。心。想。蘇。玄。曼。說。的。話。總。帶。着。蕭。瑟。之。氣。什。麼。印。這。部。文。學。因。緣。送。與。朋。友。做。一。個。紀。念。好。好。兒。的。有。什。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詣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第十三回 編歌劇汪伶歎孤韻 研梵文蘇子譯新詩

廢紀念。難道他真個要出家做和尚。從此不再以文字與世周旋。所以說這個話嗎。然而做和尚的人也很多。以文字度世的人。他這話從何而來。便不再和他討論這些話。只說百忍在上海。你知道嗎。前天我們在一處吃飯。大家還說着。你說少了。兩人馬公武病了。你又不。在上海。公武。我和他不大熟。你是前天給了我的信。我就告訴他們。說你快要來了。大家都很盼望你。咧。蘇玄曼道。百忍住在那裏。我們去訪他。祖書城道。想你還沒有吃飯。咧。我們去吃。飯好不好。我們就去到了那裏。再去約百忍。蘇玄曼道。也好。到那裏去。祖書城道。就在這裏。望平街上有一家四川館子。喚做醉漚。我們就到那裏。喝三杯。以禦寒氣。古人詩云。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正是爲今天咏的了。蘇玄曼道。很好很好。你報館裏的事情完了嗎。祖書城道。沒有什麼事情。便是有事情回來也可以辦。當時祖書城便同蘇玄曼兩人出了平報館。到望平街這一家醉漚川菜館來。只見門前一副銀杏木綠字大對聯。上聯是「大地一醉」下聯是「浮生如

「漚」進去。倒有不少房間。他們便擇一間精潔而小的房間坐下。祖書城便要了一張請客票。却去請陳百忍。又問蘇玄曼道：「你還要會會別人嗎？」蘇玄曼道：「有幾個朋友住得離這裏太遠，也不知道在家不在家。過一天我們約了再叙罷。」當時因爲楊萬里已經回家，就約了一個陳百忍。居然在旅館裏沒有出去。一會兒百忍來了，却和蘇玄曼道：「剛纔我們還提起你說你快要來了，你可知黃元晦也在這兒嗎？」蘇玄曼道：「好，我們明天去看他。」三人各談談近來的情況。酒至半酣，陳百忍笑着向祖書城道：「我們今天可以一文一文了。」蘇玄曼不解，百忍所說的話說什麼叫做「一文」？陳百忍道：「前天我們吃飯，書城兄大發議論，說叫堂差是文學上的事，所以我說今天可要一文一文。」祖書城道：「這種胡說白道的醉後之言，你也當作故事談。」蘇玄曼道：「不管他文學不文學，我們三個人太寂寞，就叫幾個人來談談也好。」陳百忍便向堂倌討了幾張局票，提着筆先問祖書城道：「叫誰？」祖書城道：「我實在沒有人。」陳百忍把筆放下道：「這人真不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垣直騙起老朋友來了。前天你不是自己提倡叫局。此刻便言行相違。祖書城道我實實在在這一番到了上海以後。只叫了一次局。是時觀瀾介紹的。喚作秦飛雲。人到沒有什麼。我被他幾聲祖大人叫得難過。因此不願意再去叫他。我有一個人人家還託我帶一個口信。咧只是那個名字。我有點兒忘了。你請先寫蘇和尚和你自己的容。我慢慢的想來。正是

莫笑袈裟餘粉氣 却從夾袋佚芳名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且說陳百忍又提起筆來問蘇玄曼。蘇玄曼道我有大半年不到上海來了。從前所叫過的人。此刻還在堂子裏不在。我都不知道的了。隨便叫什麼人。我都贊成。陳百忍笑道你可謂廣大歡喜。我介紹你一個名字。喚做縹渺樓。蘇玄曼把手裏的筷子擊着桌子道。山在虛無縹渺間。好極了。就是他就是他。陳百忍

道名字甚好人。却不過爾爾。蘇玄曼道名字也就可取。陳百忍道再給你叫一個。不過年紀略大些。喚作惜春。蘇玄曼道紅樓夢裏的惜春也是學佛的。可以和尙尼姑配成一對。祖書城道我記得日本的和尙都有老婆。他們稱之爲梵嫂。怎麼中國的和尙不許有老婆。蘇玄曼道日本人無論什麼事都不澈底。學佛的人怎能有家室之累。這時陳百忍自己便寫了花南雪。便問祖書城道怎麼樣。託你帶口信的人想出來了。沒有人家託了。你也算倒霉。不是爲洪喬所誤嗎。祖書城道想出來了。地方是在日新里。好像是個張什麼。陳百忍道日新里。張家我知道。一個是叫張雅雲。一個是叫張鶯鶯。你聽他們說的是那一個。祖書城道不差。是張雅雲。陳百忍道你早說日新里。張家我便和你寫了。也不用想這許多時候。那個張雅雲別號湖絲。阿姐。祖書城道怎麼說。陳百忍道你不知道他的歷史嗎。我雖不叫他的局。可是他們的事情。我却知道得詳細。祖書城道你先把湖絲阿姐的事實講給我們聽聽呢。陳百忍道且慢。讓我把局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躑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票發了出去。再說當時把筷子向碟子上敲了幾聲。一個夥計進來把局票交給了他。然後說道：「那個張雅雲我記得不是無錫人，便是常州人，但是現在却說很好的蘇州話。他到上海來的時候纔只七八歲，是跟着他母親來的。他母親却在一家湖絲廠裏當女工。起初把雅雲留在家中，到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帶到廠裏去做工。那各絲廠的打盆女子都不是用的十一二歲小家女子嗎？雅雲也補了這打盆一缺。」蘇玄曼道：「一向聽得人家說絲廠裏的打盆幼女，很是吃苦到底。那打盆是一種什麼工作？」陳百忍道：「打盆就是煮繭，不過絲廠裏是一種大規模的打盆，都是用的幼女。取其工價廉容易打發。大概尋常女工兩三角錢一天的。那打盆幼女不過一角錢一天。一天做到晚，也沒有坐定休息的時候。那盆中都是滾熱的水，有時還要伸手。其中冬天還好，夏天一股蒸騰之氣，差不多人要發暈。有時還要做夜工，工資減半。你想一個夏天連做夜工要做十四五小時的工作，一個人吃得住嗎？而且越到夏天絲廠裏工作越

忙。倘。然。是。個。高。等。女。工。他。們。還。自。由。一。點。兒。今。天。高。興。做。就。做。不。高。興。做。就。不。做。那。些。打。盆。幼。女。都。是。強。迫。作。工。不。得。自。由。有。父。母。的。還。好。到。底。還。有。些。顧。恤。之。心。沒。有。父。母。的。或。是。只。有。後。母。的。那。只。強。迫。他。每。天。做。十。四。五。小。時。的。工。作。因。此。熱。出。病。來。的。不。知。多。少。蘇。玄。曼。道。現。在。大。家。不。是。提。倡。女。權。許。多。姊。姊。妹。妹。都。說。要。求。參。政。權。我。想。他。們。要。求。參。政。權。是。要。造。就。許。多。女。政。客。女。官。僚。嗎。那。更。要。添。出。許。多。名。貴。的。夫。人。小。姐。咧。有。志。的。女。士。們。正。該。向。這。種。社。會。事。業。上。運。動。譬。如。像。那。種。男。女。幼。工。的。工。作。問。題。和。工。作。時。間。問。題。都。是。極。該。研。究。的。就。像。那。種。打。盆。幼。女。不。能。要。求。設。法。改。良。嗎。祖。書。城。道。你。這。是。一。個。社。會。大。問。題。了。我。只。要。知。道。張。雅。雲。後。來。怎。麼。到。堂。子。裏。的。陳。百。忍。道。張。雅。雲。初。進。去。的。時。候。不。是。也。做。打。盆。女。工。嗎。雖。然。他。由。母。親。帶。進。去。的。可。是。到。做。工。的。時。候。母。女。分。開。怎。能。在。一。起。加。着。張。雅。雲。身。體。嬌。弱。得。很。他。雖。然。家。裏。很。窮。可。也。是。嬌。養。慣。的。一。天。做。這。許。多。工。作。實。在。身。體。吃。不。住。而。且。在。廠。裏。做。工。一。點。兒。不。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露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能貪懶他們都有人監督著你對於幼女貪懶他老實不客氣監工的便打上來了還有那女工裏年紀大的他名爲管教幼工其實是凌虐幼工那領工的瞧見他們打盆幼女眼睛看一看別處就用那盆裏滾燙的水潑上來了也有燙得哭起來的他就威嚇禁止因此張雅雲做工不到幾天就生病了到得病好時重來做工過了幾天又生病了一個人面黃飢瘦不像個樣子但是他的娘還要叫他到廠裏去做工鄉鄰人家說你們這位大姐姐只怕有了病咧不要教他去上工在家裏靜養幾天吧他娘道我也知道他身體不健旺可是沒有法子呀他去做做就是一天一角洋錢每月也有三塊洋錢可以貼補貼補家用上海地方房子怎麼貴吃用怎麼貴實在難過日子咧這時鄉鄰人家有一個喚做小阿姨的說你們這位阿囡我倒很歡喜他的他的面孔生得怪討人歡喜的我做主教他不要去做工一角洋錢一天我貼還你好了這個小阿姨在堂子裏做走梳頭的他每日到日新里去梳頭那日新里開堂子的並非

姓張却是姓崔老板娘喚做崔老三人是極能幹的他託走梳頭的小阿姨有什麼面孔好的女孩子他想買兩個你給我留心好了稍爲多出幾個錢倒不在乎此小阿姨那時的念頭便轉到雅雲身上來了時常和雅雲親近又和他娘結交有時還送東西借銀錢慢慢兒的說到這一條路上去說你們阿囡你要教他到廠裏去做工他身體是吃不住的頂好有什麼省力的事叫他去做做不是我說一句話他們吃堂子飯的人真寫意吃好著好又配着好親小阿姨常常說這種話他娘道吃堂子飯可有點兒難爲情嗎小阿姨道咳你不知道現在有許多一品太夫人也都是堂子裏出身咧你現在苦到如此還要強迫他到廠裏去做工准把他小性命也送掉了說得雅雲的娘心裏活動了小阿姨便向日新里崔老三去說崔老三說頂好先領來看看小阿姨便把雅雲領給他們去瞧崔老三很爲滿意蘇玄曼道那一個崔老三我見過不曾見過陳百忍道怎麼沒有見過去年夏天好像是誰請客在日新里張家有一個

第十四回 烟花撲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三十多歲的女人頭上梳了一個相打髻……祖書城道好這個髻名新鮮但是怎麼叫做相打髻請你加一個說明陳百忍道有一種髮髻梳在頭頂心上夏天取其風涼可是這種髮髻最爲結實便是給人家相打那髻也不會散下來所以稱之爲相打髻祖書城道解釋得很明白且講下去陳百忍重說道他頭上梳了一個相打髻身上穿了一件沒有袖子的短衫手裏握着一把芭蕉扇跳出跳進的不就是那個崔老三嗎蘇玄曼道唔好像有些記得陳百忍道這樣一個活跳的婦人我這印象很深不會忘記祖書城道我可還有疑問你說他穿了一個馬甲也就簡捷了怎麼說穿了一件沒有袖子的短衫陳百忍道這也有個說明果然他穿的是馬甲我簡直說他穿的是馬甲了無如他穿的並非馬甲他把一件白夏布短衫用剪子剪去了兩隻袖子他說這袖子本來也有些破了索性剪去了風涼些弄得短衫不像短衫馬甲不像馬甲我只得說他是沒有袖子的短衫了因爲他穿了這件衣服所以使我印象更深祖

書城道我們且把張雅雲的事情講下去。陳百忍道：當時崔老三看了很中意。原來他們當老鴿的有一種特別技能，就是從小兒就看得出這個孩子將來做得出，做弗出，狠有許多女孩子小時節的面孔，倒也很好。到得後來漸漸兒的變壞了，也有許多小時節不過如此。一過幾年，便爾苗條出眾，其餘在舉止動作之間，也很有關係。活潑不活潑，文靜不文靜，從小時節就看得出。據說崔老三的眼睛很兇，一上眼便知道將來有出息，沒出息，再經他一調養，沒一個不出眾的。這時崔老三看中了，就說要買小阿姨，說他娘還不肯賣。咧，他說情願做押賬，押五年，你老三願出多少錢？崔老三不要說，此刻十二歲，押五年，恰好十七歲，現在買進來又不能做生意，給他教曲子，梳頭，纏腳，白給他飯吃，至快也要到十五歲，可以掛牌子，白養了他三年，只有兩年可以做生意，到十七歲上，剛剛可以出風頭，他們便贖身去了。押賬，我可不要。小阿姨道：不知他娘肯賣不肯？崔老三說：你給他說，還是索性賣了的好。我們只管他到嫁人爲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止嫁人以後他去認親生娘不認我們就不管了女兒有良心的他終會來認親生娘的不是你們仍爲母女嗎況且我這裏最好說話就是把女兒賣給了我我們也許他們往來不過開包嫁人等事却要由我做主小阿姨要賺中人錢橫說豎說却把雅雲的娘說活了便將雅雲賣給他身價是五百塊錢崔老三便把他調養起來請了先生教曲子穿得好吃得好不比從前在絲廠裏做打盆女工的吃苦了到十五歲的中秋節後便掛牌子做生意了祖書城道你怎麼知道這樣的詳細呢陳百忍道我自然有人告訴我的聽得崔老三待討人很兇外面却很好說話待他們很好倘在客人面前更其做出很疼惜他們的樣子客人一轉背便換了一個樣子生意好一點的還好生意不好的簡直是夜夜吃生活他打起人來在被頭裏脫光了衣服打的正說到那裏張雅雲的堂差來了問那一位姓祖的陳百忍丟了一個眼色大家便絕口不談陳百忍又指引他在祖書城身旁坐下另外一個跟局的來裝水烟祖書城搖搖手

說不吸的那個跟局的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姐喚做妹妹後來知道這個叫做妹妹的還是崔老三的親生女兒人也生得很苗條是他跟了雅雲的局還帶着一點監視之意雅雲坐下來笑吟吟的問祖書城道大少在那裏看見過的你怎麼知道來叫呀祖書城道有人託我寄一個口信你們房間裏不是一個老二嗎雅雲道我們那裏有兩個老二咧一個大老二一個小老二祖書城道阿呀那倒我沒有問清楚雅雲道大概是老二小老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而且是新來的寄什麼口信我可以代爲傳達嗎祖書城道我自從山東回來有一位朋友的夫人他說有位姊妹在你們房間裏喚做老二雅雲道是的是的這是大老二他曾經和我也講起過的說他有位要好的小姊妹現在山東好像是嫁了一位姓何的這姓何的是在山東當教員嗎祖書城道正是了因爲他有一筆款子曾經從山東寄與他的直到如今沒有回信想問他這筆錢到底收到沒有收到倘然收到了教我問清楚了就寫一封回信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去也沒有別的事。雅雲道：「款子不款子的事，我沒有知道。大少，你停刻兒到那裏來橫豎大老，二一徑在房間裏不出去的，你自己問他罷。他大概沒有人給他寫回信。祖書城道：「他不跟局嗎？」雅雲道：「他不跟大少，你曉得他事情嗎？」他雖然吃了這碗堂子飯，交關怕羞咧，又低低說道：「他也是好出身呀。他嫁在蘇州潘家，實在境況不好。他的男人死了，却留下一個兒子，今年八歲了。他要養活這個兒子，撫孤守寡，很可憐的。雖然在堂子裏比了人家人，還要規矩。客人給他打打棚，他就漲紅了臉，偷然說幾句重話，他就一個人去哭了。所以客人到我們那裏來做花頭，他都是避來避去的。祖書城道：「他兒子已經八歲，不是上學讀書了嗎？」雅雲道：「讀了兩年書了。他爲了這個兒子，另外借了個小房子。我們說何必借小房子，就住在生意上好了。這個錢不是可以省省的。他說：「這一個小孩子不能叫他到生意上來，寧可借人家一間屋子。他還說：「待這小孩子滿了十二歲，他就不喫這碗堂子飯了。不然被人家知道了，叫小孩子不好。」

意思的正說話中間陳百忍叫的花南雪蘇玄曼叫的惜春和縹渺樓也都來了那花南雪大家細細一看果然有些兒和人家兩樣肌膚雖然很白白得有些兒異樣和中國普通的女人顏色不同眼睛上略有些兒黑暈平日之間那婦人們或者太辛苦了以及尅伐太甚磨夜很深的也往往眼眶深陷微露黑暈倡門中人尤甚在他們有種隱語喚做戴黑眼鏡可是花南雪的戴黑眼鏡却是天然並非人力祖書城暗暗想花南雪巫來由人之說或者不虛而且他更能講廣東話他和蘇玄曼本來認得便鈎轉格磔的講起廣東話來縹渺樓和蘇玄曼是初相識惜春雖然年華老大應酬功夫甚好蘇玄曼很賞識他一雙手却只管攜着他的手在自己手裏搓揉說他軟如兜羅這時有唱的有不唱的張雅雲臨去的當兒要約祖書城到他家裏去看老二祖書城說明天來這一天大家總算興闌而散明天陳百忍又和蘇玄曼接風在座除了蘇祖二人之外還有黃元晦諸季屏諸長眞諸君大家又叫局祖書城又叫了張雅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雲那天散席便到了日新里果然那位老二在那裏雅雲恰巧有堂差去了便道二阿姨大少託你陪陪罷他還有什麼口信不口信我纏弗清爽你們自己談吧老二便道大少請坐昨天雅雲回來說起款子已經收到了因爲我自己不識字沒有人寫信所以就擱下來教這裏的賬房先生寫是不好的大少拜託你請你代我寫一封信只說款子如數收到便好了祖書城道這便當的很我寫信去的時候帶一筆就行了老二道大少你是從山東來啊你府上好像也是蘇州呀你動身時看見我們何家阿姐嗎他總告訴你我的事呢不瞞大少說我到這裏來也是沒有法子總爲這個小男我也不是替這個死鬼守節他也是運氣不好沒人提拔也算是時乖運蹇就此死了既然有這一條根芽我總想自己吃點苦撫養他長大至於將來有出息沒出息這要瞧那孩子的造化了老二那時又低低的道小男現在也慢慢的大起來了我在堂子裏也不好聽明年我也想另尋方法了祖書城點頭道這話不差現在却在什麼

地方念書老二道在純中蒙學校不知這個學堂好不好祖書城道很好很好你切不可聽了別人的話更換學堂就這個學堂很好了談了一回兒祖書城即便回去又過了幾天祖書城漸漸爲着他祖母的葬事忙起來了這時候好在兩個女學校已經放假說林書局的編輯事務到年底也稍爲結束就賸報館裏要到十二月的二十五六裏方纔放假却因祖書城那時在平報館裏不是一個重要職役告假幾天也沒甚要緊預先幾天他的表叔何研因就有信來說是「早一點到蘇州來可以籌辦得舒齊一點又說老姑太太的最後一件事我極應該稍盡姪子之分到鄉下去幫幫老表姪的忙無奈入冬以來日與藥爐爲緣屆時恐不能如願」云云祖書城的夫人本來也要回到蘇州後來祖書城說海上寓中無人照看況且又有小孩子到鄉下去也不便天氣又是嚴寒女人們於葬事上又不能相助到葬事畢後照例須在寺院中禮佛一天到那時候再到蘇州來罷祖書城把上海事情略略料理清楚便乘輪回蘇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露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預先早有信給何氏他們備好轎子在碼頭迎接那轎班是認識祖少爺的祖書城乘轎到了何宅果然何研因有病這幾天稍爲好些僅能扶杖在室中徐步有半個多月不曾出門一到晚上剛上了燈他就要睡了祖書城於辦理葬事完全是外行說要託老表叔主持一切何研因道你放心我一切全重託了胡叔琴了他是個內行家裏辦幾次葬事都是他經手我昨天已約了他下午三點鐘到這裏來我們三人談一談好在你們不是從新做起墳來就在祖老太爺的墳上合壙你們老太爺老太太也同在一地這事簡單得很鄉下人也不能大敲竹槓葬事稱家之有無豐儉中乎禮那就是了祖書城唯唯稱是下午三時胡叔琴來了何研因把他請到裏面三人談了一個大致情形原來祖書城此次營葬共有三柩是他的祖母和他的父親母親這三具棺木都寄厝在桃花塢背後的一個五畝園中這個五畝園倒也很古裏面也有許多小小古跡什麼唐伯虎的桃花菴等也在近旁五畝園中花木扶疏也小有亭

台之勝。祖書城在蘇的時候。春秋兩季和他夫人時來祭奠。殯舍不多。却也灑掃清潔。當時原是祖書城的老太爺先故世。那時祖書城年紀還小。山他母夫人撫育成。人自祖書城的父親故後。一貧如洗。偏偏祖老太太以慟子情深。得了一個半身不遂之病。飲食起居一切需人扶持。祖書城的母親上侍衰姑。下撫弱子。每天終在晚上兩三點鐘睡眠。早晨七八點鐘起身。又和祖老太太住。在一個房裏。倘然祖老太太牀上有一點聲息。或是要起來便溺等事。他早立在牀前伺候了。而且十餘年如一日。從沒有一句怨言。凡是祖家的親戚友朋。來沒有一個不深贊祖書城母夫人的賢孝。祖書城小時節。全仗他母親十指上女工。所以爲學費。他本有針神之譽。但是到後來。因爲每日夜裏在燈下針線。做得太久了。眼睛却受了毛病。每夜侍奉他婆婆的當兒。他那婆婆老年。人因爲身體不自由。不免有卞急焦躁的神情。言語他也順受。終說他婆婆可憐。他是個有病的人。誰還同他執拗。一回兒他的婆婆感受他媳婦的賢孝。常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鬻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常來陪他的。小心說我也沒有別的話。祝望你。只祝望你的兒媳將來也似你一般的孝順。你可憐祖書城的母親。因爲積勞太甚。到五十多歲上先辭了他婆婆。故世臨死時。還把八十多歲半身不遂的老姑託了他自己兒媳。就是祖書城的夫人了。說好好的侍奉祖姑一條重擔卸在你肩上了。可是祖書城的祖老太太一個老年人。又經着這樣一個慘變。那裏支持得住。雖然他的孫媳也和他媳婦一樣。也是同住一房。早夜當心他。爭奈年紀輕的人。那裏有從前那樣熨貼。夜裏又容易睡着。總有不到之處。不到幾年。祖書城的祖老太太也故世了。他們故世的順序。是如此的。每次出殯。總是暫厝五畝園中。所以祖書城把這個五畝園看做山邱華屋。地府家庭。到運柩的那一天。胡叔琴早預備了兩艘船。一艘是裝上三具棺柩。一艘是比較的小一點兒。預備人坐。除了祖書城和胡叔琴外。還有祖書城的一位表兄。姓李號申如的。此外何宅的兩個男傭人。一衆人。便向支硎山下白馬澗進發。早晨八點鐘開了船。到下午一兩

點鐘便到了。便由胡叔琴指揮運柩上岸到了墳塋屋裏。那天正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墳上工程便從今日起。在夜間子時破土。却喜這一日天氣轉暖。溪冰盡解。李申知道這兩天却是臘月裏最暖的天氣。想是這幾位老人家冥中保佑。教我們做事的不致寒風瑟縮。胡叔琴向空望了一望。說這天只怕靠不住。咧你瞧這黃澄澄的太陽。怕是個釀雪天氣吧。他們一行人到墳客屋子裏。這一村人都來瞧熱鬧。聽說城裏人有墳工事。全村的人都要利益均沾。連三四歲的小孩子在地下抓了一把泥。捧在墳上。名爲添土。也要給他幾個添土錢。和這班做墳的工人講價論工。自有胡叔琴對付一切。工事不必細述。二十一日那一天。便是墳工進行之日。依着昭穆位次開好金井。祖書城恭恭敬敬把他祖老太太和他的老太爺老太太奉安在壙穴之中。總算大事告竣。原來這一塊墳地。還是何研因的祖老太爺當時承辦。地域很大。祖家兩代單傳。因此連祖書城夫婦歸骨之墟。也可以在此中。祖書城一面督工。一面向周圍眺望。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露身 風雪漫天孤兒餐葬

那時嚴冬天氣更是水寒山瘦果然不出胡叔琴所料一幅饜雪天光現在眼前天上的雲漸漸兒堆積的厚起來了起初陽光還從雲隙中透出一二分鐘光景到後來便深藏在雲幕之中再也不露臉了陰沉沉的天容但見寒鴉作勢盤旋天空繞着幾顆大樹好像他們也知道天有欲雪之意幽淒冷峭的北風一陣陣從山上吹來祖書城想這個境界在熱鬧的都市之中那復嘗得惟在此荒寒枯寂的山村中使人起那種習靜的感想其實小樓孤燈深夜讀書也一樣的寂寥因爲這裏有種種的自然景物愈加使人感觸祖書城在墳前時作冥想胡叔琴却不住的催促鄉下人快些趕成了工事只怕天要下雪了完工了請你們大家喝酒也可以大家暖和一暖和到了廿二日夜裏便飄起雪來幸虧那個雪還不大墳工也已成了十分之七八就在廿三那一天的早起圓塚就是下大雪也不怕的了可是天氣却驟然之間冷了許多直到圓塚已畢彤雲密布飄飄揚揚下了一天大雪胡叔琴道這天也真是巧得很了若

是早一天下雪。却與墳上多少有些不便。現在是隨他下幾尺雪。也沒有關係了。祖書城環顧四圍。一白無垠。好似添了許多精彩。山間積雪照眼。通明。又似那個山肥了許多。墓前本有一個照池。那照池裏的水也都冰了。照池那邊有一塊松原。種了有幾百顆松樹。墓的四周都是松。哇。原來那個看墳的墳丁。雖然是一個寡婦。平日之間很爲勤謹。除了春夏養蠶之外。便是種稻。有餘暇。便也種種雜樹。他是喜歡種松樹的。因此在他的土地範圍以內。種了不少松樹。春來有好幾畝田裏都是松秧。長大了的。便栽到別地方去。現在這一帶松原上的松樹。雪飄下來。都一球球的。棲在松樹上。宛如開的白花一般。分外好看。那祖家墓門傍的樹。也都戴着一片雪光。那祖書城的表兄李申。知道書城人家辦葬事。都雇了紮綵匠。到鄉下來。紮綵。你是做人家。不肯紮綵。不想我們外祖母和母舅。舅母的葬事。合該要紮綵的。你不紮綵。天工自然來給他們。紮綵只怕雇了紮綵匠。還沒有如此的勻稱。咧。祖書城道。這個自然世界上的事。人工

第十四回 烟花撲地弱女露身 風雪漫天孤兒營葬

雖巧那裏可奪天工。那天胡叔琴把鄉下人都開發完畢。又備菜向臺上祭奠。一番祭菜。便請了鄉人們午餐。已畢。胡叔琴道：天寒日短。我們早下船罷。不然趕到城裏。只怕今天要來不及了。祖書城道也好。待我到墓前一拜。即便下船。這時新塋已成。幾個土饅頭上已雪白的鋪了一層雪花。祖書城暗暗通神。默告祖父母及父親母親辭別他們老人家回去了。不覺淒然淚下。胡叔琴連連催促說快走罷快走罷。遲了來不及進城了。祖書城被他催的急了。只得跟着他走走。走了十幾步。再回頭望望。只見墓門前兩個蓮花石柱都罩着雪。好似兩個巨人穿了白衣拱衛在墓門之前。這時大家步行到船邊。下船解纜。啟行。那雪只在空中飛舞。却沒有住過。從船窗裏望出去。兩岸都已雪白。胡叔琴與李申如兩人。都能喝酒。他們在白馬湖的鎮上已經沽了一瓶燒酒。又買了一大包的花生。幾十塊豆腐乾。還有蘿蔔乾等物。在船中剝花生。喝燒酒。祖書城却不住的在船窗裏看外面的雪景。却見對面來了一隻漁船。一個老頭兒披着

一件。簑衣。戴着一頂。蓑笠。一個人。搖着船。那老兒。正在撒網。祖書城。猛然記起。古人的詩句。中有兩句道。『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個情景。正似一幅。天然的畫圖。一刻兒工夫。便過了。西新橋。忽聞市聲。喧雜在荒村中。不過幾天。好似別有境界。現在又到喧囂的地方來了。原來這時候。已經臘鼓。頻催。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便是送竈的日子。正是

莫訝。彫年。催急景。荒江。風雪。夜歸舟。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且說祖書城。營葬已畢。風雪歸舟。到了閩門。已經萬家燈火了。從那市聲。喧雜中。進了閩門。便一路到桃花。隔來。仍舊到了何宅。何研因這兩天。身體比較的。健朗一些。談了些葬事。又說你們去了。我就怕這兩天。內下雪。知道太暖。和了。天氣。一定要變。現在總算還好。到第三天。方始下雪。咧。又說這兩天。太辛苦了。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齋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早些睡罷。你夫人不是明天到嗎？我已吩咐賬房裏明天打轎子到戴生昌碼頭上去接了祖書城謝了他。正要出來，何研因又道：「不差還有後天的佛事，我也代你去定了。在藥師菴裏和尙十衆拜大悲懺，一永日加穿紅袈裟。這不過好看一點。這一次幾位老人家入土爲安，已總算是一件吉事了。夜裏是否應有法事，我沒有給你定下。你自己斟酌罷。幾家至親他們都要來叩叩頭。大半都已知道了。朋友可以不必驚動了。罷。祖書城道：「多謝老表叔周到。至夜裏的法事，我想不用了一則。天氣太冷，何必教人家熬夜。而且年尾歲闌之間，二則那些法事，左不過是放放燄口之類，也沒甚意思。況且過了後天，我也就要到上海去過年咧。何研因道：「那末也好。素菜定幾席，也沒有說定。不過說了一個大約，教他們預備三四席。倘然到了那天，客人多，要添一兩席。那個藥師菴裏也添得出祖書城答應了出來，便自去睡。因爲前幾天磨夜太辛苦了，倒頭便自睡着。到了明天醒來，已是紅日三竿，屋瓦上積雪被暖日一烘，便有融解。

之勢到了上午十一點鐘時候祖書城的夫人來了還帶着他的女孩子青兒何宅內眷都出來迎接吃了午飯祖書城見天氣放晴却去訪問訪問幾個舊雨那時呂心芙還在師範傳習所教書聽說明年地方上便要設立許多初等小校就由師範傳習所畢業的那一班人去辦他們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一班人就要辦幾個高等小學以爲模範這時候蘇州興學之風甚盛各家私立的學校也就不少可是那些菴觀寺院中却起了一個恐慌因爲這都是公共場所就怕被地方上充了公去改辦學校奪了僧道噉飯之地沒有人護法的岌岌可危尤其是那種尼姑庵怕被人家來覬覦東去託人西去託人幸虧蘇人還是溫和一派不是那種強占霸奪的只揀幾處荒廢的叢林改了學校其餘也不去侵擾他祖書城往訪呂心芙又知道汪棣年到了甯波孫君合又上了日本卓伯齡也往上海去了祖書城道伯齡到上海去我却沒有碰到不知他在那裏呂心芙道和你平報館是很近咧他就三馬路大清銀行裏他現在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棄儒學商了。祖書城道原來伯齡投身於金融界中，那是好極了。像我們弄來弄去，總鑽在故紙堆中，他能特關一蹊境，自然勝人頭地。呂心笑道：「不過雖入金融界，只怕也仍舊脫不了故紙堆中生活。初進去也無非是司文牘筆札之類，我們沒有進去的人似乎很羨慕他，及至進去了，你瞧他們每天所弄的那些紙片以及信札電報等等，無非鬧些銀錢上的數目問題。一天到晚所見都是這類東西，幾個月弄下來，又要嫌着枯燥，沒有興味了。倒不如在教育界言論界比較上有趣得多。說着大家都笑了。這時呂心芙正在預備明年開辦高等小學的種種事情，便和他告別。呂心芙說明天橫豎要到藥師庵去叩頭，明天再談祖書城。又到元妙觀前去了一趟，在茶館裏尋幾位朋友，只見元妙觀前非常擁擠，原來每到年底蘇鄉各處多到城裏辦年貨，觀前街是城內的中心點，商店薈萃之區，加着街道既狹仄，兩邊的店家各把櫃台裝出階沿之外，來侵占街道，你侵出八寸，我便占出一尺，各相競爭，因此愈加顯出狹仄來。

了。今天却尤其討厭。你道是什麼。原來這一帶店舖家家有樓。上面都有一個斜簷。撐出在外。恰在街心。下雨的時候。那雨水可以不滴入櫃台中。今天因爲昨天下了雪。那雪都積在瓦屋及斜簷上。經暖日一烘。雪便融化了。所以雖是天晴。簷溜如注。而下人非荷傘而行。不可。地下又是泥濘。石滑。十分難走。祖書城在茶館裏。略坐了一坐。也便回去。這天何研因身體又好了一些。便和祖書城說。這兩天身體大好。想來是老天照應。怕的近年近歲邊。還睡一個病人在牀。多累了。健康人許多。手脚所以慢慢兒好起來了。要是明天還好一些。我想到藥師庵裏去拜一拜。咧。祖書城道。這次多蒙老叔費神。小姪感激不盡。明天藥師庵可以不必去罷。貴恙剛好。怕的又勞動了。不好。何研因道。這是老姑太太最後的事了。能去拜一拜。須得前去滿擬。陪你到鄉下去的。爲病所阻。甚是抱歉。勞動呢。也沒有什麼勞動。橫豎坐轎子的。有轎夫。的脚。代我走路呢。到了明天。一清早。約莫七點鐘的光景。祖書城便帶了何宅的一個傭人。逕到藥師庵。

第十五回 齋寺鐘聲營營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裏來這藥師庵也離桃花隔不遠就在城西雙林巷邊曲徑通幽從一條修道中進去方是禪門進了禪門就是大殿祖書城來的時候雖然很早可是大殿上的僧衆已經在那裏啟懺禮拜再進去是有好幾間客廳都預備人家到庵寺中禮懺招待賓客之需祖家也借用了庵中最大的一個客廳先一天早把祖書城的祖父母及父母的喜容送來張掛在上面點上了兒臂粗的一對巨燭供上什麼三果架盆裏面也有什麼黑棗龍眼之類外用一個鐵絲罩罩住裏面的那種乾果只能看不能吃也不知幾年前的東西早已蛀蟲絡索了此外又供了八隻細點茶食盆子這都是新鮮的祖書城的夫人到了蘇州後購辦的祖書城上了香拜了一拜不一刻兒這藥師庵裏的住持老和尚進來謁見只見他鬚髮皓然年紀約在七十以外戴了一個大風兜穿了一件褐色大袖僧衣手裏還握着一串念珠合掌爲禮道大少爺是幾時回府的聽說一向在上海得意呀原來這個老和尚從小就認得祖書城的祖書城家中做什麼

佛事都在他那個庵裏做。這老和尚法名無塵，便是那藥師庵裏的方丈。那城裏的和尙，却和鄉下的和尙不同。鄉下的和尙，擔簦風月，嘯傲林泉，不爲城市所拘擾。城裏的和尙，可是不能他要應酬施主，主持寺院中一切事務。幾個大叢林中，更是場面闊綽，規模宏大。咧！這時那無塵老和尚進來，和祖書城周旋一晌。祖書城也和他敷衍說：多年不見老和尚，却並不見老和尚越發的豐澤了。老和尚道：不濟事了。照我們出家人，就不應該住在這城市中，爭奈這幾年來，敝庵內經懺香火日盛，也要有個人支持。因此使我不能抽身。現在我的徒弟當家了，不過有許多地方，他不知道。幾位施主們，他也不太熟悉。一兩年後，我便可以完全不管了。坐了一坐，笑吟吟的自去。說有什麼事，可以吩咐下來，不用客氣。臨行又吩咐香工們：小心伺候，不要跑開，留心茶水部署。既定漸漸的有來賓到了，還有差人來送禮的，都是些禮券、什麼紅燭、一觔清香、一棵還有紹酒十斤的。幾家至戚，竟有送錢的兩元、四元不等。每個封袋上黏着一紙簽條。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警齋冥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上書「奠儀」兩字。蘇州的風俗，凡是在寺院裏做佛事，往往幾家至戚的人，家都送冥器、紙錠等物。這些冥器說來可笑，都是用張紙、蘆管等製成的。做那種冥器的，稱爲紙紮店。在城裏頭有一條街道，喚做清嘉坊。紙紮店極多，而且做出來的器物都是做真，往往有幾件東西，驟然之間一瞧，幾乎疑心是真的。也能製出種種精巧的首飾。清嘉坊一條街上，除了紙紮店以外，還有許多銅製的仿金銀首飾店，比戶而列。因此蘇州人有一句俗語，叫做「清嘉坊的首飾」。意思便是說都是假貨罷了。且說那天藥師庵中祖家做佛事，幾家親戚也都送了許多冥器。冥鏹之類，都要按着送物的輕重，開發脚力。祖書城那裏懂得這些，幸虧他夫人在九點鐘的時候也坐了何家的轎子來了。他於這些冥器冥鏹，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都有條理。那天最普通的都是那些紙紮的箱子，把幾根蘆柴做骨子，四週糊了紙，裏面都是些用紙剪成，用漿糊黏成的衣服、衣裳，小得僅有一尺多長，帽子也不過和飯碗大小。祖書城見了和他夫

人說道豈有人死了便縮小到這步田地這些衣裳可以穿的嗎他夫人笑道我記得那一部書上不是有『新鬼大故鬼小』兩句話嗎因此他們做這小的衣服了這也是書爲證的祖書城明知他夫人強詞奪理也不去與他分辨這天除了那種紙糊衣箱之外還有那種錠庫這是以麥草編成的中貯用錫箔摺成的錠這種就稱之爲冥庫江浙兩省大都通行蘇州比較的編得精緻一些就中以何宅所送的冥器較爲考究更有祖書城的姊姊徐姑奶奶送了一隻仿真的紅木官箱裏面全是些錫紙製的墨西哥銀圓約有四五百圓和真的一模無二而且每一枚銀圓上都念了一遍心經祖書城的夫人說這是最有價值的東西開發脚力應該特別豐些祖書城却獸頭獸腦的嘆了一口氣道不想外幣的輸入其勢力已經達到了冥界正說話中間兩個紙紮店裏的學徒提着許多的冥器嚷道祖家做道場可是在此地祖書城夫人連忙答應道是的是的正是此地祖書城瞧時只見除了一隻紙製的大衣箱之外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齋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還有許多仿真的器具。一隻脚爐。一隻手爐。以及面盆。手巾。鏡匣。茶壺。茶杯。水烟袋。等等的雜物。原來這都是祖書城夫人定製的。此刻却送來了。祖書城道：「這是做什麼的？你弄了這許多冥器來？」他夫人道：「你不必管他。這是我孝敬太太及老太太的。你又要說我迷信了吧？」一轉眼間。只見青兒捧着一個紙製的脚爐。走到他娘面前。說道：「媽呀！燒一個炭基在裏面吧！」他娘道：「發痴咧！這是錫紙做的呀！燒個炭基就燒破了！你不要弄弄壞了！不好說着！」又來開那紙製的大衣箱。只見裏面的衣服不似剛纔瞧見那般一尺多長。竟和生人一樣長短。有夾的。有棉的。還有皮的。棉的居然也翻了棉花皮的。在衣服的裏面。有紙剪成絕細碎似羊皮一般。其餘鞋帽之類。簡直都有樣子。給那冥器店裏。祖書城道：「這不是一天工夫做得成的。你幾時定製了的呢？」他夫人道：「這是我前四五天便寫信給何宅姨太太託他們定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冥間所用。不大吉祥。年夜歲邊不好送到人家去。所以我教紙紮店裏送到庵裏來的。祖書城覺

得那些東西都是屬於無聊的迷信。但是事已如此也不必說了。即使把這些冥器屏而不用也不能祛婦女迷信之心。這個當兒賓客也漸漸來得多了。他也要去應酬許多親戚朋友何宅的內眷也來了。幾位以及幾位姑奶奶們自有祖書城的夫人招待何研。因那天果然也坐了轎子而來。那天的來賓有四十多人。四桌素菜不夠又添了一桌靈幃前也供了一席祭菜都是高裝滿獻到了午餐時候。那十衆戒僧各各穿了紅袈裟進來上供。一時鑪錘齊鳴梵音競作倒也十分鬧熱。那何研因素來對於禮佛念經等事很爲注意的就是今天僧衆所拜的大悲懺他也能背誦如流。上供已畢便擺上素齋賓客入席。女客們在後軒另設一席。何研因說還是蘇州的寺院靠得住一點。上海的那些寺院簡直是胡鬧就以拜懺而論真是潦草終局譬如拜大悲懺蘇州從早晨八點鐘起到下午五點鐘止要拜六回。十衆就是六十部。上海只有五回開懺得遲散場得早。這倒不去管他因爲上海寺院的規矩是如此的。不必說他。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了。就是他那儉減得太厲害了。有許多經文他都縮短了。當拜的地方也就不拜。應該稽首的地方他只把身體隨衆。僵僵一下子。這未免太省事。咧。俗語說得好。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你既得了人家的襯錢。也該忠實地給人家賣點氣力呢。這時來賓中的胡叔琴也常到上海去的。他道。上海的和尙真是呀。呀。乎。就把每一回拜懺的時間而論。比較蘇州還不到四分之三。襯錢倒改了洋碼。還比蘇州大。并且那班和尚。大一半。靠不住。只怕吃肉和尚就不少。咧。何研因道。上海有好幾個寺院。生涯很盛。人家做陰壽啊。週忌啊。每天常常有好幾家。差不多。逢着做佛事。就要半個月前去定好。否則就沒有地方。既然這樣。生意好。也要做到道地點。他們吃飯的時候。也要念念消災經啊。怎麼便這樣的搭漿。他們以為俗家人不懂。那一年我在上海一家親串家做佛事。也是拜的大悲懺。儉減得真可笑。拜儀減去了不少。連念經也只有頭尾把中間一段儉過。在相同的句子上。似我們從前做搭題文一般。搭過來了。這到底不是小孩子。

背書何苦如此一卷彌陀經人人知道的他們也可偷脫一段要是冥間真有地獄別說他們能超度人家就要請他們先入地獄咧這天賓客中除了有十餘人如沈遂庵等一拜即去外其餘都在那裏用齋這時祖書城表兄沈選青的兒子喚做沈玉如就是祖書城從前教過的學生也有十四五歲了祖書城見了不免想起沈選青來問問他家裏的事又說你父親有許多稿子好好的保留將來可以印成一集還有沈選青的姊丈姓黃號懷白也來一拜祖書城問起方知黃懷白已添了三位甯馨兒第三個剛剛週歲小名陶官生而英巖還有汪凌霄的兒子也有十二三歲小名雪佳年紀雖小大有老成人的丰采因爲這時候正在年假之中大家不必上學都到庵裏來偏偏那位祖書城最喜歡和這班小朋友周旋何研因的兩位令郎大的號祉昌第二的號逢源也都來了另有一房何宅住在觀前閭邱坊巷也和祖書城弟兄行大的喚作建霞就是在浙江得過盞捐局差使祖書城的業師朱靜庵在他那裏幫忙得病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齋餐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回來的第二位喚作旭初。聽說有志於歐西的醫學。原來這藥師庵的素齋。本來是有名的。加着天天吃魚肉的人。偶然來吃一天素菜。也不覺得討厭。因此大家倒也似狼吞虎餐一般。吃過了飯。賓客也漸漸的散去。何研因是新病初愈。他只吃了半碗飯。過午後。即便回去。天寒暑短。不久也就夕陽西下。和尚又進來送靈道場。也就散了。祖書城和他夫人。攜着青兒。從蘇州動身。回到上海。的那一天。已經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了。依舊在戴生昌輪船局包了一個房艙。到輪船開行以後。他夫人向祖書城道。我告訴你一件事。就是你在上海動身的那一天。何家的舅母。忽然尋到我們家裏來了。祖書城道。呀。他們在上海嗎。我以為他們還是在角直鄉下。咧。不是上半年我在山東還寫信來教你探聽他們情況嗎。現在的境況如何。他夫人搖頭道。不好。上半年寫了一封信去。沒有回信。我以為必是他們沒有人寫回信。也就疑心他們搬到別處去。誰知他們從去年始。已經搬到上海來住了。你可知道淵珠小姐病了。病得很厲害。祖

書城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他夫人道好遠呀還在西門過去簡直是一個鄉下地方了地名叫做小市橋祖書城道西門過去那不是在高昌廟嗎早知如此我不是常常到女蠶學校教書乘便去看看他們也很便呢他夫人道我也如此說不過他們不在高昌廟那一邊這邊不是有一座斜橋嗎到高昌廟是要上斜橋到他那邊是一直過去不用上斜橋呢那舅母說本來也不知道我們住在上海是遇到一個蔣家的舊傭人知道你住在上海告訴他在平報館裏辦事他便到平報館裏去問了是平報館裏告訴了我們的住址纔尋得來的境況是非常艱難神情是非常狼狽我手頭也沒有錢給了他兩三塊錢留下一個地址我說明天准去望他祖書城道去了不會呢他夫人道怎麼不去那地方好遠我聽得舅母說淵珠妹妹雖在病中胃口還好我便燒了半隻鴨煮了一塊火腿帶了去可憐他們母女兩人住了人家一個亭子樓也只有張床母女兩人同榻而臥房間裏是藥爐茶竈滿地皆是真正連坐的地方也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沒有不是說一句刻薄話。走進房間裏去，便有一股難聞的氣息。這也難怪。據舅母說，你們這位表妹病了已經半年了，尋常不大起牀，偶然起來一兩天支持不住，仍舊睡倒了。那房子裏只有兩扇小窗，他們又不大開掛了一個窗帘。本來是白色的，現在已經成爲焦黃，好像是不放太陽光進來的。所以那屋子裏愈加覺得暗沉沉地。我從外面進去，幾乎瞧不出他在那裏。祖書城道：「你瞧淵珠妹妹病得怎麼樣？他起來沒有起來呢？」祖書城的夫人道：「病是實在憔悴，可憐不成樣子了。他本來擁衾坐在床裏，見我去了，便想起身，但是我看他實在支持不起。我便按着他，不教他起來。我說：『妹妹病了，不要客氣罷。』昨天舅母來了，方纔知道你們也住在上海。不然我們就要早來看妹妹。咧，他說病到這個樣子，簡直是像一個鬼了。承蒙嫂嫂特來慰問，中心感謝。可是這個地方湫隘，真是不能插足。而且這房間裏完全是病人氣息，嫂嫂怎能受得住這個地方？真是太褻瀆你了。我是不大起牀的了。母親還要略做一點女工。我們母女

兩人相依爲命。苟圖殘喘。罷咧。說着他又教他母親把那小窗開了。我說不好。怕的有風於病體。不宜他說房裏有氣息。我說沒有氣息。其實你想這樣一個小房間。一個病人。永不起牀。窗又不開。不見天日的地方。怎能沒有氣息。祖書城道。這也很可憐的了。你瞧他。這病還有救嗎。他夫人搖首道。只怕有些難了。病了有半年多。他自己知道這病是不會好的。我只得安慰他道。舅母來的時候。方知道妹妹病了。你表兄因爲辦老太太葬事。所以到蘇州去了。不然他自己也要來的。妹妹的病。想是偶然的。年災月晦。不久就會好的。安心養病。切勿勞神。待妹妹的病好一點。我們還要請舅母和妹妹到舍間盤桓幾天。這個地方太荒僻。遼遠。或者大家遷移得相近些。也有個照應。他却點頭微笑道。嫂嫂的意思。非常感激。可惜我沒有這個福氣了。我現在是一個等死的人罷了。我自己想。這病是再不會起牀的了。久病的人。便似受罪一般。受不住那種痛苦。但願早早脫罪。但願那個魂靈早早脫離軀殼。我這種病體支離的人。也不能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再遷居大概這一間小樓是我的畢命之區了他說到那裏不免有些淒然我不得不和他講些別樣的話他也神志甚好便問寶哥近來身體很好嗎他南北奔波聽說也很辛苦我們有好幾年沒有見面了現在你們有幾個小孩子又說你們真是有福氣的人說話時我瞧他時時用手去扶頭後來知道他時時頭眩可見病是不輕我說只怕你怕煩不能多講話他却說不要緊講講話心裏倒覺得舒暢一點我又說怕是我來了你特爲坐起來的還是睡平穩了罷他說不能睡下去一天到晚就這樣的倚在牀上一睡下去一口氣就推上來了祖書城聽了歎了一口氣說道是他父母害了他爲甚的不好好兒給他對了一頭親事我想早些嫁了或者不至於有這個病罷他夫人道那天舅母來了我們也談起說從小因爲太鍾愛了對親的時候選擇得太苛橫也不對豎也不對嫌人家的家世不好財產不豐等到後來自己中落了對親愈加難了說有一家人家家世倒也很相稱不過是討的續絃年紀大了有十多歲這

位。淵。珠。小。姐。不。願。意。說。夫。婦。之。間。相。差。爾。許。年。紀。分。明。是。像。個。父。女。了。後。來。又。有。一。家。家。裏。倒。也。頗。堪。溫。飽。年。紀。也。不。十。分。大。是。在。人。家。當。一。個。賬。房。先。生。不。過。這。位。先。生。的。出。身。不。大。高。貴。舉。止。很。粗。俗。淵。珠。小。姐。也。不。願。意。說。甯。可。一。世。沒。有。男。人。却。不。願。嫁。這。等。人。便。這。樣。的。一。年。一。年。蹉。跎。下。來。到。得。後。來。他。索。性。矢。志。不。嫁。雖。有。人。家。來。做。媒。他。也。一。概。拒。絕。了。再。過。幾。年。連。做。媒。的。也。沒。有。來。了。他。們。母。女。兩。人。要。是。不。生。那。個。病。做。做。女。工。還。足。自。活。無。奈。一。個。女。兒。生。起。病。來。一。個。母。親。又。要。侍。奉。他。這。就。覺。得。十。分。難。了。祖。書。城。也。點。頭。歎。息。看。官。們。要。知。道。祖。書。城。和。這。位。淵。珠。小。姐。却。是。姑。表。兄。妹。祖。書。城。的。外。祖。家。何。氏。從。前。也。算。是。個。小。康。之。家。他。的。外。祖。何。蘊。玉。乃。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商。家。生。了。四。女。一。子。那。第。二。個。女。兒。便。是。祖。書。城。的。母。親。了。祖。書。城。的。母。舅。却。教。何。松。濤。生。平。不。善。經。商。又。不。事。舉。業。倒。是。喜。歡。畫。幾。筆。畫。喝。幾。杯。酒。拍。拍。曲。子。打。打。圍。棋。是。一。個。瀟。灑。寫。意。人。那。時。何。家。還。是。豐。盛。時。代。祖。書。城。的。外。祖。何。蘊。玉。是。個。喜。歡。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警齋餐莫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熱鬧的人家裏的房子也大。春秋佳日，常常接了許多親戚來往。祖書城有三位姨母，還有許多堂房的，因此表兄弟姊妹們極多。但是他母舅只生下這個女兒，也沒有兒子，因此頗加鍾愛。就是這位名喚淵珠的了。到六七歲的時候，也不纏腳，也不穿耳，着了男小孩子的衣服，便這樣的跳出跳進。這時大家也不呼他爲妹妹，只呼他爲弟弟。年紀比祖書城小三歲，却是一個兒時游侶。有一天也是嚴寒下雪的天氣，那個雪花似手掌一般大的飄下來，何家的花廳外也有一個池子，幾疊假山登時成了個瓊裝玉琢的景象。小孩子家見了那一天天的雪，格外喜歡。祖書城早晨起來，就和淵珠兩個人弄雪，大家搓成了許多雪丸子，互相拋擲爲戲。正在互相把雪丸拋擲爲戲的時候，不提防從淵珠那邊一個雪丸飛來，正打在祖書城的眉梢上。祖書城叫聲阿呀，連忙把兩手捧住了左邊的眼睛，痛得哭了出來。額角上却還帶着殘雪。這時淵珠嚇極了，便道：「怎麼樣？怎麼樣？」祖書城只是捧着左臉，不開口。淵珠道：「可是打在眼睛上。」

別把眼睛打瞎了。祖書城道：「還好，在眉梢上，淵珠拉開了。祖書城的手拭去了額上黏着的殘雪，便道：「寶哥，我不是出於有心，你別怪我。不知可要腫起來。」祖書城道：「誰怪你好了。此刻不痛了。這時也不敢再拋雪球。停了一回兒，祖書城向鏡子裏一照，眉梢上腫起好似半個核桃兒。淵珠急得要哭了，說：「好不好，被媽知道了，一定要打我了。」祖書城道：「不要緊，我不說你擲的就是了。」後來祖書城的母親見他眉梢上腫起一塊，便問他是怎麼樣的。他却說是自己偶一不慎，跌在雪中，他母親便把他申斥一頓。完事又有一回，正在暮春三月，草長鶯飛的時候，祖書城的外祖家有一個小花園，因為不事修飾，也漸漸兒荒圯了。可是園中花木極多，到了春暮的當兒，倒也雜花滿樹，羣蝶亂飛，大有紅酣綠肥的景色。這時祖書城跟着他母親住在外祖家，他母親怕他荒嬉，和外祖家同居的有一個塾師，便在他那裏附讀幾天書。那個淵珠也算在那裏上學。其實十天裏也不到五六天學堂。他們家裏以為橫豎是個女孩子，隨隨便便。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齋營奠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第十五回 蕭寺鐘聲營營冥 孤樓燈影多病多愁

都好便是上學的那天也要等吃過了飯到學堂裏來坐這兩三個鐘頭祖書城附讀在這個學堂裏以後那淵珠倒來得勤一點兒你道是什麼緣故爲的是一放學便可以結着伴去遊玩他們放學以後老是到這個荒廢的花園裏去那天淵珠瞧見假山石的旁邊有一棵桃樹花正開得爛熳淵珠想把那花開得最盛的一個極枝折下他便立在假山石上舉起兩手來攀折那花無奈身體短小搭不着樹枝試了幾回終攀不上祖書城在下面喊道淵弟弟你下來我來拗給你我比你身體高淵珠果然從假山石上下來祖書城便立上去誰知祖書城也還攀不着極力的顛起了足尖兒還差着三四寸祖書城笑道這可沒有法子了我也拗不着不要折取了罷淵珠只對着那枝桃花出神說我一定耍這枝桃花正是

有花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愴神

未知折了此花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且說祖書城小時節在他外祖何家一個荒廢的花園裏和他表妹淵珠折取一枝桃花兩人都在十歲以內身軀矮小攀折不毅祖書城說不要他了罷淵珠却一定要他原來這個女孩子是任性慣的他說要就一定要到手方休祖書城道你偷然一定要他我有個法子在這裏淵珠道是什麼法子呢祖書城道你偷然一定要這一枝花讓我站在假山上我抱着你不是你高過於我嗎那時你就可以拗這花下來了淵珠笑道試試看那時祖書城和淵珠兩人都站在假山石上祖書城便把淵珠抱了起來喊道淵弟弟你別向下面瞧只管折花好了原來這假山石底下就是一個池却還留着淺淺的池水鋪着一層碧綠的水藻祖書城怕的淵珠向下面望了心中膽怯可是祖書城教他不要向下面望反而提醒了他他向下面一望心裏便有些兒怯加着年穉力弱不過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雖然攀着了那花枝可是那極枝很有韌性他把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兩隻小手很命的拗這花枝盛開的桃花花瓣已經開放滿足一經觸動花瓣都紛紛落下那淵珠被人抱着又用不出力手腕顫動那桃花枝上落英繽紛只飛灑了祖書城滿頭滿肩雖然折得這一枝桃花下來却有十分之三的花瓣已經脫落了淵珠却還說可惜可惜枝上少了許多花可沒有知道他們兩人正在折花的當兒却被何家一個老媽媽瞧見了這老媽媽在何家已經三十多年頭髮都白了便進去告訴了祖書城的母親說你們寶少爺給我們淵珠小姐站在後園假山石上折花因爲折不着你們寶少爺還抱着淵珠小姐你想假山下面便是一個池子跌下來是性命交關呀祖書城的母親聽了便說快把他兩人喚來正要喚他們時只見祖書城和淵珠各人腋下各挾着一個書包淵珠手裏還握着一枝桃花縱縱跳跳的進來祖書城的母親道你們從學堂裏一徑到這裏來嗎祖書城道不我們到園裏去玩了一玩這時祖書城見母親的臉色不對便不敢多話了他母親道剛纔老媽媽在後園看見

你們立在假山石上折花。可有此事。因爲身體短拗不着。你又把淵弟弟抱了。起來。可有這事。祖書城這時慢慢兒放下書包。便不敢言語了。他母親道。我知道淵弟弟年紀小。他想不出這個主意。一定是你想出來的。壞主意。你自己站在假山石上。還把他抱起來。你自己有多大脚裏一軟。跌下去。便是一個池子。兩條小性命。都要不保了。你自己想想。危險不危險。祖書城拭着淚道。淵弟弟。他要折這枝花。我說不要了。罷他。一定要我纔想這個法兒。他母親道。你年紀不比他大嗎。你可以勸阻他。他一定要時。你可以喚一個大人給他折下來。難道就想不出了嗎。我今天也不打你。關在房裏。給我念書。夜飯也沒得吃。這裏把祖書城拘禁起來。那邊也把淵珠要加以撻楚。兩人都受了責罰。幸虧何家的人多。大家勸勸夜飯。仍舊有得吃着。從前做女孩兒的。有兩樁苦事。一件是裹足。一件是穿耳。那淵珠因爲祖父母和父母所鍾愛。裹足也甚遲。因此他一向作男裝。至於穿耳那件事。比較裹足的痛苦。要小些。不過暫時一痛而已。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那年的七月七日雙星渡河之辰蘇州的風俗這一天算是小女孩兒穿耳朵的好日子淵珠的祖母主張要給淵珠穿耳便哄他道穿了耳朵我一副真珠子的環子給你戴淵珠問痛不痛他祖母說一些兒不痛好像蚊蟲叮一口的樣子淵珠聽說不痛又有真珠子的環子戴自然願意了他們便先把一粒糯米在耳朵下揉成一點然後用金針刺破到底是很有些痛當時淵珠因痛而哭了那祖書城獸頭獸腦見了人家哭他也哭了不想這一哭却惹下許多人的譁笑便有許多親戚說他們一對小兒妹要好得很所以一個哭了一個也哭了其實祖書城何以陪哭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這一哭却哭出一個祖書城和淵珠締婚的問題來當時祖書城有位姨母姓張的便和他母親說我來做個媒人把淵珠給了你們寶少爺好不好祖書城的母親道我倒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但是我們家裏全由老太太做主待我去探探老人家的意旨他母親歸家以後便中却與老太太說起此事祖書城的祖母道好是甚好不

過。近。來。你。們。老。太。爺。很。得。意。我。們。是。個。寒。素。人。家。從。來。嫁。女。兒。總。要。揀。門。第。略。高。的。不。比。討。媳。婦。只。要。小。姐。好。就。得。了。況。且。我。聽。得。這。位。淵。珠。小。姐。祖。父。母。及。父。母。都。很。鍾。愛。倘。然。是。嬌。貴。的。那。到。我。們。家。裏。做。新。婦。就。吃。苦。了。既。然。張。姨。母。做。媒。親。上。加。親。大。家。原。諒。了。的。也。就。好。辦。且。說。說。看。這。時。祖。書。城。的。母。親。便。和。張。姨。母。一。說。張。姨。母。却。以。冰。上。人。自。居。誰。知。結。果。只。有。一。個。祖。書。城。的。外。祖。願。意。此。外。淵。珠。的。祖。母。便。嫌。祖。家。的。家。計。不。豐。他。父。親。却。說。祖。書。城。人。太。忠。厚。太。老。實。他。母。親。又。說。到。祖。家。做。新。婦。怕。是。要。操。作。勞。動。的。這。樣。的。決。議。下。來。那。件。姻。事。就。不。成。功。也。就。無。形。中。不。談。起。了。祖。書。城。和。淵。珠。二。人。原。不。知。道。有。論。婚。的。一。件。事。兩。人。依。然。在。一。塊。兒。游。玩。却。被。一。個。人。知。道。了。此。人。也。是。祖。書。城。一。位。姨。表。姊。小。名。一。個。蘭。字。在。這。一。羣。姊。妹。中。他。的。年。紀。最。長。大。家。都。呼。爲。蘭。姐。姐。那。年。是。十。六。歲。了。他。最。是。個。活。潑。跳。蕩。的。人。那。時。他。們。的。一。班。表。弟。兄。表。姊。妹。最。多。經。他。一。宣。傳。以。後。大。家。便。多。了。許。多。調。笑。挪。揄。的。資。料。當。時。便。把。祖。書。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續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城和淵珠兩人裝成新郎新娘有的做儂相的有的做伴娘的有的做賀客的交拜合巹鬧得一個不亦樂乎把兩人窘得要哭出來後來祖書城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出就外傅也就不常到外祖家去了那位蘭姐姐也就出閣端莊靜好的做新婦不再淘氣了便是淵珠也不再到學堂學做針線閨門待字了可是親戚姊妹中調謔之資仍不去口描摹刻畫當作一種笑談淵珠也漸漸的大起來知道怕羞常常被人家說得臉紅起初祖書城到外祖家還見面後來竟避而不見了可知道人事的變遷宛同電火一瞥不到幾年祖書城的外祖何蘊玉一死本來已有些虧空再加着他的兒子何松濤一向是個瀟灑慣了的人素來不事生產家裏的開銷一時却省不來不知不覺的家計便中落了祖書城的父親也故世祖書城也飢驅奔走餬口四方再也不提到親事祖家本來是寒素的倒也不過如此那何家衰落下來却非常之快到祖書城十八九歲的時候他那外祖母及母舅相繼逝世在這個時代何家已經深入

窘。鄉。了。身。後。蕭。條。親。戚。離。散。全。仗。祖。書。城。的。母。親。典。釵。質。環。助。他。們。的。喪。葬。之。資。喪。事。料。理。以。後。淵。珠。的。母。女。兩。人。便。搬。往。角。直。鄉。下。去。住。又。過。一。年。祖。書。城。也。便。訂。了。這。位。周。氏。夫。人。不。久。就。完。婚。了。這。時。也。還。通。通。書。信。直。到。祖。書。城。的。母。親。故。世。以。後。音。問。漸。疏。以。後。每。有。信。去。却。無。回。音。却。是。在。前。三。年。曾。經。到。過。城。裏。一。次。祖。書。城。沒。有。在。家。鄉。却。和。他。的。夫。人。相。見。過。說。仍。住。在。鄉。下。幾。年。來。祖。書。城。又。出。門。遠。游。因。此。愈。加。音。信。不。通。這。一。番。祖。書。城。的。夫。人。在。船。上。和。祖。書。城。談。起。此。事。相。與。嗟。歎。不。置。明。晨。到。了。家。中。就。要。預。備。過。年。等。事。誰。知。一。進。門。那。個。在。上。海。留。守。的。吳。媽。便。道。奶。奶。動。身。的。那。一。天。前。天。來。的。那。位。舅。太。太。又。來。過。了。說。什。麼。他。們。小。姐。的。病。很。厲。害。我。說。奶。奶。今。天。到。蘇。州。去。了。他。坐。了。一。坐。便。去。周。夫。人。回。頭。望。着。祖。書。城。道。不。曉。得。怎。麼。樣。了。今。年。吃。得。成。年。夜。飯。否。不。要。恰。巧。擠。在。年。夜。歲。邊。你。明。天。去。瞧。瞧。他。們。罷。前。天。舅。母。來。的。意。思。也。是。想。請。你。去。一。趟。的。看。上。去。這。病。是。不。大。好。噫。不。然。從。那。邊。到。這。兒。有。多。少。路。車。

第十六回 紅英飛塵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錢。要。多。少。他。輕。易。是。不。來。的。到。了。明。天。祖。書。城。便。到。西。門。外。小。市。橋。來。看。望。淵。珠。母。女。兩。人。果。然。是。個。荒。僻。所。在。問。明。了。門。牌。號。數。祖。書。城。將。要。走。進。去。時。心。中。却。不。覺。有。一。種。感。觸。想。那。淵。珠。雖。然。是。兒。時。遊。侶。可。是。有。十。餘。年。沒。有。見。面。了。就。因。爲。訂。婚。不。訂。婚。引。起。了。姊。妹。輩。無。端。的。調。笑。反。弄。得。彼。此。避。而。不。相。交。語。現。在。大。家。都。長。大。了。我。已。成。婚。他。也。有。二。十。多。歲。了。好。像。相。見。之。下。難。以。爲。情。又。聽。說。他。們。只。借。住。了。一。個。亭。子。樓。地。方。窄。狹。當。然。是。飲。食。寢。息。都。在。那。一。點。兒。地。方。我。到。他。們。房。裏。去。也。覺。得。有。些。不。便。我。就。在。樓。下。坐。一。坐。和。舅。母。講。幾。句。話。也。好。不。必。上。樓。去。罷。祖。書。城。想。定。了。便。叩。門。進。去。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來。開。門。祖。書。城。問。此。地。樓。上。有。一。家。姓。何。的。嗎。那。個。小。姑。娘。點。點。頭。祖。書。城。走。進。去。却。見。有。一。個。小。客。堂。間。一。個。老。婆。子。頭。上。戴。着。一。隻。風。帽。身。上。穿。了。一。件。長。過。膝。的。老。棉。襖。脚。上。踏。着。一。個。脚。爐。點。了。三。炷。香。正。要。念。佛。見。祖。書。城。進。來。便。問。你。看。什。麼。人。那。個。小。姑。娘。代。答。道。他。要。到。樓。上。亭。子。間。何。家。去。的。祖。

書城道。煩你說一聲。請何家那位太太下來。一趨就說。我是姓祖的那小姑娘。就在扶梯旁邊喚道。何家太太有人客來看你們咧。只聽樓上答應了一聲。走下來一個人。祖書城幾乎不認得。只見老態龍鍾。精神衰頹。頭髮也大半是灰色的了。身體也有些僵僵了。祖書城驀然間想起這位舅母。初嫁我們這位母舅的當兒。很有美人之譽。就是到後來。我最後見他。雖在中年。風韻不減。怎麼一老就老到如此。正想時。那舅母道。這不是寶少爺嗎。你怎麼尋得來了。說着。淒然有垂淚之狀。便道。我前天又到你們府上去。誰知你們少奶奶也到蘇州去了。我心裏正急急。不知你們幾時纔到上海來。謝天謝地。你們却就來了。祖書城道。我們預備上海過年。不能多耽擱。所以也就來了。他舅母道。前天多謝你們少奶奶來張望。你這位苦命的表妹。咳。我怕他的病是終難起色了。說着。聲音已經梗咽了。祖書城道。這兩天病好一點罷。不如請個醫生來看他。舅母道。病是很難的了。起初也請過醫生看。後來他自己堅決不要。寶少爺你想。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我們這樣還請得起醫生嗎。現在他雖然病得厲害，神志很清，就是夜裏睡不着。一夜天轉側呻吟，不曉得怎樣纔好。已有一個禮拜不曾好好兒得着睡了。那時又低低的說道：前天他一定要教我來看看你。蘇州回來沒有。今天早上還沒亮，想着喝一些兒粥湯，他還說起你不知回來了沒有。只怕他還有話要和你說。咧。祖書城想既然這樣，不能不到樓上去看望他一回。他舅母道：你看着小時節一同遊玩的兄妹，面上你就去看看他罷。不過現在真病的不像一個人了。說着便道：你坐一坐，我去關照他。一聲停了一回兒，他那舅母便來引着祖書城上樓到了亭子間裏，只見淵珠方擁衾而坐，背後疊着無數的枕頭，把他的身體撐住了。頭上把一方元色皺紗的手帕一裹，大概是好久不梳頭，把那蓬鬆的亂髮都裹住了。臉上白得一毫沒有血色。本來雙目絕巨，此刻人一瘦了，愈覺得兩目之巨。要是預先不知道，再也不認得是從前跳出跳進的淵弟弟。不過說破了以後，好像兒時狀態，雖然被那愁黛慘容所掩，還有一

二。可。以。髣。髴。擬。他。見。祖。書。城。進。來。還。帶。着。一。點。兒。羞。澀。之。容。微。欠。了。一。欠。身。體。笑。着。說。道。寶。哥。一。向。好。嗎。恕。我。放。肆。不。下。牀。了。祖。書。城。道。前。天。舅。母。來。我。恰。在。蘇。州。辦。葬。事。後。來。內。人。到。蘇。州。來。說。起。妹。妹。病。了。想。偶。然。小。恙。不。足。爲。慮。嚴。冬。一。過。病。也。就。脫。體。全。愈。我。輩。都。望。着。妹。妹。病。體。早。愈。可。以。結。伴。遊。春。得。以。蘇。散。蘇。散。或。者。請。到。舍。間。盤。桓。幾。天。淵。珠。微。微。的。一。笑。道。敬。謝。哥。嫂。的。好。意。我。何。嘗。不。這。樣。想。只。怕。天。不。從。人。願。有。負。盛。意。了。病。到。這。個。樣。子。要。想。好。怕。是。不。容。易。照。這。樣。的。磨。難。倒。不。如。早。了。塵。緣。的。好。祖。書。城。道。有。病。的。人。受。着。痛。苦。往。往。存。這。個。想。頭。我。却。勸。妹。妹。寬。心。靜。養。爲。是。淵。珠。搖。頭。道。處。這。種。境。界。實。在。是。生。不。如。死。我。常。常。的。和。母。親。說。人。家。生。急。病。的。往。往。不。過。三。數。小。時。便。已。謝。絕。人。世。這。倒。也。爽。快。爲。甚。的。天。要。罰。我。歷。盡。苦。痛。這。樣。的。難。死。呢。說。到。那。裏。又。顰。眉。一。笑。道。我。這。個。話。說。得。教。人。不。歡。不。必。談。罷。光。陰。真。快。啊。寶。哥。還。記。得。我。們。小。時。節。拋。擲。雪。球。的。事。一。個。雪。球。正。擲。在。你。的。眼。睛。上。我。嚇。得。不。知。所。措。以。爲。把。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你的眼睛擲瞎了這句話差不多有二十年了。祖書城道後園採桃花事被老媽媽告發了母親不許我吃夜飯鬍鬚這事如在目前小時節的情況至今想來好似有許多回味一個人逐漸過去能一返到童穉的境界情願縮短老去的光陰做一個交換品也好淵珠歎一口氣道這是一句痴話像你是前途幸福的正如燦爛之花我却是草草一生盡於此了我這一病半年多母女二人形影相弔這一個小亭子樓中曾經有一個人到這裏來慰問過嗎前天却蒙你家嫂嫂惠臨今天又承寶哥到此這幾天內頓形熱鬧想吾家盛時兄弟姊妹常常聚了十幾個現在各各音問不通可算得滄桑小變今昔異勢了祖書城道原是現在有許多姊妹嫁後都不通音信了淵珠沉吟道我今於未死之前得見你一面但是……說到那裏咳嗽不止大約咳咳嗽得胸部作痛他便以一手微捫其胸一手把一塊素巾擦他的淚痕祖書城道妹妹病中怕煩只怕言語說得太多了靜靜兒休息一回罷我也要去了明天再來看你罷淵珠一

面咳嗽一面兩目注視了祖書城向他微微搖頭咳完了嗽便道你慢一慢我還有話和你說況且這個病人的屋子裏不乾不淨健康的人不宜常來我也不願你再來了這時淵珠似乎欲言者再頻頻瞧着他的母親他母親却不知道他的意思走過來問是要什麼淵珠道我有些兒口渴媽到樓下竈間裏弄一口粥湯好嗎他母親答應着下樓去了這時淵珠便欠身向外牀移一移好似有什麼話講的祖書城便走過來坐在他牀沿上淵珠却用力顫聲說道前天母親到府上本來是特請寶哥到這裏來我有幾句話要說一說還有一事奉託說着把頭低垂用手巾搵一搵眼睛祖書城道妹妹請說好了淵珠道我的病自己知道是不會好的了二十餘年的光陰到此也歸結了我也一點兒不怕死我生平也沒有什麼恨事天既安排就一個命慳福薄之身難道好和天爭嗎我的心事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個素性高傲之人凡事逞強到後來家計日落事事違心我就覺得了無生趣了現在人家總說我因爲不肯嫁人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所以得了此病。我聽得這話。心裏最恨我心已經好似死的了。嫁不嫁有何關係。又說我不肯降格相從。以至於窘困到如此。但是我生就的脾氣是如此的。因此反而保全了吾心的純潔。我現在凡事都看穿了。各人有各人的緣分。無可強求。人生百年也終歸一死。不過我今在未死之前。尙得見你一面。把從前爲着姊妹輩調笑從此不交話的一重幃幕揭去了。清清爽爽的說幾句話。吐露我的心胸。也不能說是無緣。大概也是老天哀我苦心。不然像前年你在北方天涯海角。從那裏去找你呢。淵珠說到那裏。虛怯好像沒有氣力了。祖書城道。妹妹歇歇罷。爲甚的專說這不祥的話。頭淵珠又繼續着說道。現在我們母女兩人窮困之狀。你也見的了。我雖然極其孤苦。從來不肯輕受人家的恩惠。以前靠着女工度日。病後便不能握一針一線。到現在不用說蕭然無一物了。我所懇求寶哥的身後之事。吾母親是孤掌難鳴。這事要累着你了。別人怕不能熨貼。如我的意。看着小時節一同遊玩的分上。想你不至於棄這可憐人的。

軀殼不問罷祖書城這時聽了這傷心的話兒便說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說這叫人心碎的話了那時一顆淚珠不覺得滴在淵珠手持的素巾上那淵珠却並不垂淚只對着祖書城作微笑好似因此一番言語心中便已釋然却緊緊的握住了那手巾說這牀上有病人氣息你坐到那邊去罷這時他那母親也捧着一碗粥湯從扶梯上跑上來那淵珠只呷了一口粥湯搖搖頭說不要吃了便嫌着背後的枕頭疊的不好頭頸骨有些酸痛他母親道你睡平了罷橫豎寶少爺是不客氣的便給他把枕頭抽去祖書城也起身告辭說我去了明天再來看妹妹罷你要什麼可以告訴我淵珠搖搖頭說不要什麼又閉着眼睛輕輕地說我的事都完了你去罷祖書城便辭別歸家他夫人問問病情祖書城也說只怕難好但是這兩天或者不至於有什麼變動他夫人道但願這兩天沒有什麼變動纔好不然這個年底下大家忙碌碌夾忙中要辦這種事未免無趣或者這病我想也不至於絕望交了春慢慢兒好起來也說不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定祖城書道。但願如此。到了明天。已經是十二月二十七了。各處鄉風。都有謝年之舉。意思是說。辛苦一年。默謝神佑。這也是中國的一種古風俗。蘇人稱之爲過年。祖書城家。年年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此典。祖書城本來不信這一套。兒以前。因爲老太太。祖老太太在堂。年年舉行守那『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的古訓。也不主張廢除。以拂老人之心。到老人故世以後。祖書城的夫人。却還是遵守舊風。有一年。祖書城和他夫人說。這不過是一個迷信過年的一件。事。免去了罷。他夫人却大不高興。說年底下。總要忙忙纔像一家人家。冷清清的。太沒意思。祖書城想。謝年也不過耗費幾塊錢的事。除去點一對臘燭。是實在。實在在消耗的。此外什麼牲醴果品等物。還是自己享用。所謂謝年敬神。也不過是謝謝自己孝敬自己而已。女人家有女人家的。心思。我只拿出幾塊錢來。一切。不管儘他們去辦罷。這二十七日那一天。祖書城便沒有去看望。淵珠。明天是二十八日。因爲這一個月。是小建。所以二十八日。便是小除夕了。祖書城

預備了十塊錢仍舊雇了人力車到西門外小市橋來。他以為上一次來過一直上到樓上房裏坐地便逕自上扶梯來。剛踏上了兩層那淵珠的母親却從樓上走下來了。便道你妹妹剛纔睡着請樓下坐一坐罷。祖書城只得在樓下坐一坐。他問了一問病狀也沒有增減便說既如此我也不驚動了。祖書城便把十塊錢給與淵珠的母親說怕是年底有什麼零用。明天是大除夕我不能來了。到新年裏再來給舅母拜年罷。祖書城便即回家。那上海的歲闌最是沒趣。有好幾種店家到年底都不做生意要吃一個小館子都沒有吃處。那平報館從二十六日起便沒有報了。既不出報大家也就不來。因此連止樓裏的朋友也頓然絕跡。有幾位略營有商業性質的人當然到這幾天要忙一些。此外住在上海相近的人便也有回家去度歲的。如南翔人嘉定人青浦人松江人之類。因此冷落了許多。尤其是祖書城的環境學堂已經停課了。編輯所也已停工了。報館也已停版了。一個人晃晃蕩蕩好像沒有事做似新解放的黑奴一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般。幸。虧。有。朋。友。人。家。請。吃。年。夜。飯。等。等。元。旦。那。一。天。馬。路。上。各。店。鋪。都。關。得。寂。洞。洞。許。多。人。都。乘。坐。了。馬。車。兜。圈。子。出。風。頭。有。幾。個。上。海。的。闊。老。穿。了。翻。轉。貂。馬。褂。或。是。青。種。羊。馬。褂。戴。了。一。種。拉。虎。帽。坐。了。自。己。馬。車。到。張。家。花。園。去。出。風。頭。那。安。壇。第。的。遊。人。也。坐。得。密。密。擠。擠。祖。書。城。第。一。回。在。上。海。過。年。也。要。到。各。處。去。走。走。他。住。的。地。方。離。張。園。也。不。遠。便。雇。了。一。輛。人。力。車。到。張。家。花。園。來。到。三。點。鐘。的。時。候。堂。子。裏。的。僧。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還。穿。了。紅。裙。亭。孃。孃。而。來。祖。書。城。方。站。在。安。壇。第。後。面。的。玻。璃。棚。下。瞧。一。班。小。孩。子。在。那。裏。丟。木。人。頭。只。聽。背。後。嬌。俏。的。聲。音。道。大。少。恭。喜。僚。回。頭。一。看。却。是。張。雅。雲。穿。着。蜜。色。灑。花。的。皮。襖。戴。着。大。紅。的。一。朵。鬢。邊。花。祖。書。城。也。笑。着。和。他。點。點。頭。不。多。一。回。兒。遊。人。漸。散。只。有。老。洋。房。前。面。的。幾。株。梅。樹。向。陽。的。漸。漸。着。花。一。羣。雀。子。闐。然。的。飛。來。飛。去。池。冰。也。漸。有。融。解。之。勢。夕。陽。一。抹。斜。掛。林。梢。祖。書。城。也。不。雇。車。子。便。從。卡。德。路。步。行。由。愛。文。義。路。歸。家。這。天。各。家。早。睡。到。明。天。早。起。還。沒。到。七。點。

鐘有人便來叩門說這裏可是祖家祖家的吳媽已起身了便問你們是那裏說是西門小市橋打發來的祖書城的夫人一聽得便道阿呀不好淵珠妹妹出毛病了祖書城縮在被窩裏說怎麼樣怎麼樣只聽門前喊呢了半天吳媽取上一張條子來上面寫着「何淵珠小姐於初一日亥時身故請祖少爺立刻就來籌商一切」云云祖書城說知道了打發來人先去一面起來穿衣服却是蹙緊了眉頭他夫人道還好不擠在大年夜大年初一今天已是初二了祖書城道不是這般說叫我去無非料理後事但是年底下還還賬現在身邊只有幾十塊錢了這恐不是幾十塊錢所能了的事體祖書城的夫人道阿呀這倒沒有想到有地方去挪移嗎祖書城道新年新歲怎麼向人家去借貸呢今年要是不辦老太太的葬事我倒還可以多幾百塊錢咧現在却都已逼乾了他夫人沉吟道要末阿青有受下來的十幾塊錢的壓歲錢也湊進去用用罷祖書城道不濟事看上去總得要一百塊錢以外纔可以勉強敷衍過去那

第十六回 紅英飛雨滿地繽紛 紫玉成烟一棺蕭瑟

夫人道：「這是至少的了。這樣罷，實在不彀的。把我一副錫頭去當了。這有二兩七八錢重，無論怎樣總彀的了。你揣在身邊看事行事罷。但是新年裏典當只開上半天呢。倘然不彀，早一點想法子。祖書城道：「我知道便急忽忽到西門外小市橋來，一路盤算這買棺材的事。生平沒有做過，如何是好。驀然想起從前朱靜庵先生有位老弟，聽說在西門外一個善堂喚做錫類堂辦事的。這錫類兩字便是取『永錫爾類』之意。好像這錫類堂也可以寄厝棺材的。停刻兒沒有法子，只得去找他去。一路籌思定了，便到淵珠家裏。那淵珠的娘對着祖書城說道：「人是已經橫下來了。一事無成，却怎麼好呢。說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祖書城道：「舅母放心。我總安排的妥貼就是了。祖書城到樓上望一望，却見淵珠平臥在牀上，蓋着一幅藍色舊綢的被兒，瘦得好似被兒平坦，沒有人。在裏面。他母親又告訴他。大除夕的一天，他忽然吵得要洗浴。我說：「你病得這個樣子，怎麼能洗浴。他却一定要。後來生了一盆圍爐炭火，幫着他洗浴。因為

不答應他。他又耍動氣，就怕要加病。洗浴以後，他告訴我，說輕快了許多。我以為或者因此漸漸的好起來。誰知昨天晚上告訴我，心裏一陣難過。便過去了。祖書城微微歎了一口氣，便道：「我去預備一切。我想今天能安殮了，最是妥當的事。」說着，便下樓急急的坐了車子，到錫類堂來。一問這位老世叔朱碩卿先生，說是回蘇州度歲去了。這時把祖書城怔住了。幸虧朱碩卿的一位親戚喚做汪介玉，也在這裏，便問是什麼事。說起祖書城的名字來，他也認得，便道：「這堂裏的事，碩卿不在這裏，也是一樣。祖書城便把要料理人家後事一番話說出。汪介玉道：這裏都可以辦棺材，已經辦了。沒有祖書城道：沒有呀。實不相瞞，我從來沒有辦過這事。上海的事情又不熟，所以爲難。」汪介玉道：「我們堂裏壽材倒有也。已一概都合好，不過要上等的，却是沒有。只有中下等的。」祖書城道：「本來只要中下等的，其餘還有衣衾等物，你這裏有沒有？」汪介玉道：「我知道書城兄辦這種事，是辦不來的。我們是熟手，你一切都交給我辦罷。」正是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薤露一歌嗟短命 桐棺七尺供長眠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且說祖書城到了錫類堂裏幸虧遇着這位汪介玉十分懇摯他知祖書城辦不來這種事便道你都交給我們辦也好便是衣裳等物我們都有熟識的壽器店卽在新年裏也和平日一樣誰也沒有這個力量說是新年裏不許死人呀不過這一次大概用多少錢我們可以均勻分配祖書城道預備一百塊錢左右汪介玉道也行那末我陪書城兄去看看我們堂裏合好的材便把祖書城引到後面一個巨大的空屋裏却有不少的棺木一口口都豎在那裏汪介玉指着一具棺木道這具棺木碼子是五十塊錢照例可以打一個八折是四十塊錢倘然是同鄉或是有熟人介紹還可以打一個折頭實在是三十五塊錢書城兄你看可以用得嗎祖書城道我的意思想棺木用得好一點其餘衣

裘之類便差一點也不妨爲的是將來他們終要盤桓回去也不知道是那一天的事所以非計算到這一層不可至於裏面衣裘我以爲用布衣布裘也沒什麼不可汪介玉點點頭便引祖書城到那邊來說這是六十塊錢的碼子打八折四十八塊錢熟人是四十二塊錢據我說這是中等人家也可以用用的了況且我們的材和壽器店裏的不同我們堂裏並非爲牟利起見這是預備在那裏以供同鄉不時之需所以比了壽器店裏的材至少要便宜兩成像這樣一口材在壽器店至少要在五十塊以外咧祖書城道那就是這樣罷汪介玉道棺材看定了還有衣裳衾枕之類書城兄現在有空嗎就在西門外有一家壽器店我們是認得的我可以陪着你一同去看看衣裳這一家是我們老主客價錢也還相宜祖書城道好好我們就去當時兩人便乘了兩輛人力車來到西門外一家壽器店汪介玉進去時那店家正在吃年朝飯便道汪先生恭喜你新年如意汪介玉也說恭喜恭喜便道今天有一件青龍生意來了要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勛斗行者作東遊

第十七回 雪點團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勛身行者作東遊

看幾件衣服要一套衾枕一個好像。是店裏的經手人道。有有是要男的。還是女的。汪介玉指着祖書城道。是祖先生的一位親戚。還是一位小姐。店裏人道。有有是要上等的。還是要中等的。祖書城道。只要是布的好了。店裏人道。有有布的倒好。其實在棺材裏也用不着十分好的布的。倒實在而且也乾淨便命。學徒捧出一大疊做好的女襖來。教祖書城揀選。可憐祖書城那裏做過這種事。只對那些衣服發怔。也不知道應穿什麼衣服。又不知道該用些什麼衣服。他沒有法子。只得回頭向汪介玉作了一個揖。說汪先生這事我不知道。又要拜託你了。汪介玉道。你們這位令親自己的衣服是一件沒有。完全是要置辦起來的嗎。祖書城道。他們這幾年來。境況甚不好。想來衣服是沒有的了。全要置備起來的。汪介玉便向那壽器店裏看了幾件衣服。連那衾枕之類。和一切喪家所應用之物。教他們立刻便送去。一共也花了三十幾塊錢。汪介玉便和那壽器店裏人說道。偷然東西不對。是否可以掉換。退回店家道。可以。可以。汪

介玉和祖書城走出來時。那店家還說汪先生。祖先生。喝三杯酒去。兩人都說謝謝。但是此刻已經十一點多鐘了。祖書城便邀着汪介玉到一家小館子裏去吃飯。汪介玉還不肯。祖書城說實不相瞞。我不便到喪家去吃飯。偷然回去吃飯。又未免太遠。並且停刻兒安殮一切。把棺材抬到堂裏。我完全不懂。還要足下幫個忙。咧。新年新歲。實在對不住的。很。汪介玉道。那末也好。兩人便到小館子裏吃了飯。又到小市橋喪家來。汪介玉是熟手。一切都是內行。停刻兒棺材也來了。淵珠的母親正在樓上給他已死的女兒梳理幾絡頭髮。聽得說棺材來了。樓下人聲嘈雜。不免又哭起來。祖書城也不免淒然。便問舅母。淵珠妹妹可有什麼裝殮的衣服。我買的却都是布的那。淵珠的娘說道。那有什麼裝殮的衣服。我這裏除了一個死人之外。其餘一無所有。說著又哭。停刻兒抹着淚道。鞋襪之類。他自己知道要死。早已安排好了。去年新做了一套布的短衫褲。還沒有穿過。這倒是乾淨的。又道。布的就是布的罷了。只要乾淨的。因爲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勛斗行者作東遊

他生平是愛清潔的。這時汪介玉便召集了許多喪家應用的人。到了三點鐘時候。諸事完備。便把一位生長於富厚家庭。受盡了艱辛。况味貧病。愁慘交相煎迫的這位何淵珠小姐安殮了。他的母親自然哭得如瘋如癡。連祖書城想起了二十年以前兒時游侶。也不免垂了一回淚。安殮以後。便把棺材抬出去。這時汪介玉早已走了。淵珠的母親哭得暈了過去。幸有鄉鄰扶了他進去。那棺材出門時。也有幾個鼓手前導。斷斷續續的吹一陣。敲一陣。後面便是四個人抬了一口棺材。棺材上兜了一條玫瑰紫的舊綢被兒。再後面便是一輛鐵輪敞舊的人力車。人力車上巍然坐着一個祖書城。便是這位淵珠小姐。今天獨一無二的送喪客了。加着今天下午又刮了風。老天又有釀雪之意。一陣陣峭厲的風片吹得祖書城身上發噤。忙把大衣的領頭拉了起來。跟着那棺材。走路。上。也。有。好。多。人。穿。着。新。衣。服。紅。男。綠。女。的。表。現。出。新。年。氣。象。祖。書。城。却。似。一。概。沒。有。瞧。見。停。了。一。刻。兒。又。聽。得。前。面。引。導。的。鼓。手。一。陣。吹。打。祖。書。城。方。知。

已經到了。寄厝棺木的錫類堂裏。汪介玉早騰出了一個地方來。指揮抬棺材的人。安放在那裏。祖書城周圍一看。只見空廓廓一間大屋子裏面。黑壓壓都是棺材。汪介玉道。這裏是分出男殯舍和女殯舍的。這是一個普通地方。要是特別的。却須另外的屋子了。祖書城道。這裏也很好安放。已定堂役。便端了一個桌子。點上一對綠蠟燭。供上三炷香。祖書城過來作了一個揖。默默的通誠道。淵珠妹妹。你的事完結了。你不要怪我。辦得草率。我的力量。只能如此。不過我一切出於誠意。你在天之靈。必能原諒我的嗎。我現在去了。過幾天再來看你。罷。祖書城這時在那女殯舍看見了黑壓壓的許多棺木。實在站不住了。便即到賬房間裏再三稱謝。汪介玉說。我今天若不是介玉兄幫忙。實在是辦不了。汪介玉道。言重。言重。我們是專辦這種事。一個月裏就有好幾回咧。祖書城這時便把賬目算一算。一共也用了九十七塊多錢。汪介玉說。那壽器店裏以及一切人工。都得當場開銷。我們這裏的材欸。以及寄費等。隨便幾時付下都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船斗行者作東遊

沒。有。要。緊。祖。書。城。先。放。寬。了。心。因。爲。他。身。邊。所。帶。的。錢。已。經。是。不。穀。的。了。便。道。那。末。材。欸。以。及。寄。費。我。明。後。天。送。來。便。是。這。一。口。材。上。我。想。還。要。加。一。層。漆。汪。介。玉。道。不。差。倘。然。書。城。兄。那。裏。沒。有。熟。的。漆。匠。我。們。這。裏。也。有。祖。書。城。道。那。是。更。好。的。了。一。總。奉。託。這。天。祖。書。城。回。到。家。裏。已。經。上。火。了。忙。碌。了。一。天。疲。憊。不。堪。他。夫。人。也。問。問。今。天。的。情。形。祖。書。城。告。其。大。略。把。那。副。錫。頭。還。了。他。說。可。以。不。用。了。他。夫。人。說。本。來。我。想。那。邊。沒。有。人。也。想。過。去。幫。幫。忙。的。可。不。知。道。那。邊。情。形。再。則。我。又。不。願。意。帶。了。青。兒。同。來。祖。書。城。道。也。沒。有。什。麼。忙。可。幫。一。刻。兒。工。夫。都。舒。齊。的。這。種。喪。家。帶。了。小。孩。子。去。也。不。大。好。還。是。不。去。倒。也。罷。了。又。過。了。兩。天。祖。書。城。在。別。處。挪。移。了。一。筆。欸。子。還。了。汪。介。玉。那。裏。的。錢。棺。材。上。加。了。一。層。灰。漆。又。去。看。望。他。那。舅。母。那。舅。母。的。母。家。住。在。蘇。州。鄉。下。他。說。還。是。到。鄉。下。去。住。待。他。女。兒。斷。了。七。便。到。鄉。下。去。住。了。報。館。裏。正。月。初。四。日。便。已。出。報。祖。書。城。依。然。服。務。在。報。館。中。不。必。細。述。自。從。西。門。送。殯。以。後。祖。書。城。有。好。幾。天。身。

上不大舒服。却是白天。還是出門。不過晚上。老早就回來了。他是生性好靜的。回家以後。也不過在樓下那間書室裏。看看書。或是做點什麼短文。或是報上的論文之類。有一天。却是大雪。祖書城到報館裏去了一趟。老早就回來了。祖書城在外面風雪中歸來。到了家裏。便覺得一暖。走上扶梯。揭開門帘。到了自己房裏。更覺得烘烘然。奇暖異常。原來他夫人生了一個團爐火和青兒。一同坐在圍爐旁邊。手裏做那針線。一面又和人講話。那對面坐的一位女郎。便是房東家的崔小姐。見祖書城進來。連忙站起來。要想樓下去。祖書城的夫人却按住了他不放。他走便道。同住在一。家有什麼客氣。又向祖書城道。今天下了雪。阿青到天井裏去弄雪。不但兩隻小手凍得發紫。而且還闖了一個禍。他把一團團的雪捏緊了。到他們樓下所生的火爐上去烘。却把他們的火爐弄熄了。我要打他。崔小姐抱了他上來。不讓我打。一回兒。他又纏着崔小姐。要教他講山海經。這孩子總是淘氣。只管給人家胡鬧。崔小姐這時一手攙着青兒的。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手。一。手。撫。摸。他。的。臉。兒。說。這。小。妹。妹。我。很。喜。歡。他。那。青。兒。也。站。在。崔。小。姐。身。邊。把。個。頭。滾。在。他。懷。裏。說。再。講。一。個。再。講。一。個。崔。小。姐。笑。道。你。爸。爸。回。來。了。教。你。爸。爸。講。罷。你。爸。爸。一。肚。子。都。是。山。海。經。咧。青。兒。把。頭。只。管。黏。着。道。爸。爸。不。肯。講。我。要。你。講。你。把。那。一。家。養。了。十。個。弟。兄。什。麼。順。風。耳。朵。千。里。眼。三。大。頭。四。長。腿。的。那。種。故。事。兒。再。講。幾。個。我。聽。聽。我。就。不。給。你。胡。纏。了。他。媽。道。哼。你。自。己。也。知。道。給。人。胡。纏。嗎。祖。書。城。道。什。麼。順。風。耳。朵。千。里。眼。一。定。是。個。好。聽。的。山。海。經。崔。小。姐。不。覺。臉。上。一。紅。說。這。是。小。時。節。聽。得。來。的。那。種。胡。謔。的。話。青。妹。纏。着。我。要。講。給。他。聽。便。胡。亂。的。講。給。他。聽。了。祖。書。城。笑。道。誰。不。是。胡。謔。的。自。古。以。來。做。小。說。以。及。童。話。神。話。等。等。誰。不。是。胡。謔。的。只。要。胡。謔。得。好。便。算。是。好。小。說。好。文。藝。了。青。兒。道。爸。爸。你。沒。有。聽。得。他。講。得。好。聽。咧。他。講。的。那。個。三。大。頭。把。頭。一。撞。天。也。撞。破。了。一。個。大。窟。窿。後。來。教。人。去。補。好。了。又。把。第。四。個。兒。子。喚。做。四。長。腿。的。丟。在。海。裏。海。水。剛。剛。只。浸。到。了。他。的。小。腿。上。還。有。一。個。六。巨。眼。眼。睛。大。得。來。

他放聲一哭。幾點眼淚落下來。把九洲萬國都淹沒了。好阿姨你再講一個。我聽聽。崔小姐道沒有了。你教你爸爸講他長篇大部的。小說也做得出來。什麼山海經故事兒。肚裏一定多請講幾個。我們大家聽聽。祖書城的夫人道他那裏肯講。他是個磕不開的。鬚只管裝進去。從不溢出來。有時看看書自己會笑出來。問他什麼好笑。他又不說。只有他一個兒知道。崔小姐道你們祖先生回來以後。常常深更半夜在樓下書房裏真用功呀。也有這個耐性。我和母親常常睡了一。醒來已是半夜。還聽得他在前房寫字。咧。祖書城道。夜裏看看書做點東西。比較的靜一點。白天這弄堂裏也很鬧。而且也坐不定。所以我們有好幾位朋友。都是在夜裏做功夫。但是到了開學以後。倘然逢着那一天上午。有功課。那也非早睡不可。剛纔青兒說的什麼。十弟兄是崔小姐纔講給他聽的嗎。又說什麼。三大頭把頭一撞。天也撞破了一個大窟窿。後來教人去補好了。這些話在中國最古的書上倒也有這種話頭。我們稱之爲神話。所以中國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鵬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古書上有女媧補天之說。沒有破的地方。爲甚的要補他呢。青兒道。就是被那三大頭把頭一撞撞破了的。祖書城道。天是在空氣中撞不破的。但是上古的人。却以爲天是一塊大青石。版日月星辰都是嵌在青石版上。人儻然有了上天梯。便可以爬上天去。這女媧補天之說。也是出在中國一部古書。列子上的。他書中說。『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補闕就是補天的。闕三大頭撞破的話。是沒有不過說。『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倒也。和三大頭撞破的話。有點兒相似。外國的書上。也有那種說法。我去年在虹口。買了幾本日本文的兒童小說。有一種原文是德國出的。喚做『法螺先生』。倒也很有趣。他夫人道。不差。我在你書桌上。看見過封面上畫了一個奇怪的五彩畫。裏面還有許多許多插畫。阿青看見了。他說是本畫報。定要拿去玩。我不許他拿。我說你爸爸書桌上的東西。不能拿的。保不住。他還有什麼用。咧。這不是薄薄的一本冊子嗎。那法螺先生四個字。到底作什麼解釋。祖

書城道日本人稱說大話的人謂之吹法螺我們中國人對於說大話的人不是也叫做吹嗎不過中國人吹字底下兩個字就不雅馴不好聽了法螺先生就是一個專說大話的人中國的笑話裏也有許多關於說大話的笑話他的說大話似乎略有科學意味可是也很覺好笑前天我在樓下一個人看看這本。書。不。覺。笑。起。來。了。崔。小。姐。道。可。不。是。嗎。前。天。我。睡。了。一。覺。醒。轉。來。約。摸。有。一。兩。點。鐘。了。板。壁。縫。裏。還。有。燈。光。媽。和。我。說。祖。先。生。還。沒。有。上。樓。去。咧。真。是。用。功。媽。又。告。訴。我。聽。得。祖。先。生。一。個。人。在。前。房。笑。我。媽。是。常。常。睡。不。着。所。以。聽。得。很。清。楚。我。是。好。睡。得。很。我。說。沒。有。聽。得。呀。一。回。兒。又。睡。着。了。我。還。不。相。信。一。個。人。怎。麼。會。笑。起。來。誰。知。是。真。的。祖。書。城。的。夫。人。道。我。原。說。他。一。個。人。看。書。會。笑。他。們。的。母。子。有。些。兒。相。似。我。的。婆。在。日。喜。歡。看。小。說。書。看。到。苦。處。眼。淚。便。似。斷。線。珍。珠。一。般。我。們。還。笑。他。說。這。是。小。說。書。呀。做。書。人。造。出。來。的。沒。有。這。件。事。何。必。替。書。中。人。傷。心。呢。真。是。一。哭。一。笑。祖。書。城。道。你。還。說。母。親。咧。你。自。己。看。了。一。齣。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什麼。妻。黨。同。惡。報。的。戲。就。在。戲。園。子。裏。眼。圈。兒。紅。紅。的。只。管。把。手。帕。兒。擦。眼。睛。人。家。瞧。見。了。可。不。害。羞。他。夫。人。道。那。有。你。們。男。子。心。腸。硬。對。於。人。家。同。情。心。薄。弱。只。會。一。個。人。好。笑。崔。小。姐。道。大。家。別。閉。爭。我。們。要。聽。祖。先。講。外。國。人。的。說。大。話。是。怎。麼。樣。說。法。又。向。青。兒。道。可。不。是。你。爸。爸。真。個。講。山。海。經。你。聽。了。祖。書。城。道。我。的。記。性。不。好。看。過。了。一。遍。轉。眼。兒。就。忘。懷。了。停。一。天。我。想。把。他。全。部。兒。譯。出。來。書。中。是。說。一。個。人。在。冬。天。到。西。伯。利。亞。去。旅。行。那。西。伯。利。亞。是。俄。羅。斯。最。冷。的。地。方。他。騎。了。一。匹。馬。馳。驅。於。冰。天。雪。地。之。中。天。已。夜。了。一。時。沒。有。投。宿。的。所。在。他。想。今。天。只。好。僵。臥。在。雪。中。了。瞧。見。傍。邊。的。雪。地。上。有。一。段。木。頭。轟。出。他。把。馬。繫。在。木。樁。上。橫。臥。在。傍。邊。及。至。醒。來。却。臥。在。古。寺。傍。邊。原。來。一。夜。天。工。夫。雪。都。融。化。了。他。不。見。了。馬。仰。首。一。望。那。馬。縛。在。五。層。塔。的。避。電。針。上。面。他。想。原。來。一。夜。之。中。數。十。丈。高。的。積。雪。都。融。了。昨。夜。所。見。的。木。樁。便。是。五。層。塔。的。避。電。針。崔。小。姐。道。這。真。是。野。話。了。怎。麼。積。雪。有。數。十。丈。高。而。且。一。夜。天。就。能。融。化。

淨盡祖書城道這所以叫做法螺先生呢。然妙在他吹得匪夷所思。青兒道：爸爸講下去。噫！後來那匹馬怎樣解下來？祖書城道：這時法螺先生身邊掏出一枝手槍，砰的一聲，恰恰打在馬韁繩上。那馬落地，法螺先生騎了這馬，就走到了一個旅館裏。那旅館門前，卻有個池塘，裏面有許多的鴨子。他正想捉幾個鴨子吃，却是沒有法子。捉回頭見一隻小狗頭頸裏有幾個鈴兒，他摘下一個鈴兒，縛在繩上，向池塘裏拋去。那鴨子見鈴兒，當是喂他的食，一口吞去，便在鴨屎裏痢了出來。別隻鴨吞了，仍舊貫腸而出。從此便一鴨二鴨，三鴨五六鴨，首尾啣接法螺先生把繩一拉，一共便得了十二隻鴨。青兒拍手道：「好玩好！玩祖書城道：法螺先生在深山裏游行，忽見前面一隻鹿。他這時只有彈弓彈子都已用完了，恰巧在地上拾得櫻桃一粒。他就想起把櫻桃的核和泥搓成彈丸，一彈子打過去，恰巧打在鹿頭上。兩角中間，因為櫻桃核和泥，却有黏性。在鹿頭上，却不掉下。又過了兩年，他重行走過此山，却見一隻鹿，兩角之間生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了。裸小櫻桃樹了。小櫻桃樹上已結了櫻桃無數。崔小姐道：「這櫻桃怎麼樣呢？你瞧青妹妹想吃櫻桃已在那裏咽饞唾了。」青兒道：「沒有呀。後來怎麼樣呢？」祖書城道：「後來還有許多事情。我可忘記了他夫人道：『青兒聽出滋味來了一回兒哄孩子一回兒又賣關子不講了。』」祖書城道：「委實有許多我忘懷了。待我譯了出來。詳細的講給你們聽。」崔小姐道：「把你記得的再講一點兒罷。」祖書城想了一想，說道：「這位法螺先生也曾到月世界去遊行。一回我把他到月世界旅行的事講一講罷。」崔小姐道：「到月世界去旅行可曾遇到嫦娥？」祖書城道：「外國人的書上他不認得嫦娥。他所說月世界的人真是可笑。」法螺先生正在海船上旅行，忽然海裏頭起一陣狂風，將海水捲起愈捲愈高。那條海船正在旋渦之中，經過六七四十二天，隨風吹到了一個大陸。據說這大陸便是月世界。不想這時候月世界正和日世界打仗，忽然來了一個地球上的人，那必是嚴守中立的了。於是月天子派了大將迎接他，他便要求當一個觀戰員。他道：「他

們的軍器是什麼東西。就是我們蔬菜裏的蘿蔔。好似弩箭一般。抵當這個蘿蔔弩箭的。却有一種大得像雨傘一般的菌。算是他們的盾牌。你道可笑不可笑。又說這月世界裏的人。都有三丈六尺高。但是他身體雖大。飲食却極其便捷。一年工夫。只吃十二次飯。譬如在正月初一日。吃了飯。後到二月初一日。再吃飯。沒有像地球上的人。一天要吃三餐兩餐飯的。青兒道。阿呀。這不要肚子餓的嗎。他母親道。青兒。你以後要是午飯遲了一點兒。吵着肚子餓。慌粥慌飯。便送你月世界裏去。祖書城繼續着講道。那月世界的人。他們的吃飯。不是從口內吃進去的。他們在右首腋下。有一扇小門。可開開了。小門把各種食物。裝置在內。裝足了。就要等下一個月。再裝他們的腹中。不但可以裝食物。而且可以裝別樣東西。你想他們有三丈六尺高。還是一個大腹。便便他們肚裏的胃腸。都沒有的。此中空洞。自然可以藏多少東西。左首腋下。也有一扇小門。什麼古董。書畫。啊。珍珠寶貝。呀。都可以藏在裏面。這是個最穩當的地方。決不會給

第十七回 雪點團圓家人騰西笑 雲翻勛斗行者作東遊

盜劫賊偷也不會給剪綯的剪去。崔小姐笑道：這倒便當得很咧，但到底沒有我們族中一個堂房弟兄比了。月世界裏的人還要便當祖書城的夫人道：這是怎麼說？崔小姐道：月世界裏人把那許多古董書畫裝在肚裏，究竟有些累贅，怎及我們那位堂房弟兄更爲寫意。他的所有家內值錢之物都藏在一個皮夾內，放在身邊。祖書城的夫人道：那都是些珍珠鑽石之類罷了。崔小姐道：不是他所有衣物器具之類也都藏在身邊。祖書城笑道：我知道了。那一定是當票。他把所有物都變成當票，一張張的紙片兒，所以全放在身邊皮夾裏去了。祖書城夫人笑道：我真上你們一個當咧。青兒道：月世界裏的人有頭沒有頭？祖書城道：有頭。他們的頭可以和身體離開，因爲他的頭生有翅膀，可以在空中飛去飛來。他們的手指頭、腳指頭也和我們地球上的人不同。我們地球上的，人手足都是五指，他們的手指足趾都只有一枚。雖然只有一枚，可是他那靈活敏妙勝於五枚的指頭，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靠這一枚之指。他們的

眼睛更特別這一對眼球可進可退還可以拉長好似我們地球上用的千里鏡一般譬如要看什麼遠的東西就可以把眼球拉出來對光因此月世界裏的人沒有什麼叫做近視眼和遠光眼并且他們的眼球可以在眼眶裏掏出來到了晚上睡眠時他往往將這一對眼球藏在身邊或是安放在抽斗之中因爲睡眠時用不着眼球了可是一樣因此便有遺失及損壞等事好在月世界裏頭到處都是出售眼球的店舖紛陳羅列好像地球上的眼鏡店一般青黃紫黑各色俱全你們初到上海來瞧着外國人的眼睛有黃的有綠的其色不一却不知道月世界裏的眼睛隨便得很你喜歡那一種眼睛便配那一種眼睛大概月世界裏的人勻計每位總有十副至二十副眼睛今天是個藍眼睛明天忽然變了綠眼睛却是沒有一定的正說到那裏樓下崔家的這位太太叫個老媽子上來說是請小姐下去喫夜飯了那樓上的吳媽也預備開夜飯青兒却纏着還要他老子講下去他娘道大家要吃夜飯了講了一點也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驢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就好了。你要你爸爸講下去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咧。崔小姐道：我們散書場了。過一天再講這種月世界裏的事情。我不信真有這部書。多半是祖先生杜造出來的。罷。祖書城道：我不說謊的確有這部書。我現在看了一遍。正要想翻譯出來。只怕翻出來倒也有薄薄的一本。咧。這時崔小姐到樓下去。他們夫婦及青兒三人吃夜飯。剛吃完夜飯不多一刻兒工夫。青兒已經睡着了。新年草草也就過去。書局裏已經開工。學校裏也早上課。雖然覺得事情是忙一點。却頗得友朋之樂。除了止樓裏的一班朋友之外。每月總有幾位新朋友。那時又認得了兩位蘇州同鄉。一位是姓凌號趾祥。是東方洋行裏的華經理。一個圓圓的臉兒。兩耳垂珠。宛同大寺裏塑的佛像。此人待朋友極為和藹。手面也很開展。因此那東方洋行的生意做得很大。他本來和龍季英是認得的。因為龍季英的介紹也常常到止樓來。有時打打小牌。有時也談談天。打聽打聽有什麼新聞。還有一位也是蘇州人。姓楊號心支。他是位美國留學生。新近畢業回來。

因爲從前也是南洋學堂的學生和季蘭馨韓景琦都是同學他在美國已經得了個碩士學位學的是經濟科歸國後他也不願意去考試這人非常篤實勤懇人家託了他一件事他一定要給人家辦到要是那事辦不成功好像他心裏萬分不安的樣子有時也到止樓裏來坐坐光陰迅疾不覺已到了桃溪泛鴨柳浪聞鶯的時候祖書城每逢星期日有時還到靜安寺路的西首走走或者味蕪園吃一碗茶藉此疏散空氣除了這星期日也沒有閑工夫了那時候平報館裏韓景琦却兼任小說祖書城却也做做雜評之類每逢星期日做一篇一次登完的短篇小說加着館裏頭時觀平也喜歡小說還有位盧曉曦也做過小說的梁公任所辦的『新小說』上有位署名羽衣的就是他自從祖書城來後對於小說格外的有興味了這個當兒平報上正登了一篇西游新記是一種滑稽小說天天登六七百字却是韓景琦執筆的這裏講的孫行者到上海來遊玩對於各種事物都詫爲未見見了上海的人力車當是一隻

第十七回 雪點圍爐家人騰西笑 雲翻筋斗行者作東遊

隻的大畚箕。這時上海新有了汽車，却還不多。孫行者見了，說是陸地行船。那汽車的前面不是有個玻璃屏風？孫行者便說：這陸地上的船，却用玻璃做船上的風帆。諸如此類，每天總有些新奇思想。幾個朋友來了，也幫着他。想上海的什麼東西，却像什麼物件，有幾個喜歡看滑稽小說的，每天平報一到，就要搶着看那《西游新記》。可是韓景琦却說：如此春光，明麗不能出去遊歷。遊歷正是辜負了這樣的好天氣。而且在上海，囂且塵上的地方，尤其覺得沒有意思。這時韓景琦的元配夫人已經故世，尙未續絃。他却是在報館裏的福州路那個地方洋行公司林立，報館裏到了晚上，電燈底下的工作，不必說了。一到了大家睡眠時候，大聲發於機上，一直要鬧得天亮。韓景琦覺得煩擾起來。那天他的《西游新記》正做到一個地方，末一句却寫到：「孫行者一個筋斗雲離開上海去了。」明天大家看了，齊說：孫行者遊玩上海，正在起勁的當兒，怎麼忽然跑了？有的說：只怕他上海的事情約略都寫到了，換一個地方玩玩也許。

孫行者明天就到北京了。再不然杭州蘇州到處遊歷恐怕也不少。新鮮花樣咧。這天止樓裏的朋友來了也紛紛議論說瞧韓景琦的西遊新記明天做些什麼。又問韓先生呢。茶房說出去沒有回來。大家等着他。直到夜深竟不見他踪影。正是

豈向西天求佛國 却從東海作雲遊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却說韓景琦的西遊新記正做到孫行者一個筋斗雲去了。大家要想問他的下落却只見韓景琦。因為他一向晚上總在報館裏不到別處去。今天却吃過夜飯也不見來。便喚排字房來問問說韓先生的小說稿子發了沒有。排字房道沒有發過。又問別的稿子發過了沒有呢。排字房道都沒有發。季蘭馨道也許他在別處地方打牌。一時不能脫身。龍季英道這句話要是說你我倒有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些相信景琦決不會的。季蘭馨和祖書城道：「我們且把他應該發的稿子給他代發了。小說是我們不能代他做的。或者停一刻兒他回來了也未可知。於是他們便把別樣稿子發了。可是再等到了夜深，却還是黃鶴杳然。把一個時觀平急得什麼似的。原來時觀平生最喜歡穿馬甲。他的馬甲雖然也是從上至下一排的紐頭，他却常常一個都不扣套。一句古文觀止裏的歸去來辭，他簡直是「紐雖設而常開」。這時他常常的把前面兩幅馬甲兩手扯了起來，好似飛鳥的羽翼子一般。到主筆房裏來問說怎麼樣。景琦來了，沒有停不到五分鐘，又來問道：「景琦來了，沒有？」但是景琦的消息總是杳然。時觀平向季蘭馨道：「別是在你們府上，他知道你在報館裏橫豎沒有什麼事。小說就脫班一天了。好在孫行者已經離開上海，也要休息休息。」季蘭馨道：「我想是不會的他。白天雖然也來，此刻是已經十二點鐘了。我們家裏除我一人是回去得遲的。其餘都是老早便安睡。小孩子們明天又要到學校裏去的。我想決不在吾家。」

時觀平道你們又是住在西門中國地界不然可以打個電話去問問季蘭馨道那倒容易得很叫我的包車夫跑回去問一問就得了當時季蘭馨便喚自己的車夫上來說你回去看看韓家大少爺在那裏不在那裏再問問今天來過沒有你坐了車子快去快來祖書城笑道車夫坐車子未必快於自己走季蘭馨道哈哈那你就明白了車夫拖了車子可以在馬路上飛跑要是空身就不能在馬路上飛跑不要說是空身就是拖了空車子也不能在馬路上飛跑巡捕見了就要注意從這一點上你便可以知道車夫空身跑不及拉車子時候的快了祖書城想想這句話倒也不差停了有半個鐘頭那車夫回來了說是韓家大少爺昨天來過今天却沒有來原來韓景琦和季蘭馨是有郎舅關係的季蘭馨的夫人便是韓景琦的阿姊住在西門康甯里韓景琦是常常去的所以韓景琦此刻尙不回來時觀平疑心他在西門及至車夫回去一問說是今天沒有來過便是昨天去了也沒有說今天要到那裏去那時大家又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打。電。話。到。各。處。去。問。訊。都。說。沒。有。來。再。到。他。臥。室。裏。去。看。看。他。的。衣。服。之。類。却。少。了。一。個。皮。包。一。條。毯。子。季。蘭。馨。道。那。不。用。說。他。一。定。出。外。旅。行。去。了。你。們。瞧。他。的。腳。踏。車。不。是。也。在。這。兒。嗎。大。家。一。瞧。果。然。在。房。門。之。外。他。的。腳。踏。車。也。好。端。端。的。在。那。裏。季。蘭。馨。道。一。定。出。外。旅。行。去。了。他。曾。經。說。過。好。幾。回。在。上。海。悶。氣。得。很。非。得。出。外。疏。散。疏。散。不。可。趁。着。孫。行。者。的。筋。斗。雲。他。也。出。外。旅。行。一。次。了。時。觀。平。道。他。到。那。裏。去。呢。除。非。是。蘇。杭。兩。處。否。則。回。松。江。去。也。論。不。定。季。蘭。馨。道。蘇。州。沒。有。什。麼。可。以。游。玩。杭。州。也。難。說。定。至。於。松。江。我。知。道。他。決。不。會。回。去。他。在。松。江。住。三。天。就。厭。煩。了。我。猜。這。一。趟。他。走。得。遠。一。點。罷。時。觀。平。拍。手。道。是。了。是。了。他。一。定。到。日。本。去。了。他。本。說。從。回。國。以。後。沒。有。去。過。很。想。再。去。一。趟。的。他。若。是。早。說。了。我。也。要。到。日。本。去。同。去。不。好。嗎。季。蘭。馨。也。不。敢。決。定。他。是。到。日。本。去。的。大。家。議。論。了。一。陣。說。既。然。知。道。他。旅。行。去。的。今。天。當。然。是。不。回。來。的。了。他。生。性。是。這。樣。尋。開。心。的。只。有。等。他。的。信。回。來。了。一。宿。無。話。到。了。明。天。韓。景。

琦。依。然。沒。有。消。息。他。的。西。遊。新。記。也。就。此。戛。然。而。止。另。外。由。祖。書。城。做。了。一。種。小。說。直。到。第。三。天。上。忽。然。有。個。報。館。裏。的。茶。房。洩。出。秘。密。來。了。原。來。報。館。裏。的。信。件。最。多。一。天。功。夫。多。則。百。餘。封。少。則。有。數。十。封。在。郵。政。局。裏。每。家。都。有。一。個。信。箱。從。下。午。兩。三。點。鐘。起。每。天。由。報。館。裏。派。人。去。收。取。一。天。也。有。好。幾。回。也。有。許。多。是。各。地。訪。員。的。訪。稿。也。有。的。是。外。埠。來。定。報。的。那。時。平。報。館。外。埠。定。報。最。多。一。天。總。有。二。三。十。封。裏。面。都。有。滙。票。支。票。否。則。就。用。郵。票。爲。代。這。些。信。每。天。四。五。點。鐘。都。由。時。觀。平。到。報。館。裏。啟。拆。收。發。處。便。分。清。掛。號。信。爲。一。類。平。信。爲。一。類。登。了。簿。子。等。時。觀。平。來。了。捧。進。去。開。拆。然。後。編。輯。部。的。送。到。主。筆。房。去。發。行。部。的。送。到。賬。房。裏。去。這。是。上。海。各。報。館。大。同。小。異。都。是。如。此。的。今。天。時。觀。平。來。了。仍。由。平。報。裏。一。個。最。老。的。茶。房。名。字。喚。做。趙。升。的。把。信。件。捧。了。進。來。請。時。觀。平。開。拆。每。天。當。時。觀。平。拆。信。的。當。兒。總。是。依。着。收。信。簿。上。登。記。的。次。序。一。封。一。封。的。拆。先。拆。掛。號。信。後。拆。平。信。趙。升。老。是。站。在。旁。邊。把。一。柄。西。式。塗。鏤。的。長。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剪刀先把信口剪開。然後讓時觀平一封封看過。要是裏面有郵政局匯票的。十元便在簿子上寫上十元。五元的便寫上五元。有郵票的便寫上郵票多少。此外各處訪員的來信。一看封面便知道是訪員的信了。懶得去拆。他也就一古腦兒交給主筆房去了。今天時觀平在拆信的當兒。趙升手裏正握着剪刀。剪信一面却說韓先生不知有信來。沒有時觀平詫異道。咦。你怎麼知道韓先生一定不在上海要寄信來。趙升道。小人聽得說韓先生大前天夜裏上了太古碼頭的天津船走了。只怕到了烟臺就有信來。時觀平道。韓先生上天津輪船走。你怎麼知道那裏聽來的話。趙升道。小人聽得吳二在那裏講。小人因此過去盤問他。他說韓先生關照不給館裏人知道。也不許稟明二老爺。所以沒有說。時觀平道。既然不給館裏人知道。吳二又怎麼知道了呢。趙升道。那天是吳二送上船的時。觀平道。原來如此。叫吳二來。我問問他。時觀平一問。吳二果然說出來了。說是韓先生那天看好了大樣吩咐。我把一隻皮包一條。

毯子送到太古輪船碼頭天津輪船上多分韓先生上天津去了時觀平道那末我們前天找尋韓先生你怎麼響也不一響吳二道韓先生臨開船時賞了小人兩塊錢吩咐回去不許告訴大家知道所以小人沒說時觀平拆完了信便奔到主筆房來說道好了好了韓景琦有了着落了原來是吳二送他上太古碼頭的天津船去的當夜便開了韓景琦不許他回來告訴大家知道這東西竟也不說今天他們茶房淘裏在談論被趙升聽得了纔告訴了我我想景琦定是到北京去游玩一趟了大家想這話也是不差誰知又過了幾天韓景琦忽然從奉天寄了一封信回來說我已到了奉天了實因上海塵濁胸中悶損現方遨遊於白山黑水之間遊倦即便歸來前天動身時不告訴你們要叫你們猜不出我到那裏去罷了一個筋斗雲已經到了東三省來了至此大家方纔知道他的遊踪所在韓景琦這一游倒也遊了有將及兩個月方纔回來却依舊的住在平報館內有一天祖書城從說林編輯所出來到了報館裏剛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剛看了幾張當天的報。那茶房進來送上一張名片。說是來看祖先生的。祖書城把這名片拈在手中。只見上寫着張復漢三字。祖書城想了半天。說我不認得此人。啊。想必不是來看我的。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喚做張復漢的。呀。茶房道他明明說是要看祖先生的。而且年紀很輕。看上去不過十一二歲的一個學生。光景。祖書城覺得很奇怪。便道請他到會客室裏坐一坐。因想到報館裏訪記者也不必一定是認得的。便走出來見他到了會客室裏。一看果然如剛纔茶房所說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學生。只見他身上穿一件灰色格子呢的西童衣服。同樣灰色呢的短褲。黑色的皮鞋。長統的黑襪。那襪子及膝而止。因為那短褲遮不到膝。所以膝蓋骨及腿灣一段露出在外面。手中握着一頂軟胎呢帽。無聊的在那裏旋轉。見祖書城出來。便問道。這位是祖先生嗎。祖書城道。敝姓祖。他便向祖書城鞠了一個躬。祖書城瞧他的神情。雖然年輕。却很老成的樣子。便把手中的名片看了一看。說足下貴姓。張那小學生道。我就是張

復漢祖書城道請坐請坐又聽他的聲音不是本地人便問貴處那裏張復漢道做處廣東停了一停兒他道今天特來拜訪先生非爲別事因見貴報上登有徵收小說稿的廣告家母却譯有一種長篇小說不知這裏可能收納否家母極欽佩祖先生的一向很讀過祖先生的大作所以命小子特來造訪却是冒昧得很祖書城見這張復漢雖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却是氣度從容舉止凝重說話不慌不忙態度不卑不抗心中先是納罕張復漢便把一個用報紙包的紙包兒解開只見裏面是兩冊藍格子寫的書密密的小楷約摸有四五萬字的光景封面上寫着「情俠記」三個字祖書城約略的翻了一翻便道容我慢慢兒拜讀罷現在可是不能決定這都有你母親譯的嗎張復漢道都是家母一個人譯的家母本來在虹口一個女學校教英文的因爲他身體不大好今年沒有去教書因此在家中譯了這部書教我來呈政於祖先生的說時便翻開第一冊的第一頁指着一行字道這便是家母的名字祖書城依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着。他。所。指。的。地。方。念。下。去。却。是。『。香。山。黃。素。韻。譯。』。六。個。字。祖。書。城。看。了。開。頭。幾。行。然。覺。得。譯。筆。甚。粵。達。便。道。近。來。閩。秀。能。譯。著。小。說。的。人。很。少。去。年。我。曾。見。過。一。位。陳。璧。人。女。士。以。外。却。沒。有。第。二。人。令。慈。於。數。月。內。却。能。譯。此。長。篇。尤。爲。難。能。可。貴。張。復。漢。道。陳。璧。人。女。士。也。是。我。們。同。鄉。家。母。也。認。得。的。這。一。部。書。家。母。是。初。次。翻。譯。不。知。裏。面。的。詞。句。等。等。對。不。對。家。母。說。要。請。祖。先。生。指。教。尤。恐。我。小。孩。子。說。不。清。楚。家。母。說。祖。先。生。有。空。能。到。舍。間。一。談。尤。所。歡。迎。祖。書。城。道。過。一。天。自。然。要。來。拜。訪。不。知。尊。大。人。可。在。上。海。張。復。漢。道。先。君。故。世。已。經。好。幾。年。了。現。在。只。有。我。們。母。子。兩。人。形。影。相。弔。說。着。有。淒。然。欲。淚。之。意。祖。書。城。連。忙。說。道。好。好。那。末。稿。子。擱。在。這。兒。我。趕。緊。就。看。三。天。以。後。給。你。回。信。罷。便。是。報。館。裏。不。要。還。有。一。個。地。方。便。是。說。林。編。輯。所。也。在。收。稿。我。總。給。你。極。力。想。法。就。是。略。張。復。漢。又。向。祖。書。城。鞠。了。一。躬。便。道。三。天。以。後。我。再。來。罷。這。時。祖。書。城。窮。了。兩。夜。工。夫。把。這。一。部。情。俠。記。看。完。了。情。節。也。很。曲。折。譯。筆。也。甚。條。達。不。過。須。稍。

加以潤色。原來這時候時觀平、韓景琦、祖書城等正想出一種小說雜誌。就在時觀平所辦的正誼書局出版。因此也頗想徵求小說稿子。便在不報上也懸賞徵求小說。祖書城便把這部小說介紹給時觀平。因為是個女作家在中國。是難能可貴的。也要特別優異一點。時觀平答應了。說你瞧着罷。酌量應該給他多少稿費。你定了一個數目。回頭告訴書局裏的賬房先生。教他預備。就是到了第三天。上張復漢便來了。祖書城給他說稿子可以用得。稿費須緩一天。奉上你們府上住在那裏等賬房裏算出稿費。我寫信通知你罷。張復漢道。祖先生。今天有空嗎。家母請你過去談談。本來家母親自來拜訪祖先生的一則家母到了上海以後。不大出門。二則他身體不大好。可否屈駕到寒舍一行。祖書城想了一想。橫豎此刻也沒有什麼事。便道也好。我正要拜訪令慈。因為中國的。女小說家却是很少的。不知尊府在那裏。張復漢道。我們住在虹口青霞里。我們到馬路上。我給先生雇車子向車夫一說。他們便知道了。這時祖書城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便和張復漢一同出了平報館。張復漢早雇好了二輛人力車，便到虹口青霞里來。原來這青霞里全是廣東人所居的，廣東人在上海的很多，好似另關一個區域似的。祖書城在青霞里口下了車，張復漢道：「祖先生請在這裡口站一站，我去開門。」那時他便跳跳縱縱的從後門進去，開了前門，便喊道：「祖先生在這裏。」祖書城跟着他進去，看時房子雖只有一幢，却是收拾得很爲清潔。正中一張圓桌子，披上個雪白的桌衣，桌上是一個膽式白磁花瓶，花瓶裏插上一叢白薔薇，周圍是四把椅子，還有一隻長形的沙發椅，壁上有幾幅西洋水彩畫，都畫的拿破崙故事。張復漢笑道：「祖先生這屋子狹仄得很。」祖書城道：「很好。」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正說話中間，只聽一陣扶梯響，張復漢道：「家母下來了。」祖書城抬頭看時，却見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士，容貌很爲端秀，衣服極其樸素，穿一件青灰色愛國布的夾襖，下繫黑色綢裙，是一雙天然足，就只衣服比較平常的長一些兒，未脫廣東風氣。開口時雖操着上海話，却也未脫廣東。

口音便道。祖先生請坐。請坐。我說隨便什麼時候請祖先生光顧談談。那復漢這小孩子也不問人家有暇沒暇。今天就約了祖先生來。可不是淘氣嗎。祖書城道。本要來拜訪夫人大作。已經拜讀過一遍了。欽佩之至。現在中國女子要求國文略爲通順一點的。已經不多。難得夫人中西文均極貫通。聽得還是第一次譯小說。咧將來一定成爲作家了。這時張復漢却忙着泡了兩盞龍井茶送上來。他母親道。祖先生看了不要見笑。我是初次譯小說。最初譯了幾千字。自己看看有些兒不像。重新再改過改了一陣子。塗抹了好幾回。再謄清出來。自己看看終覺得不妥。便放下不譯了。過了幾天。想既然譯了。便把他譯完成了。再說有位陳璧人女士。不是祖先生也認得的嗎。他不是也譯過一部小說。過而且已經印出來的了。我便送給他去看。他却極力的稱許。我說你不要謬贊我們女子的筆墨。終覺得穉弱得很。不能登諸大雅之堂。陳璧人姊說有位祖書城先生。你認得嗎。他很肯獎掖女界。我曾經譯過一部小說。請他改過現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在平報館裏你何妨把這部書送給祖先生去看看因此我叫小兒到報館裏來的祖書城道我懂得什麼陳璧人女士的小說我不過幫著他在字句之間略加修飾罷了像夫人這一部小說譯筆非常暢達簡潔也沒有什麼須刪潤的地方第一次譯小說便能如此愈加可佩服了張復漢的母親黃素韻道我命小兒奉邀祖先生來非爲別事一則這一部『情俠記』我是第一回譯書自己覺得筆墨甚不佳難於見人所以譯好以後終不敢取出來就正有道去年我是在這裏一個女學校裏擔任些英文功課只是我的身體不大健全自從先夫見背以後境遇益艱因憂致疾常常的病了我恐怕耽誤了人家的課程所以今年辭了這個教書生涯在家自己教教小孩子餘下來的工夫就譯這部書本來初譯的文字何敢問世就是祖先生那裏有人要刊印也就奉送好了却是不敢領取酬金的祖書城道酬金照例致送他們印出來也是要賣人家錢的不過不能太豐罷了因爲中國的文化尙在閉塞時代不比歐美各

國一部有名的小說書發行以後動輒數十萬部甚至於百萬部以上也是有的。即在日本往往也要銷行到十萬以上。因為國內讀書的人多。所以有此效果。出版家購買力既大。他的利潤也厚。著作家的稿子自然也賣得起錢了。因此外國的著作家。只靠幾部著作。收收版權稅。便可以過活。一生像中國的出版界。普通每部書銷二三千。已經算是好的了。倘然能銷到一萬以上。便是不可多得的書。因此之故。著作家的酬報。也便不能豐厚了。況且夫人這書。雖是初譯。辛辛苦苦的譯成一種長篇。那有不取酬報之理。不比是一篇短篇小說。說倒也罷了。黃素韻道。不過這書。要是出版。非得祖先先生細細加以修改。不可。既然如此。說酬資敬領。但是我的要求。請祖先先生對於這稿子。要不客氣的刪潤一過。而且最好要借重大名例。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復漢這孩子。他是一個孤兒。他父親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已亡過了。從小便是我教養他。所有英文國文。也都是我一個人口授。現在勉強還不能算一個失學兒童。但是女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人。們。的。知。識。究。屬。有。限。現。已。到。了。十。一。二。歲。以。後。可。不。能。再。自。己。教。授。須。得。出。去。讀。書。了。不。過。這。孩。子。却。還。誠。實。是。一。個。苦。孩。子。當。然。也。不。能。不。如。此。現。在。我。家。中。母。子。兩。人。熒。熒。相。弔。連。婢。女。也。不。用。一。個。燒。飯。洗。衣。等。事。我。自。任。之。出。去。上。街。買。菜。蔬。泡。水。等。事。都。是。復。漢。任。之。母。子。自。炊。生。活。倒。也。很。為。融。洽。不。過。我。就。是。多。病。大。概。上。海。的。天。氣。於。我。不。甚。相。宜。我。却。是。要。回。到。廣。東。去。的。祖。書。城。道。夫。人。回。廣。東。去。把。張。世。兄。也。帶。他。同。回。去。嗎。黃。素。韻。道。我。就。因。此。躊。躇。我。却。不。願。意。他。回。到。廣。東。去。擬。想。把。他。留。在。上。海。因。為。他。從。小。孤。露。嬌。養。倒。並。不。嬌。養。而。且。他。還。富。於。冒。險。性。質。他。在。八。九。歲。的。時。候。便。一。個。人。搭。着。東。洋。的。船。到。日。本。去。過。一。趟。祖。書。城。道。哎。呀。八。九。歲。時。一。個。人。便。到。日。本。去。嗎。像。我。們。八。九。歲。時。連。街。上。行。路。也。不。大。認。得。咧。黃。素。韻。道。這。也。不。能。不。如。此。他。是。特。為。去。尋。他。的。母。姨。就。是。我。的。妹。妹。他。在。日。本。留。學。但。是。不。久。歸。國。了。他。歸。國。後。便。要。到。上。海。來。我。想。等。舍。妹。來。了。我。便。回。廣。東。去。了。復。漢。也。有。他。母。姨。照。應。不。過。我。們。

舍妹來了。他一則上海事情不大熟。二則究竟是個女人。我想我這小孩子將來還要費神。祖先生提携一切。今天請祖先生到此。這也是一件重要的懇託。祖書城道我看張世兄英俊內含。又是個誠篤的人。即在髫年已經看得出的了。況且剛纔夫人講起八九歲上一個人便到日本。他一切經歷比了成人還富得多。將來所造正未有艾。夫人得此甯馨。也是天之報酬。夫人撫孤的一片苦心。以後很望張世兄常到我那裏來。我願結爲小友。黃素韻道若得祖先生加以提撕。我便放了一半的心。他的英文大概由我所親授。國文却差一點。他也喜歡譯譯小說。將來教他譯一兩篇短篇。請祖先生修正。那時祖書城和黃素韻又談了一回廣東事情。以及小說上的討論。便告辭而出。張復漢送到里口。祖書城又約了他三天以後到報館裏來領取他母親所譯情俠記的稿費。從此以後張復漢便常常來到祖書城那裏。成爲一個小友。有時到了平報館裏。便和祖書城談天說地。到一兩個鐘頭。他老是穿了那西洋書孩子所穿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的。西。童。服。有。時。外。面。罩。一。件。青。布。大。褂。皮。鞋。破。的。就。是。破。的。常。常。的。到。平。報。館。裏。來。報。館。裏。人。說。祖。先。生。你。怎。麼。有。這。樣。一。位。小。朋。友。祖。書。城。道。你。們。別。瞧。他。是。位。小。朋。友。他。的。智。識。勝。於。成。人。好。多。咧。且。說。那。天。祖。書。城。正。送。了。張。復。漢。出。去。却。見。一。人。來。看。望。季。蘭。馨。在。止。樓。裏。坐。地。是。個。胖。胖。的。身。體。圓。圓。的。臉。袋。一。口。的。松。江。話。祖。書。城。進。去。季。蘭。馨。便。紹。介。道。這。便。是。我。們。的。同。鄉。張。拜。石。兄。他。現。在。文。昌。書。局。裏。辦。事。又。把。祖。書。城。介。紹。給。張。拜。石。張。拜。石。道。久。慕。久。慕。不。是。我。們。書。局。裏。還。出。了。祖。先。生。幾。種。大。作。嗎。祖。書。城。道。我。也。好。久。不。到。你。們。那。裏。來。玩。了。余。季。還。先。生。在。局。中。嗎。張。拜。石。道。他。是。常。在。局。中。一。天。到。晚。也。不。到。那。裏。去。的。祖。書。城。道。過。一。天。還。要。來。訪。訪。這。幾。位。老。朋。友。咧。季。蘭。馨。忽。然。的。把。手。一。拍。道。哎。呀。不。差。我。把。這。位。祖。書。城。介。紹。給。你。們。罷。這。是。再。適。當。也。沒。有。了。而。且。一。定。幾。方。面。都。歡。迎。張。拜。石。道。那。是。求。之。不。得。要。是。書。城。先。生。可。以。擔。任。正。是。歡。迎。之。不。暇。只。怕。書。城。兄。不。肯。罷。祖。書。城。這。時。丈。二。長。的。和。尙。也。摸。不。着。頭。

腦說你們到底商量些什麼呀。張拜石道：我告訴你罷。近來上海的伶界中人，不是開了一個學校專教伶界中的子弟嗎？祖書城道：這個我知道叫什麼樣。茗小學校前天潘月樵到這裏來，還帶着他兩個小孩子和時觀平、韓景琦來講話，教他兩個小孩子向人家請安。咧，張拜石道：因為伶界裏辦了學堂，現在妓界裏也有人提倡辦學堂了。祖書城道：是誰提倡辦學堂？還是客人呢？還是他們堂子裏僧人自身？張拜石道：客人提倡就沒有意思，好在就是堂子裏妓女自身在那裏發起。我們應該幫幫他的忙。祖書城道：發起的是誰？張拜石道：有一位喚做李文韻，是個無錫人，因此他另外有塊牌子，就喚做梁溪李。此人年紀倒也不小了，大約也有二十六七歲。從小就進過家塾，也識得幾個字，能看小說書，自己研究研究，也能畧解吟詠做的詩。雖然不好，也還能調平仄。這樣風雅的人，上海北里中就不可多得了。季蘭馨道：你這話也調侃人不少，做詩能調平仄，便說他是風雅中人。張拜石道：你不要小覷人，做詩能調平仄，就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底。是。研。究。過。的。不。是。抓。到。籃。裏。就。是。菜。我。們。書。局。裏。前。天。有。個。人。拿。一。本。自。己。做。的。詩。稿。來。要。印。詩。集。略。一。翻。閱。裏。面。失。調。出。韻。不。知。有。多。少。咧。祖。書。城。道。別。打。斷。話。頭。那。末。便。是。這。位。李。文。韻。校。書。發。起。辦。這。個。學。堂。嗎。張。拜。石。道。是。的。就。是。他。發。起。的。我。們。同。事。中。有。位。姓。董。的。他。大。號。喚。做。懋。庵。也。是。你。們。貴。同。鄉。書。城。兄。也。認。得。嗎。祖。書。城。道。也。曾。見。過。幾。面。張。拜。石。道。那。位。梁。溪。李。却。和。董。懋。庵。很。要。好。因。此。董。懋。庵。極。力。幫。他。的。忙。還。有。我。們。書。局。的。股。東。中。有。位。姓。惠。名。廉。清。的。也。是。肯。提。倡。風。雅。的。人。自。然。梁。溪。李。一。發。起。背。後。有。許。多。人。幫。他。的。忙。這。學。校。便。自。然。而。然。的。成。功。了。祖。書。城。道。他。們。辦。這。個。學。校。還。是。專。教。沒。有。做。生。意。的。妓。女。呢。還。是。專。教。已。經。做。生。意。在。那。裏。出。堂。差。的。妓。女。呢。張。拜。石。道。大。概。是。並。蓄。兼。收。這。事。我。不。十。分。詳。細。要。知。詳。情。須。問。我。們。這。位。董。懋。庵。先。生。聽。說。他。們。這。個。學。校。喚。做。半。日。學。校。因。爲。在。堂。子。裏。的。人。夜。裏。是。要。磨。夜。的。既。要。磨。夜。朝。晨。便。不。能。起。早。這。個。半。日。學。校。便。預。備。在。下。午。兩。

點。至。五。點。教。那。班。已。經。出。堂。差。做。生。意。的。人。至。於。沒。有。做。生。意。的。人。起。早。也。沒。妨。礙。便。是。上。午。九。點。鐘。至。十。二。點。鐘。的。功。課。祖。書。城。道。以。我。迂。執。的。想。起。來。教。育。和。妓。女。兩。件。事。終。不。能。並。列。你。說。是。教。那。沒。有。做。過。生。意。的。人。罷。教。他。們。多。增。進。一。點。兒。知。識。將。來。爲。妓。女。多。幾。個。識。字。的。人。未。必。和。社。會。上。有。益。本。來。那。些。老。鴿。們。買。了。許。多。討。人。教。曲。子。也。要。識。幾。個。字。的。到。你。這。半。日。學。校。裏。讀。一。年。半。年。書。局。票。上。姓。張。姓。李。也。看。得。懂。了。什。麼。路。什。麼。里。這。個。牌。子。的。名。字。叫。什。麼。也。看。得。懂。了。他。們。也。就。不。來。了。這。個。學。校。裏。的。教。習。也。就。等。於。烏。師。先。生。即。使。真。正。這。女。孩。子。倒。是。很。聰。明。的。無。奈。他。是。討。人。身。體。到。了。十。四。五。歲。身。體。發。育。得。長。成。的。便。要。掛。牌。子。做。生。意。去。了。給。他。當。妓。女。做。一。套。預。備。工。夫。殊。可。不。必。教。那。已。經。做。生。意。的。妓。女。嗎。一。面。夜。裏。出。堂。差。要。應。酬。客。人。一。面。又。要。來。讀。書。這。讀。書。也。就。媽。媽。虎。虎。他。們。今。天。高。興。來。就。來。明。天。不。高。興。來。就。不。來。來。了。也。只。當。是。個。遊。玩。之。所。學。堂。裏。有。了。同。學。倒。可。以。呼。羣。嘯。侶。一。同。去。遊。玩。再。

第十八回 青裙素服試譯萬言書 粉膩脂香宏開半日校

不然講堂裏就談起堂子裏的事情來。昨天張大少阿曾來叫明天李四大人在哈人家請客再碰着醋性重的同學中爲了客人吃起醋來殺千刀濫污貨的罵起來。這個課堂還成一個課堂嗎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張拜石道這樣說來。趙先生是根本不贊成的了。董懋庵的意思那半日學校裏的教員請男人是不大好的。應請幾位女教員所教也無非是修身家政學教育子女手工裁縫或者加些圖畫音樂之類。總之是要他們得些普通的知識。此外應請幾位學董監督他們的事。贊助他們一切。剛纔我正和季蘭馨兄請他做一個學董。他不肯擔任。恰巧你老兄進來。所以蘭馨說你老兄適當介紹你老兄自己。却可以卸肩。現在聽你老兄這樣一說。可是根本上又不贊成了。正是

誰拋暮雨朝雲業
來作春絃夏誦人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鈿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襪裹甯馨

且說上海的青樓半日女學校要請學董季蘭馨不肯擔任却紹介祖書城張拜石又說祖書城根本上不贊成祖書城道並非是什麼根本不贊成要講教育原理怎能分出階級種類妓女也是個人難道不當施以教育嗎況且現在中國納妾制度未廢把妓女討到家裏做姨太太的很多妓女不是永遠爲妓女的嫁了人從良以後也要操持家政也要教養兒女教現在那些嫁了人的妓女那裏懂得這些尤其是上海不論名公巨商都喜歡討妓女做姨太太一種是他放蕩慣了受不得家庭束縛只得出來重抱琵琶下堂求去或者那家嚴酷又放他出來因此仰藥自尋短見這種慘劇也不知有多少還有一種呢家庭變爲妓女化討了一個堂子裏的人在家裏連家庭裏都受了他的教育一天到晚專門講什麼衣服最時髦什麼裝飾最流行那裏的大菜好誰家的戲劇佳一家人都受了他的教化走出來一切裝束舉止便和堂子裏的人一樣要是那家有女兒的尤其容易熏染大人家的小姐們被這位堂子裏出身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鉤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裏寧馨

的。姨。娘。一。教。育。便。打。扮。得。和。堂。子。裏。一。樣。因。此。上。海。公。館。裏。的。人。和。妓。女。的。裝。束。分。不。出。來。這。正。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董。懋。庵。先。生。現。在。幫。着。他。們。辦。這。個。青。樓。半。日。學。校。不。能。說。不。是。一。片。婆。心。無。論。那。一。等。人。多。受。一。點。知。識。總。是。好。的。但。是。像。這。樣。的。辦。未。免。太。不。澈。底。一。面。當。妓。女。一。面。當。學。生。我。終。覺。得。期。期。以。爲。不。可。再。有。一。說。現。在。女。學。還。沒。發。達。女。子。失。學。者。多。與。其。如。此。倒。不。如。辦。一。個。普。通。幼。女。的。半。日。學。校。使。貧。家。的。女。子。多。得。些。教。育。不。致。於。流。爲。娼。妓。似。乎。比。這。青。樓。半。日。學。校。好。得。多。季。蘭。馨。道。人。家。這。是。已。成。之。局。了。不。過。要。抓。幾。個。人。做。學。董。作。爲。贊。成。人。之。列。你。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就。不。答。應。沒。的。就。大。發。議。論。拉。上。一。車。子。的。話。張。拜。石。笑。道。本。來。董。懋。庵。先。生。要。叫。我。來。請。你。的。你。自。己。不。願。意。介。紹。了。祖。先。生。祖。先。生。說。的。也。就。是。你。要。說。的。話。你。如。今。却。又。怪。着。祖。先。生。多。說。話。了。我。知。道。你。們。兩。位。之。中。一。位。也。不。願。意。的。算。我。白。跑。一。趟。就。是。了。這。時。張。拜。石。談。了。一。回。別。的。話。也。便。去。了。季。蘭。馨。還。約。他。沒。有。事。的。

當兒到我們止樓來。又小麻雀張拜石去了。祖書城便問季蘭馨。怎麼他們發起這個青樓。半日學校季蘭馨道。你不知道嗎。那董懋庵和梁溪李兩人打得火一般熱。那梁溪李自命是個詩妓。其實是半瓶醋。不知道能譎成幾句七言詩。在上海的堂子裏。自然是了不得的人物。恰巧又遇着董懋庵。惠廉清一班酸溜溜的人物。半瓶醋遇到酸子。當然沈澀一氣了。祖書城道。既然如此。便教着他做做詩。唱酬。唱酬。瞧他有做得不妥的地方。給他修改潤色。一下子做一個絳帷女弟子。豈不很好。季蘭馨道。這也是時代潮流所趨。在二三十年的時候。照你的那種辦法。也很彀了。近來却還覺得不彀。未免有些陳腐氣。現在流行的開學校。這非開學校。不足以震動人。你要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流行品。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出風頭。反乎此。便算不得時髦人物。不是我苛刻的說。一句話。他們這些舉動。多少有些廣告性質。在內。你想那位李文韻。校書年紀已經二十六七歲了。堂子裏的先生一過二十歲。漸漸成爲過去人物。年華老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裏寧馨

大須得想個什麼法子。足以引動人。他既然識得幾個字。想出個辦學校的方。法。少不得還要登報披露。那所辦青樓半日學校的宗旨。也要登幾天告白。人家也知道。這位李文韻不是一個尋常的人了。至少也有人去叫堂差看看。是何等樣一位風雅而熱心有志的人。這就他的生涯。不就此好起來嗎。祖書城道。這個話。你也未免說的太苛刻。我想好名之心。却是有的。一定說他做廣告。這個廣告費也不小啊。季蘭馨道。若說廣告費。還不是在捧他的老爺們身上。出稍嗎。他還自己挖腰包。也沒有這種笨人啊。我聽得人講。這位梁溪李。在無錫時候。已經嫁過人了。他那男人。是縣衙門裏一個差役。他嫁過去。就不願意鬧了。幾場便逃到上海來。當妓女。男家也知道。縛不住。他出了幾個錢。把這段婚姻了斷。咧。祖書城笑道。那自然呢。他還自命是個女詩人。咧。怎麼嫁一個縣衙門裏的差役呢。自然要嗟歎。遇人不淑。這位女詩人。不知做了許多自傷紅顏薄命的詩。咧。據此看來。就是那女詩人。害了他。要不是女詩人。也守着

那個縣衙門裏的差役過活了。季蘭馨搖頭道：「你這話不對。照你這樣說，便是爲近來大家所反對的一句話，喚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做證。註了，可不。被現在的新學家罵死。依我說爲『名』字上着想，到底幸虧識得幾個字，你想偷然他嫁了這縣衙門裏的差役，也不過做一個縣前大叔的老婆。如今也。許兒女一大淘說不定。這位縣役弄得養贍不來。如今雖然當的妓女，究竟吃得。好穿得好，也用不着一天做到晚，怎不寫意空來。張園、愚園、坐馬車、兜圈子。還有那些老爺大人，陪伴他社會上尊他一聲詩妓。他那梁溪、李文韻的名字，便灌入人家耳朵裏，比了做個縣役的老婆，不是強得多嗎？說話中間，止樓裏又來了許多客，便把祖書城和季蘭馨的話就此打斷了。過了兩天，這時楊萬里也預備遷往上海來住了。同時便有陳百忍、諸季屏、褚長真、蘇玄曼、鄧問秋幾位也在上海。這天恰巧是褚長真在一品香請客，也約了祖書城、祖書城到時，他們已經入座了。這一班朋友，每逢飯局都喜歡叫堂差見祖書城進來。第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襪裹寒馨

一個陳百忍說道書城兄我已經給你叫了張雅雲了。祖書城道你們大家叫了。不曾說是大家都叫了。祖書城也就無言可說。停了一會兒功夫。果然各人所叫的局和張雅雲都到了。有幾位年紀略大的姑娘都說從隔壁房間裏來。褚長真道怎麼你們都說從隔壁房間裏來。隔壁房間是誰在那裏大請客呀。那褚長真叫的一位喚做鷗波小榭的便道褚老爺你不知道嗎。今天梁溪李在這裏大請客。咧他提倡着說道要辦什麼青樓半日學校。邀着許許多多姊妹們在這裏會議預先下了一個請帖。我們不能不來。但是我說這自然是一件好事。體不過開學堂的事。是要他們當大人老爺去幹的。要我們生意浪人去辦。一則名氣也不好聽。二則我們也辦不了。此刻梁溪李還在那裏演說。咧我因爲還有幾個堂差。所以等不及他們散會先走了。蘇玄曼叫的縹渺樓說這個李文韻有點嘔頭嘔腦。正不知攪的什麼呢。我們要能讀書也不至於吃堂子飯了。楊萬里道他們在那裏開會。我們偷着去瞧瞧。鷗波小榭道不是就

在隔壁嗎。從這板壁縫裏也可以張得見咧。楊萬里便從一個比較上稍闊的板壁縫裏一張果然見主席上有一個人站着在那裏演說。桌子上却攤着一張紙。大概這演說詞是預先託人做好的。那演說的定然是那發起人梁漢李了。只見他是個胖胖的臉兒矮矮的身材挑了一個方額角穿了一件雪灰色的紗夾衫。高聲說道。從前有位梁紅玉也是堂子裏出身。他還幫着他們老爺打仗呢。聽說日本的妓女因爲他們國家和俄羅斯打仗。他們都報效軍費咧。這便是他們教育得好。我們一樣的有五官四肢。怎麼便趕不上他。我現在倡辦這個學堂。想叫姐姐妹妹們抽個空兒認得幾個字。將來不做這行的時候也可以主持家政。教訓子女。豈不好麼。可憐我們這一班人。落到堂子裏來大半是從小被人家拐騙來的。也有欠多了債無可設法。總之是身不由主進了這個火坑。懊悔也來不及。運氣好的過了幾年。跟着一個好客人從良去了。運氣不好的好似下了地獄不見天日。即使有心學好。誰肯教他論天演的道理。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卸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裹軍容

我們這一班人滅盡了倒也爽快……梁溪李正演說到那裏楊萬里聽了道
哎喲瞧不出他們倒還知道什麼天演公理只怕還是年道鄰的女弟子罷陳
百忍聽得如此說也跑過來要在板壁縫中張看兩個頭湊在一處要搶那一
條板壁縫看不覺兩個頭一碰撞得板壁上巨響楊萬里道不要搗亂我們且
再聽他演說下去只聽梁溪李又道還有經費一層我的力量有限只能捐助
一百元那裏辦得起這個學堂來這是懇求姐姐姐妹大家幫一點兒忙或是
自己隨意捐助或是抽收下脚或是向客人門前說項請他們解囊資助一點
不拘多少大家幫個忙兒這個學堂便可以辦成功了說着便坐了下去又取
出一本簿子好似捐簿一般便道諸位姐妹倘然贊成此事的請大家捐助一
點說了出來是多少數目我可以寫上了緩一天到你們生意上來收欸只見
大家面面相覷默無一語陳百忍悄悄的向楊萬里道僵了僵了瞧他們怎樣
下場只見那邊貼近梁溪李的站起一人是一個面容很飽滿的人說道今天

這。位。梁。溪。李。姐。姐。發。起。那。青。樓。半。日。學。校。我。們。自。然。是。很。贊。成。但。是。這。件。事。單。靠。我。們。幾。個。做。生。意。的。人。支。撐。一。個。學。堂。是。靠。不。住。的。而。且。那。些。開。學。堂。的。事。我。們。也。全。不。懂。得。經。費。一。層。我。們。也。力。薄。得。很。譬。如。梁。溪。李。姐。姐。可。以。捐。助。一。百。元。我。也。可。以。捐。助。一。百。元。不。過。有。許。多。姐。妹。他。們。還。是。討。人。身。體。雖。然。憑。着。眼。下。生。意。很。好。却。沒。有。自。主。之。權。的。連。那。個。身。體。還。不。是。他。自。己。的。怎。能。教。他。捐。錢。呢。依。我。說。這。件。事。還。是。老。爺。們。的。事。雖。然。開。了。學。堂。原。是。救。濟。我。們。吃。堂。子。飯。的。苦。女。兒。但。上。海。灘。上。就。不。少。發。慈。善。心。的。老。爺。們。諸。位。姐。妹。們。對。於。招。呼。你。們。老。爺。們。大。家。極。力。的。運。動。一。下。子。不。就。成。了。事。嗎。譬。如。他。們。本。應。買。給。你。們。金。剛。鑽。珠。子。的。移。助。了。學。堂。豈。不。很。好。所。以。我。想。要。我。們。姐。妹。捐。助。是。有。限。的。要。我。們。姐。妹。運。動。老。爺。們。纔。對。呢。我。主。張。此。刻。我。們。沒。有。一。個。把。握。過。幾。天。運。動。有。了。成。效。纔。可。以。報。命。咧。楊。萬。里。聽。了。向。陳。百。忍。道。這。纔。是。個。老。斲。輪。手。咧。陳。百。忍。道。你。知。道。是。誰。呀。這。便。是。大。名。鼎。鼎。的。老。林。黛。玉。咧。楊。萬。里。道。怪。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鈿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襖裹寒馨

道呢。這時褚長真便喚道。兩位別只顧看菜。要冷了。難道真個有什麼大宴會嗎。楊陳兩人連忙歸座。便道了不得了。不得真正崇論閎議。舌粲蓮花。褚長真道。你們聽得些什麼。何妨說出來。給大家聽聽。楊萬里道。他們還知道什麼。天演公理。咧。真可以教赫胥黎歡喜。年道。鄰點首。又把梁溪李和老林黛玉的演詞約略的講了一遍。褚長真道。老林黛玉本來談鋒甚健。無論什麼樣人。他都可以敷衍得下去。梁溪李的一番話說出什麼。天演公理。我想只怕是有牀頭捉刀人了。陳百忍不禁拍手道。好這牀頭捉刀人。五個字用得確當。那時祖書城在座。便把張拜石代董懋庵來要請學董的事說了一說。諸季屏道。如此說來。這牀頭捉刀人只怕便是董懋庵了。席散以後。大家歸去。這時楊萬里已經擔任了道本女學校的教習。這道本女學校便是吳九思所開的校址。却在西門。諸季屏也辦了一個學校。喚做健進中學校。也在西門。他們這西門一帶的朋友。很多有許多學校。都在西門。他們便也勸祖書城遷移到西門去住。祖書

城道早知如此。我從山東回來的時候。看房子。看在西門也就好了。大家也熱鬧一點。此刻已經住在那邊。却已安土重遷了。光陰飄忽。轉瞬兒又到了夏天。學堂裏都放了暑假。書局的編輯所。却是不放暑假的。但是到了盛暑的幾天。他們也只做半日工。惟有報館裏。不管你天寒天熱。在電燈光下。還是要埋頭伏案。做你的工作。幸虧平報館高樓多。風常常有。止樓裏一班朋友。清談娓娓。大可消暑避炎。祖書城住的勝佳里一帶。却是友朋很少。就只梅福里還相近。范成美、雲和笙都住在那裏。那范成美却是信仰基督教的。他雖然也詼諧好談。可是他信道彌篤。免不來有些道貌儼然。加着他擔任教課以外。還有許多宣講的地方。都要請他去。的一禮拜周而復始。倒也很忙。因為他推闡教義。很為明晰。不比胸中無物的講教。是個囫圇吞棗。所以人家都要請教他。他也很為高興。祖書城去了。也不過偶然談談。倒是雲和笙常常一同出游。每逢星期日到味蕪園坐坐。喝一回茶。閒文野事。隨意談天。那一年上海的夜花園盛行。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鉤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袂裹寧馨

這種夜花園都在上海的郊外有幾家隨便借一個地方搭蓋一座房子也有幾家不過闢一塊空地用蘆蓆搭蓋一個棚前面走廊等等也是用蘆蓆夾出來地下便把草地略爬一爬平天晴的時候本來可以草地上坐坐天雨以後草地還潮濕地下也鋪上一層草蓆所謂那種夜花園呢裝了不少的五色電燈使人遠望就覺得很熱鬧很燦爛蘆蓆棚裏便搭了幾處台變戲法的唱灘簧的或者也有髦兒戲小京班那絲竹嗷嘈之音和電燈燦爛之狀從遠遠望去也好像是引人入勝每每闐動了許多游人借此坐夜馬車到夜裏兩三點鐘後馬車一輛輛銜尾相接的到夜花園來其實所謂花園者既沒有一株花也不成其爲園這種夜花園起初倒也是僑滬的西商所開設的他們總在靜安寺路西首那一帶略爲點綴園林風景每逢盛暑的夜裏住在繁熱的屋子裏不能睡覺便結伴夜游喝些清涼汽水在此乘涼後來華人也便做行實在此是因爲出來坐夜馬車的無處駐足有了夜花園大家便說到夜花園去尤其

是。一。班。馬。夫。說。起。夜。花。園。更。爲。眉。飛。色。舞。因。爲。有。了。夜。花。園。可。以。教。他。們。添。不。少。的。生。意。咧。可。是。上。海。有。幾。位。寓。公。既。不。能。禁。止。他。們。少。爺。小。姐。出。來。遊。玩。却。說。這。種。夜。花。園。夜。田。零。露。有。傷。風。化。要。請。求。租。界。當。局。禁。止。可。是。開。在。租。界。裏。的。大。半。領。有。執。照。方。能。開。設。開。在。華。界。裏。的。那。就。隨。隨。便。便。但。是。他。們。能。在。這。地。方。開。設。當。然。也。是。運。動。得。來。的。這。兩。天。本。埠。報。上。就。鬧。這。夜。花。園。的。問。題。租。書。城。那。天。偶。然。問。起。雲。和。笙。道。一。向。聽。得。人。家。說。夜。花。園。這。個。夜。花。園。到。底。是。個。怎。樣。形。狀。就。報。紙。上。說。起。來。好。像。是。怎。樣。的。傷。風。敗。俗。一。般。雲。和。笙。道。夜。花。園。可。謂。毫。無。意。思。那。中。國。人。辦。的。更。糟。但。是。要。說。他。怎。麼。的。傷。風。敗。俗。也。未。免。言。過。其。實。上。海。傷。風。敗。俗。的。事。夜。花。園。還。不。能。擔。這。個。責。任。你。沒。有。去。過。的。何。妨。去。一。趟。轉。瞬。秋。涼。也。就。禁。止。了。包。管。你。去。了。一。次。再。不。想。去。第。二。次。租。書。城。道。好。好。我。們。今。天。晚。上。就。去。我。們。到。那。裏。去。喫。夜。飯。喫。過。夜。飯。雇。一。輛。馬。車。便。去。雲。和。笙。搖。頭。道。喫。過。夜。飯。便。去。嗎。那。裏。有。這。樣。早。那。你。正。是。太。外。行。了。這。個。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攜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裏寧馨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裹寒塵

夜花園總要到夜裏十二點鐘以後纔開市。便是那些唱灘簧唱髦兒戲的也都要等別處正場散後然後到那邊去。便是游人也都要這個時候堂子裏先生也要到堂差出完後約着客人坐夜馬車同去。早去了有什麼意思。我們有個親戚從蘇州來他們也震驚於上海的夜花園。白天要去逛一回我說白天有什麼可逛。他道我是晚上十點鐘就要睡覺的。我也並不要瞧熱鬧。只知道夜花園是怎麼一回事罷了。他不聽我言巴巴的叫了一輛馬車。白天三四點鐘帶了他的夫人去遊玩。夜花園到了那邊只見一片空地上蘆蓆搭了一個大棚門前一個牌坊似的有幾個電燈做成的外國字。蘆蓆棚旁邊橫七豎八的都是一些椅子桌子堆得高高的。他對於這夜花園倒抽了一口氣。說所謂夜花園者就是這麼一回事。便是蘆蓆棚的門也沒有開。他當然不能進去。進去也一無所覩。他回來追悔得什麼似的。枉費了馬車錢。我說你不聽我言。應吃這苦咧。祖書城道如此說來。非到十二點以後去不可。那末我們要去在什麼

地方約會呢。雲和笙道：「今天晚上有人約我去碰同棋。大約吃過夜飯，動手這八圈同棋，碰下來也要十二點快咧。本來這樣大熱天，誰高興去做這個苦工？因爲這都是茶葉幫裏的老先生，有幾位還是父執，約了幾次，不能不敷衍他們。一次橫豎你們報館裏是晏的，到那邊碰和散後，我來看你，不過先說定一句：要是天下雨了，我便報館裏也不來了。天若太涼，我們到報館裏再商量。進止祖書城道：「很好很好。我在報館裏等你便了。兩人別後，這天晚上祖書城便在報館裏等他。恰值天公做美，既不下雨，又不刮風，大家正熱得都想一個涼快的地方兜兜。因爲天熱了，便教人睡不着，到了十二點鐘以後，雲和笙果然來了，甚爲高興。他說：「同棋贏了，疊連和了兩副頭同。」（註：頭同者，斷頭斷不同也。爲同棋中之術語。）總共贏了二十幾塊錢。今天游夜花園的東道出來了。我們早點去早點回來，請你發一個命令，叫茶房去叫馬車。可是關照他要敞篷的，簡直給他說到夜花園去票子，託他買他們有好處的，聽得了自然樂意。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鉏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裝寧馨

祖書城便喚報館裏茶房趙升去叫馬車。停一會兒趙升回來說做篷車沒有了。今天遊夜花園的人多生意好得很。只有一輛船車。價錢貴一點。不知老爺要不要。祖書城便問雲和笙。船式車好不好。雲和笙道。船車也好。趙升道。本來我們報館裏叫車子。有一定價錢。不拘時候長短。總是二元五角。錢酒錢隨老爺們賞賜。此刻這輛船車。他說要四塊錢。小賬在外。雲和笙道。就是這樣罷。你關照他馬要走得快一點的。就叫他配過來罷。一刻兒馬車配好。雲和笙道。夜花園有好幾處。我們到那一處。祖書城笑道。我是完全是個阿木林。請你做主。罷。雲和笙道。我們便到亨。白夜花園去比較。上似乎大一點。便吩咐馬夫到亨。白夜花園。馬夫答應了一抖絲韁。這馬倒也跑得快。過了幾條繁盛的馬路。以後漸漸的到郊外來了。涼風習習。果然涼快了許多。再一瞧前面的馬車。一輛輛的銜尾相接。望着自己的車子。後面也還有不少的馬車。雖然星月交輝之下。却也瞧不出都是些什麼人。偶然間覺得香風笑語。便知道有女同車。馬車

走。了。一。陣。便。見。前。面。一。帶。電。燈。燦。爛。得。耀。人。眼。睛。人。聲。也。熱。鬧。非。常。雲。和。笙。道。前。面。便。是。亨。白。夜。花。園。了。便。從。身。邊。掏。出。兩。塊。錢。來。叫。馬。夫。去。買。票。馬。夫。道。票。子。我。們。有。停。刻。和。馬。車。錢。一。塊。兒。算。就。是。了。祖。書。城。道。怎。麼。他。們。都。有。票。子。雲。和。笙。點。頭。道。他。們。和。夜。花。園。都。有。關。聯。代。銷。票。子。他。們。也。有。扣。頭。咧。一。回。兒。他。們。便。進。了。這。亨。白。夜。花。園。只。見。遊。人。已。來。了。不。少。裏。面。也。有。一。個。大。天。棚。中。有。一。座。戲。臺。是。唱。髦。兒。戲。的。還。沒。有。上。場。下。面。却。安。放。了。不。少。的。桌。子。每。個。桌。子。上。都。鋪。上。一。條。白。布。檯。布。倒。有。好。幾。個。西。崽。模。樣。的。人。穿。了。雪。白。的。洋。紗。長。衫。還。用。紅。條。子。線。香。式。滾。邊。見。了。祖。書。城。等。進。來。把。個。椅。子。一。拽。說。戲。快。要。上。場。了。就。這。兒。請。坐。罷。雲。和。笙。道。怎。麼。樣。祖。書。城。笑。道。不。坐。也。不。行。啊。就。這。兒。一。塊。地。方。又。沒。有。兜。處。怎。麼。好。呢。兩。人。此。時。只。得。坐。下。只。見。不。到。一。點。鐘。工。夫。那。游。人。漸。漸。的。多。起。來。馬。車。一。輛。輛。的。把。這。夜。花。園。門。前。塞。滿。堂。子。裏。的。人。也。呼。喚。喚。姊。的。鶯。聲。不。絕。祖。書。城。要。了。一。瓶。汽。水。雲。和。笙。因。爲。怕。喝。冷。東。西。只。要。了。一。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鉅車携佳麗 晨曉照燈繡襖裏事畢

杯檸檬茶慢慢兒喝。一時大家又說今天二點鐘的時候還有酸火看雲和笙。却見鄰座有一位溫文爾雅年約三十左右的人身上穿了一件元色鐵線鏤雲紗的長衫裏面襯着件雪紡的小褂兒却把一雙雪白的短衫袖兒翻挽在外面越見得黑白分明。旁邊坐了一位麗人穿了件銀紅紗衫下繫着黑色亮紗裙一個長圓鵝蛋臉短短的前劉海手中携着一柄金面的摺扇微微輕搖自覺靜雅宜人。雲和笙也有一些近視眼看不大真切況且這一位背向着這邊及至回過頭來大家呀的一聲那人先開言道和笙兄怎麼也高興到這裏來。雲和笙道我們是難得來的因爲有位朋友想見識見識夜花園所以來看。看說着便跑了過去到那邊桌子上談話停了一刻兒方纔回來。祖書城道這位是誰呀。雲和笙道咦你們是同業而又同鄉怎麼不認得啊。這是中報館的主筆孫企雷先生呀。祖書城道久耳大名却沒有會過。我常讀他的大作文章簡練以爲是一位老先生。咧却是位英俊之士。這一位便是他的夫人嗎。雲和

笙點點頭道：這是他金屋中的新夫人。本來也是姓金的……正說到那裏，那孫企雷便也走過來。雲和笙便把孫祖兩人介紹了兩人，也便互道傾慕起來。一刻兒工夫，那髦兒戲開場了。這些戲也沒有什麼可看，倒是那燄火却是著名的廣東潮州燄火，五花八門，各極其妙。漸漸到了兩點多鐘，天氣也漸涼了。祖書城微有倦意，雲和笙道：我們不如回去罷。夜花園你也見識過了。今天夜裏的天氣還不能算十分壞，有幾天露氣極重，坐了那種夜馬車，身上都覺着潮濕。這是很不相宜的。不過夏天坐夜馬車兜風，於男女情話最相宜。月明如水，涼風飄拂，襟袖間這個境界，別饒幽趣。祖書城笑道：所以孫企雷携了他這位新夫人同來咧。兩人談笑之間，便已到了愛文義路。先送祖書城歸家，便又送雲和笙回去。一年容易，又是秋風漸漸的，金風送爽，玉露含涼。學堂也都已上課。祖書城還是擔任兩個女學校教科，說林書局的雜誌已經出版了好幾期，倒也風行一時。在八月下旬，祖書城的夫人產下一兒。祖書城自有了青兒。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鉅車携佳麗 晨曉照檣繡襖裏寧馨

以後還是第一次育男。他們夫婦自然歡喜。原來在將要臨月之際，祖書城的
意思要教他夫人到醫院裏去生育。他夫人不肯說醫院裏完全和我們固有
的法子不同。我還是守我的舊法。只要請一個有經驗而小心謹慎的收生婆
就得了。恰巧那同居住的崔家少奶奶新近也生了一個兒子。那崔家少奶奶
却是第一次生產。當然是艱難一點兒。祖書城的夫人也去幫忙。很賞識那位
陸老娘持重穩練。因此預先約定了他。他夫人又說有孕的人最不好是多睡
因為有了身孕。自然覺得身重辛勞。便自然而然的怕動。擡喜歡睡覺。這是萬
不可的。我們老太太常常這樣的切誠我輩。所以我雖有孕。仍舊一樣的勞動。
一定是很快生快養的。那天晚上吃過了夜飯。祖書城的夫人便覺着有些兒
腹痛。他自己知道要發動了。便趕緊催着青兒去睡覺。和青兒脫了衣服睡好。
在小牀上。那痛便一陣緊一陣到了十二點鐘。便命吳媽去喚陸老娘好在離
他們所住的地方很近。陸老娘來了。先按了一按脈氣。便道快了。把臨產時應

備的器具藥物一切都備齊了。只預備這一位新人物。呱呱墮地來享受這塵世間的苦樂了。那時祖書城的夫人便教祖書城到樓下去睡覺。祖書城道我也在樓上幫幫忙。他夫人道你幫得出什麼忙來。我不要你在樓上本來樓下已設有一榻。祖書城只得到樓下睡去。可是一夜天也沒有睡熟。他有時看看書有時寫寫字聽得樓上呻吟之聲便環走室中直到天微明時但聞樓上略靜他也覺得微有倦意便和衣向榻上一橫漸漸兒到了黑甜鄉裏去了。也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張開眼睛一望那個廂房是朝東的只見陽光已從玻璃窗裏射入照到壁上所掛的一個鏡屏上側耳一聽樓上有新生小孩子的哭聲。祖書城疾忙起身便跑到樓上去剛走至扶梯下只見那吳媽正從樓上下來一見祖書城便道少爺恭喜你一位男寶。祖書城便問少奶奶好嗎。吳媽道很好你索性停一停樓上去罷。我們正給小男男浴咧。很忙亂的等我們裏紮好了再來喚你看罷。祖書城一想自己上樓去簡直也不能幫他的忙。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襟裏

第十九回 夜露沾衣細車携佳麗 晨曦照檻繡榻慕寧馨

便聽了吳媽之言仍退到樓下書房裏却聽得樓上小孩的啼聲甚爲宏大自然是苦趣多樂趣少但是他一墮地後怎麼便知道這個世界是一個苦惱世界呢既然知道是苦惱世界他怎麼拼命要來呢還是他自己要到這個世界來呢還是有人逼迫他使他不能不來呢況且他能啼哭自然是有知覺這個知覺怎麼要到了一出母胎方纔生出來何以在母腹中卽感痛苦不會啼哭從來不聞一個胎兒在母腹中忽然啼哭起來并且小孩子出世以來始而哭繼而笑漸漸的能說話能走路到底是他的本能呢還是摹仿大人呢既然是本能怎麼生下小孩子來只有大哭的竟沒有大笑的呢如此胡思亂想只聽得樓上哭聲漸漸的停了知道他們給他沐浴已經完畢又等了一刻兒吳媽方纔下樓來教祖書城到樓上去瞧那初生孩子正是

入世悲哀增苦趣 舉家歡笑試雄啼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且說祖書城初生一子啼聲甚雄他却在那裏作種種幻想直到樓上通統舒齊好了那吳媽方纔來請他上樓吳媽道少爺你到樓上去看看小阿官大得來你們少爺少奶真正福氣祖書城也不去理他便即跑上樓去先見他夫人倚在牀上用一幅藍絹包了頭臉上白得如一片紙一絲兒沒有血色祖書城走近牀前說怎麼樣了他夫人皺着眉頭說沒有怎麼樣祖書城便去瞧那小孩子却在傍側一張小牀上青兒也睡在那裏只見已經包紮好了似蠟燭店裏包蠟燭一般三面都已紮好單露出一個頭面來祖書城見這小孩子面目非常端正却是臉色紅中帶紫閉着眼睛似睡非睡好似哭得太辛苦了休息一回似的這時青兒早已醒了却在被窩中一骨碌起來道爸爸你喜歡這小弟弟嗎祖書城道自然歡喜他怎麼不歡喜呢吳媽在傍笑道如今有了小弟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弟你爸爸喜歡小弟弟不喜歡你了青兒爬向小弟弟一方面來和他一頭睡了便道我只要爸爸喜歡小弟弟媽喜歡小弟弟我也歡喜小弟弟一家子都喜歡小弟弟說着便用一隻小手來捧小弟弟祖書城道你要喜歡小弟弟別壓痛了他又道你看看這小弟弟好不好青兒道好啊人家的小弟弟都沒有這一個好祖書城道那末你保護好了這個小弟弟別被人家奪了去祖書城的夫人在床上聽得此話在牀上笑了一聲說你這話倒也說得奇特祖書城回味把這話一想覺得也不應該說這一句話連忙用話岔開向着吳媽道怎麼這小孩子臉上如此之紅吳媽道就是要他紅越紅越好初生的小阿官臉上紅的將來一定是白的紅的漸漸退去白的漸漸顯出來這位小阿官將來皮膚一定是白的最不好的初生出來的小孩子臉色帶黃黑那是不會變白色的那吳媽是祖家一個老用人年紀也在五十歲以外了在祖書城的祖母手裏就用了他經驗既多他說這話人家也相信他到了三朝祖書城的夫人

和祖書城說道這小孩子你給他起個名兒祖書城道我早已想好了取名一個馨字就喚他爲馨兒馨是馨香之馨又是寧馨之馨這名兒你道好不好他夫人點點頭祖書城又道我正預備做一部教育小說設想一個小孩子將來到學校時怎麼的教養就把這馨兒兩個字取名你道好不好他夫人笑道這不是書獸子的脾氣又發了嗎給孩子取名兒怎麼又牽引到做小說上面去祖書城道小說無所不包無論什麼學問無論什麼事實都可以做進去說着又去瞧那孩子那小小的嬰兒却已經睡熟了到了雙滿月後孩子剃頭例開湯餅之會祖書城是不願意驚動人家的也只有幾家親戚人家來賀喜祖書城不知道那裏聽得來的一句話說初生的小孩子不宜剃髮因爲小兒的頭皮最嫩於剃髮最不相宜并且中國的理髮匠那種剃刀更不潔淨往往使小孩頭上傳染微生物因此變成頭瘡之類他的主張到了那天有親戚來道賀的一樣請客喫酒就是不舉行剃頭一事他說髮是護腦之物且胎髮是更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邊仁里居近西門

好。所以外國小孩子都是留着胎髮。沒有什麼滿月剃頭之舉。祖書城的夫人被他如此一說。倒有些兒相信起來。無奈那個老吳媽大不以為然。他說小阿官滿月後剃頭是家家都一樣的不要說我們蘇州人家如此。就是上海人家以及不論何處人家都是如此。那裏有生下小阿官來不剃頭的道理。便是你少爺小時節也是剃過頭來的。祖書城道這便教做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我却主張是不剃頭了。那老吳媽還是執拗地的說道。小阿官的頭怎麼可以不剃呢。青小姐不是也剃過頭的嗎。這是家家如此的。這樣一個面貌端正的小阿官。一剃了頭。就格外的標緻。咧。祖書城道。男孩子要他標緻。做什麼。我说不剃頭。便不剃頭。這時他們舉家正在染紅蛋。祖書城的夫人十個指頭尖上都染着胭脂。那個青兒正捧着半個鴨蛋。雪一樣白的蛋白含着半個深紅心的蛋。黃這時祖書城的夫人一面在染着紅蛋。一面却嘻嘻地笑道。吳媽。你別和他爭。好在他白天不在家裏。不是去學校裏上課。便是到書局裏去。我們趁他

不在家的時候。喚一個剃髮匠來。把警官的胎髮剃了。他便是知道到那時也。沒有法子。了。祖書城的夫人原是一句戲言。誰知老吳媽大得其意。拍着手笑道。好好奶奶。這個法子很好。祖書城心裏因爲老吳媽和他爭着說要剃頭。已經有些不高興。經他們再這樣一說。心中不免發火。便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們敢嗎。吳媽你偷把警官的頭髮剃去。我也就叫個剃髮匠。把你的頭髮剃去。祖書城雖然也是一句戲言。可是有些聲色俱厲。他夫人知道祖書城真個有些兒發氣了。便道。你放心。你说不教剃頭。就不剃頭。便了。這原是一句戲言。不用發急。吳媽也笑道。少爺我的頭上是光油。油一盞蠟紗燈。飄飄只有幾根頭髮。你把我剃去了。倒好。我便到尼姑庵裏當姑子去。後來到了開湯餅之宴的。一日果然沒有剃頭。可是親戚們大都不以爲然。說小孩子無論單滿月。雙滿月。總是要剃頭的那有不剃頭的道理。這真正是新花樣了。又過了幾天。早是丹楓黃菊。煊染成深秋。天氣祖書城那天便接到了南社裏一紙通知書。約於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十月初三日在靜安寺路西首的愚園裏舉行第二次南園雅集隨帶餐費一元原來這個南社也是在上海的幾個文學同志發起的每年也就集會一兩次最初時社友不多後來漸漸的多起來了祖書城的幾位朋友如陳百忍楊萬里諸季屏褚長真蘇玄曼鄧問秋等都是社友這社中不談政治偶然以詞賦詩章自娛集會的時候或辦一二桌酒擇那風景幽美的地方大家暢叙一回菜也不求豐富酒倒要喝一個酣暢淋漓而且仿着聚餐會的法子大家出一個份兒這叫做蜻蜓喫尾巴自喫自祖書城接到了這個通知書知道是個良會專待到了十月初三日便到那愚園來赴會恰巧這天是個星期日大家沒有事兒到了十月初三日那一天恰好是天氣晴佳雖然是木葉蕭森西風漸緊恰因爲這幾天風物和暖還是小春天氣祖書城因今天是個星期日所以直睡到十點半鐘起身梳洗已畢再看看本日的報紙差不多將近十二點鐘了便雇了人力車一直到愚園中來那時候園中游人不多尤其是在中午

時。光。誰。來。遊。玩。進。了。園。門。便。是。一。道。迴。廊。還。沒。有。到。花。廳。便。聽。得。一。陣。喧。笑。之。聲。是。陳。百。忍。的。聲。音。最。響。帶。着。吳。江。鄉。音。也。不。知。在。那。裏。高。談。些。什。麼。祖。書。城。進。去。時。大。家。拍。手。道。又。來。一。個。又。來。一。個。這。裏。頭。的。人。祖。書。城。有。十。分。之。七。是。認。得。的。其。餘。不。認。得。的。人。便。由。陳。百。忍。一。個。個。的。介。紹。最。後。到。一。位。年。紀。最。輕。的。人。只。見。他。骨。秀。神。清。說。話。却。只。是。期。期。艾。艾。越。是。要。說。越。是。說。不。出。來。却。只。是。點。頭。使。勁。陳。百。忍。便。介。紹。道。這。位。也。是。我。們。的。同。鄉。柳。安。子。先。生。不。過。我。們。雖。在。一。縣。中。却。是。各。居。一。鄉。譬。如。楊。萬。里。他。是。住。在。同。里。我。却。住。在。周。莊。柳。安。子。却。是。住。在。梨。里。祖。書。城。道。蘇。府。屬。倘。然。是。個。亞。洲。那。吳。江。一。縣。便。好。似。一。個。日。本。又。是。水。鄉。又。是。新。進。之。國。蘇。城。的。三。縣。却。是。中。華。老。大。帝。國。了。這。時。柳。安。子。的。旁。邊。還。有。一。位。女。子。陳。百。忍。又。介。紹。道。這。便。是。柳。安。子。的。夫。人。了。祖。書。城。又。鞠。了。一。個。躬。看。看。客。已。到。齊。便。卽。就。席。原。來。他。們。是。仿。聚。餐。會。的。辦。法。不。來。的。必。須。關。照。要。來。的。大。概。都。來。了。那。個。社。裏。雖。然。不。止。這。許。多。人。但。是。有。好。多。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聯兩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不在上海女賓却只有兩位一位便是柳夫人一位姓徐名浣塵却是山陰人。和陳百忍同來的這位陳浣塵女士詞章也好瀟灑有林下之風他們姊妹二人浣塵是長妹子喚做小蘊都是南社的社友這當兒社友來的却也不少一共也有十餘人他們因為求熱鬧起見便把兩個桌子拼起來席上風生無非談些詩詞等話這時蘇玄曼在座大家說蘇和尚應該吃素怎麼還是吃葷這便是一個酒肉和尚了陳百忍道他不但吃素只怕袈裟上還沾着脂粉氣咧諸季屏道橫豎他不穿袈裟只穿西裝西裝上別說是有脂粉氣傾上些巴黎百和香水也沒甚要緊蘇玄曼道脂粉香耶旃檀氣耶我只作一例觀祖書城道這和尚不但袈裟上有脂粉氣連做的詩也帶着些脂粉氣不知近來有什麼香奩佳句蘇玄曼道近來很守綺語戒不做那種詩了柳安子道你新近不是有一首五絕我還記得不是很艷的嗎我念出來大家聽聽便誦道

來醉金莖露胭脂畫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

蘇玄曼道這詩艷在那裏楊萬里道這詩就詞句上看來似乎很艷其實却一些不艷和尚近來大有進境了蘇玄曼道這也是從前的詩近來也不大做詩就是回廣東去留別張雷雲的時候口占一絕這是一洗綺語的了大家道念出來我們聽聽蘇玄曼道念出來你們聽不清楚我把他默出來請教諸君罷那時本來備好一本簽名簿一副筆硯在那裏蘇玄曼就在簽名簿後面寫出來道

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大家看了都不住的點頭祖書城道古人云窮而益工玄曼大師處此境地便不能無此詩蘇玄曼道朋友投贈之作我最愛今春褚長真兄投我的一首七律褚長真道這詩我倒已經忘却了你還記得嗎蘇玄曼道怎麼不記得我已讀了爛熟了楊萬里道長真兄是最有功夫的詩必然是好的了寫出來大家拜讀拜讀說着便把一枝墨筆授與褚長真請他寫出來褚長真道我實在記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憶不起了。還是請玄曼寫罷。蘇玄曼道：「我記得我來寫罷，便接過筆來，仍舊在簽名簿的後面先寫一個題目道：

玄曼來海上問訊故人奉投一詩。

大家說他怎麼把題目都記得。蘇玄曼便續寫道：

浮海歸來一愴神，袷衣相對況青春。難忘畫卷留行舸，欲向箏牀問舊人。有母將迎湖上住，工詩那慰客中貧。四年小別今重見，積感知猶共苦辛。

這時大家傳觀都說好詩，不能移到別人身。陳百忍道：「我只愛他這句『工詩那慰客中貧』，活畫出一個蘇玄曼來。」蘇玄曼道：「我也愛這一聯『有母將迎湖上住』，當時有此志，小人有母不知幾時遂償此願咧。」這時祖書城却把一隻象牙篔簹敲着小碟子不住的念道：「欲向箏牀問舊人，真個我倒想起來了。」玄曼道：「想起什麼來？」祖書城道：「我此刻也是和長真先生的詩句一樣，欲向箏牀問舊人了。」玄曼道：「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飛。」祖書城道：「只怕未必。」

罷。你。寄。給。我。的。一。張。明。信。片。我。還。是。藏。諸。錦。帙。這。人。婉。妙。無。倫。可。稱。東。方。之。美。他。所。彈。的。東。西。在。我。們。中。國。就。像。瑟。一。般。大。怎。麼。他。們。稱。箏。呢。陳。百。忍。道。這。就。叫。做。無。瑟。處。稱。箏。祖。書。城。道。日。本。的。樂。器。本。傳。自。中。國。不。過。他。們。把。去。略。略。改。造。就。似。琵琶。一。種。和。中。國。的。還。不。甚。相。遠。不。過。比。較。得。小。一。些。而。且。他。們。不。用。手。彈。是。用。一。種。象。牙。片。撥。的。沒。有。我。們。輕。攏。慢。撚。之。習。一。作。聲。便。是。一。種。剛。勁。之。音。也。沒。有。中。國。琵琶。的。那。般。幽。細。綿。渺。之。意。蘇。玄。曼。道。這。也。是。他。們。的。國。民。性。使。然。因。為。他。們。提。倡。武。士。道。酒。酣。擊。劍。長。嘯。放。歌。所。以。便。是。幾。個。藝。妓。唱。起。歌。來。也。都。是。帶。着。悲。壯。慷。慨。之。音。不。比。我。們。中。國。唱。的。歌。都。是。柔。靡。之。聲。這。種。事。都。是。自。然。而。然。萬。不。能。強。改。的。祖。書。城。道。我。只。問。你。幾。時。重。聽。割。鷄。箏。到。底。還。有。重。會。的。時。候。嗎。蘇。玄。曼。道。相。逢。時。風。約。浮。萍。散。去。時。花。隨。流。水。人。生。都。作。如。是。觀。祖。書。城。和。蘇。玄。曼。兩。人。談。話。時。那。諸。季。屏。這。時。取。出。一。封。信。來。說。這。封。信。是。汪。填。海。從。南。洋。寄。來。與。南。社。諸。子。的。這。裏。頭。也。還。有。兩。首。詩。咧。大。家。聽。得。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是汪填海從南洋寄來的詩也都湊上來。看却是『感事』兩首七律。那詩道：

強將詩思亂離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慚放浪。十年師友負綢繆。寒燈難續殘更夢。歸雁空隨欲斷眸。最是月明鄰笛起。伶俜吟影淡於秋。

珠江難覓一雙魚。永夜愁人憺不舒。南浦離懷雖易遣。楓林噩夢漫全虛。鵲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淒絕昨宵燈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

這時大家都湊上去。瞧那汪填海的詩。也有搖首沉吟的。也有高聲朗誦的。褚長真道：「好一個伶俜吟影。淡於秋。汪填海真是一個絕頂聰明人。我知道他奔走國事。却不知道他於文學上。雅有天才。這種句子。要是一個鈍根人。便埋頭苦吟十年。也做不出這個句子。咧。諸季屏道：「汪填海近來很有犧牲此身以報國之志。只瞧他第一首裏的九死形骸。十年師友一聯。和第二首裏的鵲魂馬革一聯。便意在言外了。聽得他從小本來對了一頭親事。後來因為執定要犧牲此身以報國家。把這頭親事退了。因恐有了家室之累。反多牽掛。但他却

是一個多情。人讀他的詩，便知道他的爲人了。只不知所謂珠江難覓一雙魚。裏面有沒有人呼之欲出。祖書城道聽說汪填海年紀還很輕，正是個英俊少年。怎麼是個激烈家。犧牲不無可惜。諸季屏道人各有志，奚能相強。這時陳百忍匆匆的走過來，道：你們有南洋寄來的汪填海詩，便算希罕了嗎？我這裏有東洋寄來的宋初仁詩，還沒有給大衆瞧瞧。衆人道：快取出來，快取出來。只見陳百忍從他一個馬褂袋裏掏出一個東洋信封來，裏面一張白信箋，字寫得有酒杯口大小。陳百忍道：汪填海寄來的是兩首詩，宋初仁寄來的恰巧也是兩首詩。不過汪填海做的是七律，他却是五律了。楊萬里道：他就是五律做得好，簡鍊穩健。詩如其人。陳百忍道：先看第一首，題目是「思家」。汪填海沒有做親，所以不要家。室宋初仁已成了家，所以思家了。大家那時便讀道：

去國已三載，思家又一秋。親憂知白髮，閨怨定蓬頭。禹域腥羶滿，天涯道路悠。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讐。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再讀第二首却是寫着「安東縣」三個字做題目大家又讀下去道

平沙臨驛路荒市倚江村郡縣鷄林古華夷鴨水分蕃營朝放馬胡外夜降
神都護今何在安東空復存

楊萬里道這是用過功的不似汪墳海全靠性靈與天才祖書城道汪墳海和宋初仁兩位先生都是憂國少年所以你瞧他們的詩中於悲天憫人之中都挾有激昂慷慨之氣汪詩蘊藉宋詩豪放可是滿幅英氣溢於言表將來必成一番事業陳百忍低低的道你不知道汪墳海已入了黨中實行部所以他已聘的這位未婚夫人退了他說乾乾淨淨一死而已無以家室爲累所以你瞧他的詩中如「九死形骸慚放浪十年師友負綢繆」之句與「鵲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之句都是很明顯的了至於宋初仁將來必爲政治上中心人物你看他的詩却很有氣魄況且他也很研究各國的政治經濟將儲爲他日之用咧蘇玄曼點頭微笑道善哉善哉陳百忍道大師又有什麼

議論了。蘇玄曼道：汪填海和宋初仁，我這兩人都認得當然，兩人都是不凡。才但其中略有分別，因汪氏沉潛宋氏高明，將來的事業各有不同，但我把兩人的詩端相一回，只怕各人前途也有異趣。陳百忍道：人家只相面想不到你，却還能相詩。蘇玄曼道：無怪山僧饒舌，不過姑妄言之而已。我先把汪填海的詩解釋與你聽。譬如他鵲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兩句看似將來犧牲此身，但是到頭還許未必如此，只看他『知何處』、『愧不如』，那種話頭，可知是未必能做到這步田地。若說宋初仁果然是個政治經濟之才，可是就這兩首詩看起來，收場可不大好。第一首的收句是『有家歸未得，期待滅仇讐』，這兩句果然有蕭瑟之意，便是安東縣這一首，結句什麼『都護今何在，安東空復存』，雖令人有懷想低徊之意，可是到底是一場空，不免意興索然。因此由我看起來，與諸位的意境不同，只怕塵世福澤，宋初仁還不及汪填海。咧，大家說蘇和尚的議論，偏偏不同流俗，可是他往往談言微中，我們且懸此。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款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言以觀未來。這一天直飲至午後四點多鐘，方纔興盡而散。大家都握別回去。諸季屏道：這裏我不常來，雖然秋氣已深，這裏的空氣却很好，便約同祖書城道：我們不雇車子走一程可好？那時祖書城和諸季屏兩人便由那園中出來，循着愛文義路而行，馬路兩旁盡是那西僑別墅。這時秋氣已深，漸漸見楓林凝赤，柰葉凋黃，祖書城道：古人詩句說的一年容易，又秋風真個時序變更迅速，得很迴憶。去年此日，我正從山左歸來，忽忽光陰，又是一年了。這一年功夫，也不知道忙些什麼事，便這樣蹉跎過去了。諸季屏道：你道還是在上海這個繁華塵囂之地好呢？還是在那個青州清寂的地方好呢？祖書城道：要是怡情養性，看看書，尋求學問，自然是在內地好，不過爲增求智識，廣多閱歷，起見，倒是在繁盛都市之區，譬如從前年秋天到，去年冬初回到上海來的時候，所略識的朋友，可以談談的，至多不過十餘人罷了。自從去年冬初到上海來，後到今年這個時候，在上海認識的人，何止二三百人，而且都是當世文豪國內名

士就這個上頭說起來要講友朋之樂自然到繁盛的都市如上海之類是全國中人材薈萃之區了那自然又是覺得上海好在內地就不免孤陋寡聞了諸季屏道這話是確的人生不可無友朋所以論語上開宗第一章就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世界越開通這朋友一倫愈加看重這也是一定的道理他兩人一面講話一面散步而行也忘却了雇坐車子了諸季屏道你這裏不是住得很近嗎祖書城道離此不遠你不是住在西門嗎可以雇車子了諸季屏道借此走路可以送到你府上我們住在上海一天到晚走路的時候太少出門一步便坐車子這也很不相宜你住在這裏朋友多嗎何不住居西門現在住在西門的朋友很多呢祖書城道這是我初從北方回來的當兒急促之間要尋房子那時朋友也沒有這麼多無從託人自己看兩天房子便看了到這勝佳里來覺得衙堂倒還清潔就是那個二房東清清淨淨只有幾個人而且是個規矩人家所以就倉猝之間便定下了其實現在已覺得不彀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住了似乎也嫌太偏於西一些。諸季屏道：「你要遷移到西門去嗎？恰巧有一所房子可以讓出，還沒有有人租去。你若真要時，我可以和他們說，請他們保留着。便了，再不然，那龍季英先生不是常到你們報館裏來嗎？乘便你也可以問問他。祖書城道：「怎麼要問龍季英先生呢？」諸季屏道：「是他經手的事，在西門相近京江會館隔壁新造好了一條里，喚做仁德里，裏面有一所三樓三底雙夾廂。龍季英先生已經定下來了，但是龍先生家裏的人很多，他後來一計算，這三上三下的房子不大住得下，所以他另外在小菜場對面的康甯里另外尋了兩座兩樓兩底，把他打通了，方纔勉強可住。可是仁德里那所三樓三底，他却也已定下，倘然有朋友要住，他可以讓給朋友。你倘然願意住在西門，只要和龍季英先生接洽就是了。」祖書城道：「三樓三底，我似乎尚嫌太多，兩樓兩底一廂房，那正合用。」諸季屏道：「你倘然嫌多，可以找一個朋友同居西門的房子，究竟在中國地界比較租界上便宜一點，也沒有巡捕捐，雖然有一些公益捐，却

是輕得很。你若是搬到西門來，我們大家歡迎你。祖書城道：「好好，我和內人商量一下子。當時漸漸的走到勝佳里相近，諸季屏便雇了車子回去。祖書城便和他夫人商量，他夫人也很願意說西門一帶女學校很多，我們從小失學或者女學校裏有什麼補習科，每天補習一點兒也是好的。祖書城道：「算了罷，兩個小孩子就攪不清楚，還有補習的工夫。他夫人道：「怎麼不能補習呢？現在青兒已大，只要有個傭婦照看他，就行。至於新生的馨兒呢？因為從前狼藉了個孩子，醫生語我的乳汁不相宜，你教我用了乳母，更不必牽掛了。每天補習一二小時，也沒有什麼妨礙。祖書城笑道：「有志者事竟成，近來太太們上學校的很多，未便阻你的向學之忱。如此說來，你是極端贊成住在西門的了。明天我就去問龍季英，去他要能把仁德里的房子讓給我們，我們儘這個月就遷居上海搬場，是容易得很的呀。到了明天，祖書城在報館裏向晚時光止樓中的朋友漸漸的集攏來了。龍季英因為他正在籌辦一個金業同行中的小學校，

第二十回 高會名園款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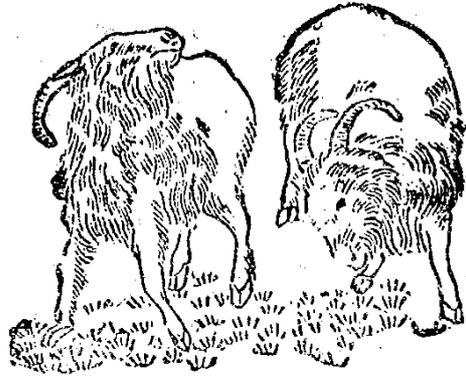
所以這兩天很忙。正在接洽一切。和人家想種種的設備。但是他每天總到這。個止樓來一趟。祖書城這天特地的等他。到了晚上九點鐘時候。纔來祖書城。見了龍季英。便道：有一件事要請問龍先生。龍季英道：你不說我早知道了。可是爲仁德里的房子。祖書城道：你怎麼知道呀？龍季英道：剛纔遇到諸季屏。他已和我說過了。我這屋子定了。正想轉讓與人。我便轉讓與你。就是了。這本。是新造起來的房子。我因自己想搬進去。已經修理一過。你不必再去修理。簡直隨便什麼時候搬進去。就得了。你若來了西門。又多一人了。原來這時候。止樓中一班朋友。住居西門的很多。如季蘭馨、龍季英、荀舜欽、林蕃滋、諸季屏、夏青來。以及還有許多止樓裏不常來的朋友。並且祖書城住居西門以後。到高昌廟女子蠶桑學校教書也比較的近一些。兒友朋之樂自然比住居在愛文義路爲善回去和他夫人商量也是同意。擇定了一個日子。便從愛文義路勝佳里遷移到西門仁德里來。別的倒沒有什麼。倒是那房主人崔家一年以來。

感情甚洽。一旦分居。大家有戀戀不捨之狀。而且祖書城家有兩個小孩子。爲崔家姑嫂兩人所愛的。常常的領去遊玩。所以祖書城遷居出來的时候。崔小姐揮淚不已。以後祖家住居西門後。也來過幾次看望兩小孩。此是後話。且說祖書城自遷居西門以後。還是每天日間教書。到編輯所。晚上到報館裏。可是這幾處地方也够他忙的了。這二十回中都是寫的祖書城從山東青州府回到上海後。整整一年裏頭的事。以後他朋友愈多。社會事務愈繁。奇事珍聞也一天多似一天。上海是個極繁。蹟複雜的地方。可是變態幻象極多。所以作者取這個書名。喚做海上蜃樓二十回。以後作者暫時擱一擱筆。休息一下。以下還有種種妙文與讀者相見。咧正是

光陰飄瞥成閒事
過後思量總可憐

欲知以後種種珍聞。且待幾時再行握管。

第二十四回 高會名園歡聯南社 喬遷仁里居近西門



十八冊 布套兩函 定價連史紙八元
有光紙五元

梵天廬叢錄

梵天廬叢錄三十七卷，爲四明柴小梵先生手輯，都五十六萬言；舉凡明清兩代之朝野遺聞，藝林佚事，典制考據，名物原始，搜求至富；十餘年來，晨纂夕寫，積成巨帙，頗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之事實；茲由先生將稿本付本局石印，公諸同好。全書二千餘則，可以資史料，可以當談助，非尋常筆記所可比擬也。

中華書局發行

(196)

葛綏成編製
許仁生繪圖 彩印一大幅 定價四角

最新上海全埠地圖

本圖係最近調查測繪。東至浦東，西南至龍華，西至梵王渡，北至江灣路；凡此區內之街道、電車路線、商店、學校及娛樂機關等，靡不擇尤列入。又圖中繪以里數圓線，頗便參考。至繁盛之英租界，特插入詳細附圖。要之，此圖取材新穎，彩色鮮明，人置一幅，不特可免迷途之憾，懸諸壁間，亦可以壯觀瞻。

中華書局發行

(194)

社 會 小 說

妹	旅	酒	教育 獎部	留	奇	教育 獎部	教育 獎部	教育 獎部	十	心
	行	惡	薰	芳	童	棄	棄	風	之	獄
	笑	花	蕪	記	縱	兒	兒	俗	九	
	史	愁	錄		囚	續	編	閒		
		錄			記	編	編	評		
妹										
周白棣	天虛我生	扁舟子	翠娜女史 續編	天笑生著	何海鳴	天虛我生	天虛我生	陳大鎔	陳大鎔	馬君武
一册	二册	三册	正編二册 續編一册	一二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四角	五角半	一元	五角半	各五角	二角半	五角	五角	六角	二角	六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天笑傑作
近史小說

留芳記

一二集出版

每集價五角

三四集續出

此書以梅蘭芳爲主人翁先敘梅郎家世次敘梅郎得名而將清季至現在十數年之政治外交遺聞軼事依次敘入光復詳情以及民國數大案均深悉其真相調訪其祕密於歷次政變兵禍之由來尤能明其癥結所在書中有偉人有政客有軍閥有遺老有名士有美人善善惡惡奇奇怪怪無不因此書而披露天笑先生爲此書南北奔走十餘次或四處探訪或實地調查或諮詢當事或搜尋案牘整理結構成此一書期爲中華民國有系統之歷史固不僅在章回小說中放一異彩也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海上蜃樓(第二集)

△

定價銀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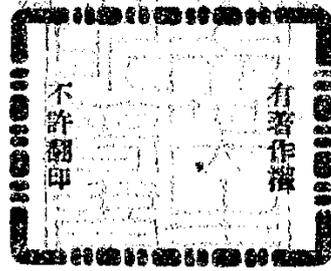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吳門天笑生

印刷者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發行所 中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文明書局
上海南京路



分售處 各省中華書局

(四五七六)

R.S.
10 43.12
7/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faint marking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82.